

6815
627

書叢社譯編濟經治政外內

題問桂滇藏康之日明

著 葦 秋 方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8
8
8

「內外政治經濟編譯社叢書」發刊旨趣

今日的世界，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慘厲時期。尤其是中國人的苦難，更非經一個偉大的鬥爭，便難於超生。人們已把中國的命運，安放在世界機構的漩渦中心，逼得我們再也不能不把視野擴張到全世界去。

目前的實態，幾乎全部都是「大難臨頭」的說明。我們這批「大時代中的小人物」豈能再作痴癡不成？近來國內的出版界，雖也轉移其目光於國際問題上。但大家還只在於檢討一般的概念。很少集中目光於若干重要的問題，而作專門的研究。一般的概念，固然不能沒有。但對於形成一般現象的各個原子，不予以充分的瞭解，實在也不夠，所以我們才推張一凡先生來主編這部叢書，以適應社會的需要。

本叢書全套暫定二十冊，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各佔其半。

關於內外政治問題方面的有軍縮問題，殖民地問題，委任統治地問題，薩爾問題，東歐問題，巴爾幹問題，太

平洋問題，東北與西北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此外又有一本國際時事問題的政治形勢圖解，以供讀者得相互對照，或綜合或分析，而正確詳盡地去認識世界政治之現勢。

關於內外經濟問題方面的，則有統制經濟問題，財政問題，戰時經濟問題，世界貨幣問題，等等。不特使我們易於把握現階段的世界資本主義之命運，而且也企圖得以比較正確地去探求我們自拔的途徑。

本叢書的基本編譯者，係「內外政治經濟編譯社」，但有少數問題，係另請社外之專家擔任。這是我們不敢苟且從事的原故。但是我們還熱誠地希望國內學者予以忠實的指正！

最後我們對於上海世界書局的熱心文化充分地，贊助我們編譯本叢書，並予以出版上的合作，實使我們應表示萬分的感謝。

自序

我從事於中國邊疆問題的研究，如邊疆外交、政治、經濟、宗教等等個別的研究，總體的研究，已經是數年了。我不斷地搜集材料，不斷地注意邊疆現實所發生的問題。

當中國邊疆某一個地方發生問題的時候，或者這個問題發生沒有人去注意的時候，我便開始短篇論文的寫作，在國內著名的雜誌發表，這個意義是誘使國人去注意這個問題罷了。

「一九一八」事變以前，我會努力於東北問題的寫作，結果沒有人去注意牠；「一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又努力於華北問題的寫作，同樣地很少人去注意牠。反之，對於我這個寫作注意的卻在日本方面。現在華北問題嚴重了，非我不願寫作這個問題的論文，而是不能寫作這個問題了。

關於新疆、蒙古、西藏、雲南及整個西北與西南的問題，我也不斷地在研究；除了新疆問題有一本小冊子在日本出版外，在國內我還沒有這樣的「專著」出現。一方面是我數年以來因為職業關係，為生活掙扎已經够使我疲勞了！一方面則因我的研究工作尙未成熟，特別是對於材料的鑒審，邊疆民族語言文字研究的不充實，故不敢冒昧將這些重大問題而輕率地寫成專書。可是現在的情勢，已經迫得我有加緊這方面工作的必要了。尤其是我的朋友們，都希望我將這個研究工作「專門」起來，並期望我的研究工作能早日「成功」，然而，我的愚蠢終究難於滿足朋友們熱烈的期望，一定的。

內外政治經濟編譯社是我同張一凡兄及其他幾個朋友組織成功的。張一凡兄對於本社叢書的計劃，要我寫作一本「明日之康藏滇桂問題」，我終於在嚴密考慮之下而承諾了。但我在承諾之後，又曾遲疑不決幾次。因我過去，曾因同樣的情形拒絕了其他書局對我的約請。

現在，明日之康藏滇桂問題是告成了。雖然牠底字數並不多，而寫作的時間卻在一年之間，我在北平曾數月埋頭這個問題的研究和寫作，到上海又補充和修正數月。我雖不敢誇張這本書是如何地珍貴，但自信與坊間所流行的邊疆問題專書（地理學派）相較，尙差可稱爲「不可混爲一談」。

另外，我最近應其他書局之約，正計劃寫作「國際化的新疆問題」、「華北經濟論」與「西藏史」諸書，以後將與讀者見面。不過，我是充分感到研究的成熟，尙望國內先進及有興趣於邊疆問題研究的朋友們，隨時予以匡正！

方秋葦，一九三五，十一，一序於上海。

681.5
627
3



目次

第一章 列強對中國之爭奪

第一節 序幕.....一

第二節 帝國主義奪取殖民地的必要.....二

第三節 帝國主義奪取中國的步驟.....六

第四節 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迫切.....一〇

第二章 從政治地理視察西陲國防

第一節 引子.....一二

第二節 西藏之分析.....一三

1. 西藏的疆域.....一三

2. 西藏面積與境界.....一四

3. 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一五

目次

4. 西藏與中國的紐帶關係……………一六

第三節 西康之分析……………一七

1. 西康疆域之變動……………一八

2. 今日之西康疆域……………二二

3. 西康國防地位之重要……………二三

4. 西康之名未妥……………二四

第四節 雲南之分析……………二五

1. 歷史上的雲南……………二六

2. 雲南之疆域……………二七

3. 雲南之邊界……………二八

4. 雲南怎樣成爲中國瓜蒂……………二九

第五節 廣西之分析……………三〇

1. 廣西的疆域與地勢……………三一

2. 廣西國防之重要性……………三二

第六節 西陲危機的深刻化……………三三

第三章 英法在西陲侵略勢力之延擴……………三五

第一節 引子·····	三五
第二節 英國對西藏之侵略·····	三六
1. 英國侵藏之開端·····	三六
2. 帝俄之野心與英國侵藏之加緊·····	三八
3. 達賴親英之獨立運動·····	四〇
4. 西姆拉會議之大錯·····	四二
第三節 法國對雲南之侵略·····	四四
1. 法國侵滇之來歷·····	四五
2. 滇越疆界糾紛·····	四七
3. 滇越鐵路的建築·····	五〇
4. 英法之協調·····	五三
第四節 英國對雲南之攻勢·····	五四
1. 滇緬疆界糾紛的複雜·····	五六
2. 英人意欲奪取野人山·····	五七
3. 滇緬疆界糾紛的發展·····	五八
4. 英人侵滇的嚴重意味·····	六一

第五節 西陲邊防之危機……………六二

第四章 昨日和今日形勢之展望……………六四

第一節 引子……………六四

第二節 康藏糾紛的過去和現在……………六五

1. 康藏糾紛之僵局……………六五

2. 西康戰亂後的和平局勢……………六八

3. 達賴復仇的野心……………七一

4. 青藏和平與康藏惡化……………七四

5. 西藏攻康之佈置……………七六

6. 藏軍戰敗後的和平局勢……………七八

第三節 英國侵滇之過去和現在……………八一

1. 英人侵滇之背景（政治的）……………八二

2. 英人侵滇之背景（經濟的）……………八五

3. 片馬事件之回顧……………八八

4. 江心坡事件之回顧……………九〇

5. 野人山事件之回顧·····	九五
第四節 昨日之西藏政局鳥瞰·····	九七
1. 西藏的政教合一·····	九七
2. 達賴的外交政策·····	九九
3. 達賴對內的高壓政策·····	一〇二
4. 達賴反青海之內幕·····	一〇四
第五節 西陲邊防之危機逐漸深刻化·····	一〇六
第五章 今日和明日形勢之窺視·····	一〇八
第一節 引子·····	一〇八
第二節 達賴圓寂後西藏政局之變化·····	一一〇
1. 達賴圓寂之一幕·····	一一二
2. 中藏關係復活之預兆·····	一一四
3. 黃慕松入藏的情勢·····	一二六
4. 英國對藏之急進·····	一二〇
5. 英國三〇延長線之分析·····	一二一

第三節 列強諸勢力對西陲之圍攻……………一二三

1. 英國的「大西藏」計劃……………一二四

2. 英蘇勢力之對抗……………一二五

3. 日本勢力之進出……………一二八

4. 英美在未來的對立……………一三〇

第四節 康藏劃界問題之前瞻後顧……………一三二

1. 康藏界線之沿革……………一三三

2. 達賴理想中的西藏疆域……………一三六

3. 劉文輝對康藏劃界之意見……………一三八

4. 康藏疆界應如何劃定……………一三九

第五節 滇桂未來局勢之展望……………一四一

1. 法國的「既成之局」……………一四一

2. 越南攻桂之形勢……………一四三

3. 法國對滇之攻勢……………一四六

4. 結論……………一四八

第一章 列強對中國之爭奪

第一節 序幕

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世界地圖多少是將塗上一重新顏色；這即是說：「勢力範圍」將要擴伸到「圈外領域」裏去。這種事態，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非常表現得明白。爲了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展望現代底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圍繞着中國的究竟是些甚麼？

現實地，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脫離不了經濟恐慌的威脅。在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裏，差不多都沒有新的投資，而世界貿易亦復每況愈下，原料的儲藏因爲缺乏需求沒有減少；通貨膨脹包括了五十二個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時候，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感覺到新的市場之奪取最爲迫切。伊里基說得好：「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愈感缺乏；全世界的競爭者對原料的追求愈加迫切，則爭奪殖民地的鬭爭，愈益實踐瘋狂化。」但是現在的世界，可以爭奪的市場都分割殆盡了，所謂新的市場除了用戰爭在舊的市場中去獲取外，其他絕沒有可以獲得的金沙。

就以半殖民地的中國來說，早已被各個帝國主義劃分出各個領有的勢力範圍。所謂「定型化的經濟領



域，「早已由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勢力築成。在這種時候，對於中國市場的再分割，除了轉換方向發動「領土攻擊戰爭」以取得外，在外交的舞臺上那是無法可以解決的。日本的奪取「滿洲」是最雄辯的說明了日本的企圖在獨佔中國市場；當然的，這是給予英美列強所謂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一個嚴重的刺戟。這一刺戟的結果，不僅在牠們的相互間的對立衝突上愈益嚴重化；而且刺戟了牠們對於奪取中國市場的狂熱。現在，以日英美三角為中心的對於中國市場之奪取，不但在貿易及投資方面展開着激烈的鬭爭；且表現在獲得中國「定型化的經濟領域」的政治經濟的支配地位上。

現階段的帝國主義，爲了要完成這一企圖，牠們並不從中國的海口進攻，因爲牠們要避免兩個勢力的對抗。所以牠們還是用「領土攻擊戰爭」的方法，從中國的邊境燃起這一火燄！

瞧罷，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的東北事變起到現在，無論中國的東北或西南；甚至於深在腹部的西北，無不都燃起了或快要燃起來了這一火燄！這些鐵一般的事實，在在地表現出來，不知歷史先生將作如何的解釋？也許有人以爲：中國的領土實在太廣闊了，且不容易統治；況且這些「不毛之地」送給別人，對於中國也無多大的損害！其實這種見解，是非常的錯誤。須知道：「這些地方都是很好的原料地，就是今後萬一能够開拓的原料產地，對金融資本也有着重大的意義。因爲在現在，技術以可驚的速度發展着，今日的不毛之地，一旦發見了新方法；且使用更大的資本時，明日就成爲有用的東西了。」是這樣地，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這些「不毛之地」之奪取，無論於那一方面看，必將於最近明白地表現出牠底新的意義來！

第二節 帝國主義奪取殖民地的必要

在前世紀有一個歷史家 *Dialer* 在分析十九世紀的世界說：近年來地球上自由的地方，除中國而外，已被歐洲列強和北美合衆國所佔據了。在這方面已經發生了許多衝突和勢力的變易，這便是最近的將來將要發生的更可怕的爆裂的預兆。在下世紀（二十世紀）將成爲最主要的那種大規模土地分割的危險，這是十九世紀遺留下的特點。——這即是說：在這世紀（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分割，特別是着眼於中國的這一面，必將發生那最可怕的事實。因爲這個事實的發展，必然要以戰爭做結局的，這也是一般歷史先人所追求的二次世界大戰的焦點了。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地探討，帝國主義爲甚麼要奪取殖民地？如果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是不可缺少的生命線。

第一，殖民地爲帝國主義底原料源泉。資本主義之逐漸發展，而對原料問題亦逐漸重視。獨佔資本主義爲了本身的工業發展，而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底生產轉化爲附庸的原料生產。獨佔資本主義，藉此可以發展；藉此可以與競爭者對抗。所以，如能順利地統制殖民地底原料生產，就可以保證帝國主義之安全。

殖民地底原料，在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常爲衝突和爭奪之中心。所以每個帝國主義，都用全副精神來保衛原料生產地，使牠不致於在戰爭時期，受封鎖和佔領底威脅。如英國在過去曾依賴美國的棉花，這在經濟的觀點上說，當然不需要浪費巨款自行種植；但英國怕在戰爭時期受到封鎖底威脅，所以不惜重資在非洲東部（英國殖民地）栽培棉花；又如美國想脫離英國膠皮之供給，而努力發展西巴（Brazil）底膠皮生產。

在目前經濟恐慌日形尖銳化底階段上，空前的過剩生產與原料價格低落，不僅沒有削弱爭取原料源泉

底鬭爭，且更激化了這一鬭爭；同時更提高了殖民地底意義。

第二，殖民地爲帝國主義的投資市場。在國內不能取得利潤的過剩游資，或是由於經濟發展之不平衡性，而輸出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可得高度利潤。雖然表面上之利息有的較低，但除去所謂發行費和各種手續費等，實際上在殖民地之所得，已經比高利貸還要厲害得多。且主要的，每次借款都要附帶很多的有利條件，如以購買某種商品爲條件等。其次，輸出資本爲擴大支配權和加強領導權之有效手段。擴大販賣市場，原料市場，和勢力範圍；因此，都要依賴於資本輸出。且資本輸出，可以使取得原料源泉有可能性。如美國藉資本輸出而取得了大部分的南美礦物，因爲資本很容易穿過高度的關稅壁壘，藉此在外國設立各種企業，那是比較容易征服該國的。

資本輸出，在殖民地企業上也可以得到最大利益。如中國借款修築鐵路，每英里本來花費二萬或三萬金元就够了，但實際的開銷爲四萬五千金元，原因就在此。特別在目前，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之投資，不僅用於生產部門；而更用於軍事和政治上，正如美國之於中國，便是這樣。

第三，殖民地爲帝國主義的販賣市場。在帝國主義看來，殖民地市場的消費力愈大，便愈好。英國在總輸出上，殖民地所佔之比率：一九一〇年，爲百分之三二；一九一三年，爲百分之三七·八；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四五·三。又法國在總輸出上，殖民地所佔之比率：一九〇〇年，爲百分之二一·六；一九一三年，爲百分之二三·一；一九二五年，爲百分之二四·七；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二〇。由這樣看來，殖民地對於帝國主義之過剩生產上，是給與了有力的解決。雖然我們也看到，美國和日本的商品侵入了英國殖民地；但英國在該領域上如沒有關稅之

特權，那早就被日美的經濟勢力所肅清。正因為有這種關稅特權，所以還能對抗。

目前各帝國主義底世界，都在受着嚴重的生產過剩之打擊，所以對於販賣市場的問題，已成為帝國主義最大的一個問題。且各帝國主義國家，都高高地築起關稅壁壘，國際市場無形縮小，所以殖民地的意義益發重大了。如果一個國家的商品自己沒有殖民地可以推銷，而別處又因有高度的關稅壁壘不能侵入，其國家的元氣勢必日形衰退。所以，帝國主義之於殖民地，是絕對不可缺少的東西。

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上推銷商品，其基本利益為能取得獨占的超利潤。換言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與所謂落後的國家，在經濟上的貿易，完全是以非等價作交換原則的。所以在帝國主義時代，對於殖民地的貿易，是用質量最粗糙的商品出賣於殖民地民衆，且要求高度價格；但殖民地民衆只有忍受之一途，因牠是在獨占經濟之統治下所必然的情況。

第四，殖民地為帝國主義的超經濟之剝削區別。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不僅可以用經濟的方法來剝削，且可以用經濟外底方法，所謂超經濟的方法來剝削。正如資本論上所說，印度每年都為了「善政」而提供五百萬鎊給英國政府作貢稅。殖民地之官吏都為宗主國人所佔據，而必須支付最高薪俸和年金。同時，殖民地之大規模的國營企業，其重要職員，亦為宗主國人，其薪俸與養老金之支付，亦甚可觀。此種超經濟底剝削方式，即在殖民地的範圍內，用各式各樣的形式來實行拉夫或強制勞動，如利用免費勞動修築鐵路，建立莊園等。

第五，殖民地為帝國主義的移民區域。帝國主義之本國內，由於人口之繁殖，及生產方法之矛盾，常形成大批的失業隊伍。因此，便利用統制權以驅逐之，使移到殖民地。帝國主義便藉殖民地之存在，而減低其失業數目。

同時還有一種相反的事實，即帝國主義利用殖民地之過剩廉價勞動力，以從事各種工程。如英、法、美等國招募印度工人與華工出國，從事種種奴隸勞動等事實。

第六，殖民地在軍事上為帝國主義所不可缺少的。殖民地在帝國主義的軍事上，佔着重要的地位。誰都知道，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掠奪戰爭時，有數百萬殖民地兵士（印度人、非洲土人等）都被驅逐到戰場，而替帝國主義戰爭。單純印度一個殖民地，便有一百五十萬人被送到帝國主義戰場上，法國從牠底殖民地裏拉出約近百萬的兵士與勞動者送到戰場上去。同時，半殖民地的中國，在大戰期間被帝國主義所招募的工人，也有很驚人的數字表現。

一般的說來，殖民地在防禦戰和進擊戰上，都是很有用處的軍事根據地。另外，帝國主義在從事戰爭的時候，殖民地所支出的軍事費，也是不可忽視的一件重要事情。如印度在其總預算中，軍事費佔其總支出的百分之五十四。由此我們也可以想見，在殖民地中軍事費是佔很重要的位置了。

總之，根據上面的六點，可以知道帝國主義所希望於殖民地的，並不是簡單的問題；差不多這幾點，已成為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之一般要求。那麼，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之奪取，又有甚麼「特殊」和「例外」？

第三節 帝國主義奪取中國的步驟

中國有着一切殖民地之一般性，同時中國所具有之殖民地的一般性，都是典型的，都是最能滿足帝國主義的欲求的。也正因為這樣，所以中國便異於其他的殖民地，成為了國際帝國主義底半殖民地國家，在一個領

域內有着若干勢力圈的劃定。而且這些勢力圈，從歷史到現在，都是在相互對立衝突着，希望從一個「主人」轉給另一個「主人」；或從一個「主人」殲滅其他「主人」；這即是一般人所謂的「獨占」與「瓜分」的鬭爭。

現在，爲了要理解這一點，實在有將帝國主義的勢力在中國深入的事實，來說明一番的必要。說到這裏，又必須請歷史先生拿出事蹟來！據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 Scott Nearing 在其 “Whether China” 書中說：自一八四〇年一直到一九〇〇年都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橫行的時代。也可以說：這是各個帝國主義爭奪這個殖民地的時代。牠們的進攻方式，大致是在經濟上權力的獲得和政治上優越勢力的造就，而開始着許多的步驟。如果分析起來，大致牠們對於中國的侵略是要經過下列的步驟。

(A) 獲得經濟上的權利

- (一) 初期通商是在攫取東方產物以適合歐洲各國之需要，如生絲等類；
- (二) 通商權利之奪取——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
- (三) 利用歐洲生產機器開發中國煤礦，設立工廠，建造鐵路，和電機站等；（英國在這階段中的活動約在一八七五年）

(四) 外債開始（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後）

(五) 這許多手續就是帝國主義發展經濟勢力之一定的方法：1. 以物易物；2. 運銷日用需要品；3. 生產機器；4. 銀行借款——財政帝國主義。

(B) 造成政治上的優越勢力

(一) 要求國體上的平等；

(二) 英國在南京條約後得着一八四三、一八四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諸約之擴充，保障了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三) 列強瓜分中國土地；

(四) 政治上的活動進而為瓜分中國；

(五) 經濟上政治上的操縱之外，各帝國主義者又用軍事力量來達其目的。

(O) 由經濟上政治上的操縱進而至社會宣傳的操縱

(一) 帝國主義者組織其宣傳機關；

(二) 輕視華人；

(三) 建設特殊的日常生活環境。

這些步驟不斷地進行着，各個帝國主義均是以此步驟作侵略中國的活動方式。就中尤以政治上優越勢力的造就，在表現上是非常迅急。這種結果，即是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領土的奪取了！現在我們可以將歷史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領土的主要進程，列成下面一個表：

一八四〇——四二；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敗，香港割為英屬；開上海、寧波、廣州、福州、廈門五商岸。賠款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八五二——六四：太平天國之役，英國由南而北，盡力從事干涉，洪楊被英美商團所平。
一八五六——六〇：英法聯軍二次鴉片戰爭起，中國敗，陷北京，九龍半島割於英，鴉片貿易，教徒公然的在中國活動，關稅減低，領事會審公堂成立，賠款四，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八五八——俄國由條約中佔去領土三六〇，〇〇〇方哩，計太平洋海岸線六〇〇哩。

一八六二——英國侵佔緬甸下游。

一八七三——英國要求再加開五個通商口岸。

一八七六——芝罘條約，英國在長江流域之勢力穩全。

一八八四——八五：中法東京之戰，安南被割，賠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八八六——英佔緬甸上游。

一八八七——葡佔澳門。

一八九三——九四：英法割暹羅一部份。

一八九四——九五：中日之戰，中國敗，台灣被佔，高麗獨立，賠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八九七——九八：俄佔大連，租旅順為港，期二十五年，德租膠州，限期九十九年，築膠濟鐵路，鐵煤等礦

的特權被劫。

——英佔威海衛，限二十五年歸還，揚子江不割讓約成立。

——法佔廣州灣。

至此，一八九九年以後，中國三千英里的海岸線都被各國侵佔淨盡了。

一八九九——美國提倡門戶開放政策，各國同意的取得自由通商權利。

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拳匪起，國際聯合軍力平之。削除中國武裝，北京東交民巷勢力成立，賠款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限三十九年清償，用關稅爲抵押品，由外國銀行管理。

一九〇〇——俄佔滿洲允退兵未實現，促成一九〇二年一月英日同盟，造成日俄之戰。

一九〇四——英侵西藏。

一九〇四——日俄之戰起於滿洲，日勝，南滿洲利益被日所佔。

一九一〇——日俄盟約成，日佔高麗，俄佔蒙古。

一九一一——日本正式佔高麗。

一九一五——二十一條約成立，德租界被日所佔。

一九一六——中國加入歐戰。

一九一九——中國在和會中失敗，日本仍保持原有德租界等權利。

從上表看來，可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之宰割——領土之瓜分的這種情勢，與十八及十九世紀的亞非兩洲的被宰割之情形，並沒有甚麼兩樣。在這種場合之下，中國也完全失去獨立的主權了。

第四節 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迫切

中國經過了這樣的宰割以後，已成為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這是絲毫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據言之，中國在這個時候，已成為各個帝國主義所支配的殖民地了。

數十年以來，中國之所以還能存在，而沒有完全改變其政治外貌，其原因，正因為半殖民地的狀態，為任何帝國主義所不能獨占，而都要維持這個「均勢」的原故，但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東北事變的發生，這個形勢又有了改變；即日本「趁早」於其他國家，而將其勢力範圍的「滿洲」用武力奪取了！這是很顯明的證明日本要獨占這個地方；並且作今後進攻中國及奪取其他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重點。實際上，日本的確有這種企圖和打算，如近年來牠對蒙古之攻勢，其在新疆、西藏、四川勢力的躍進，及其想要從東北這一勢力打通華北，更從華北，打通西北的進路這一計劃，這些，無不是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在中國東西北半壁建築一條「大亞細亞」的長城勢力！

要知道：日本這樣作法，那是會惹起其他國家注意的。要之，這種注意，在外交舞臺上用着「外交的方程式」那是無可協調的，祇有自己加強勢力於「勢力範圍」之內，當然的這種勢力之增加，最有效的手段，是仿倣日本的作為一樣，發動領土攻擊戰爭，將「勢力範圍」及「定型化的經濟領域」的政治外貌改變！假如這麼一來，中國邊疆領土三分之二，將完全繼着「九一八」東北事變之發生而高起着烽火了！

從最近許多的事實看來，各個帝國主義已經有了這個慾求。如西藏、新疆、雲南的動亂，不是充分地證明帝國主義開始瓜分中國的準備麼？

第二章 從政治地理觀察西陲國防

第一節 引子

現在從許多事實看，充分地明白帝國主義對中國瓜分之迫切。這並不是說：中國在過去沒有被瓜分，事實上中國早已被瓜分（如勢力範圍及定型化經濟領域的劃定等）了。不過現在要重分——這種重分是含有「從一個主人轉到另一主人」的意味。

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奪取，其步驟與方法是多方面的：如經濟權利的獲得，政治優越勢力的造就；與夫從經濟上政治上的操縱進而至社會宣傳的操縱方式等。但其中最重要的，還要算政治優越勢力的造成在現在佔着主要，因為這比較不容易與敵對勢力碰頭，此即為對中國領土之奪取了。現在中國的新疆，是踏進了英國的勢力，但英國在這方面碰到蘇聯敵對勢力，所以新疆問題更加複雜化起來！中國的華北，（包括內蒙）是踏進了日本的勢力，但日本是碰到了英、美、法、比諸敵對勢力；於是華北問題也複雜化起來！

除了新疆和華北以外，比較單純化的，即是帝國主義可以單刀直入的，還是中國西南部的邊疆；如西藏、西康、雲南、廣西，差不多這幾個「勢力範圍」早已固定為某一帝國主義「定型化的經濟領域」；所以某一帝國主義在這方面的進攻，比較不容易與敵對勢力碰頭！正因為是如此，所以各個帝國主義對於這些地方之奪取，

在現在是有更爲迫切的可能。關於這一點，我要提供出許多事實來，在本書的第四章內要詳細說明。但在未分析這個事態之先，我們實有對西藏、西康、雲南、廣西（總名之曰西陲，以下仿此）的一般概念有明白之必要。所以我在本章內首先將西陲邊疆的政治地理概念，來作一個簡單的分析；但這一個分析，必須從歷史文獻及現代政治地理趨勢上去看，因爲由此才可以看出西陲邊疆的「國防重要性」的重大意義。

第二節 西藏之分析

說到西藏，大家就以爲這是喜馬拉雅山之「隱士國」（Hermit Kingdom）或者是「祕密之國」了。其實西藏在近代，牠已不是「隱士」了。因爲時代的推移，牠早已不「匿名」了！更有何「祕密」可言？

西藏也有過「西藏的時代」，假如西藏不是佛教勢力的深入，將西藏「佛化」了，誰能否認西藏之雄姿不會雄據中亞細亞而成爲近代一最大勢力呢？因此，西藏「落伍」了，曾在中國的皇帝統治之下，現在又在英帝國主義統治之下，重重鎖鍊，快要將喜馬拉雅山「仰臥的女魔」（註）沉落於地球之下了！假如西藏沉落了，我想中國將失去一個紐帶。

（註）昔日唐太宗將文成公主嫁給藏王時，公主通占星學，發現西藏爲一「仰臥女魔」，終將被人征服。（見 *Pu-t'ou Rim-Po-Chen-Chi*）

Chang, P. 112)

現在我要從歷史及政治地理上，將西藏爲中國紐帶之關係，來簡單地說一番。

1. 西藏的疆域

西藏在中國古書中最初的記載，稱作三危，漢朝名羌，唐宋名吐蕃，元名西蕃，明爲烏斯藏；到清時始改名爲西藏。此外有圖伯特，唐古特的別名；西人稱梯伯特 (Tibet) 是由圖伯特轉成的。牠的內部，原分前藏、中藏、後藏三部；後又改爲四部，卽爲康、衛、藏、阿里，茲分誌於後：

(1) 康 又名喀木，向以爲前藏東半部地，其疆域西接衛地，北接青海，東連四川，南界雲南及印度阿薩密。自入民國以來，劃爲川邊特別區域，十七年八月五日中央政治會議改爲西康行省。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決定組織西康建省委員會，進行西康省政府之組織。

(2) 衛 卽前藏，亦作危，其疆域東接康，西接藏，北接青海，新疆，南接不丹，東南一隅則與阿薩密相接。

(3) 藏 今作後藏，本來西藏並無前後之分，自與圖以衛爲前藏後，於是遂稱藏爲後藏。其疆域北接新疆，南連尼伯爾，西界阿里，東連前藏，東南一隅，則與不丹及哲孟雄相接，爲印藏交通的關鍵。

(4) 阿里 後藏的西南境地，其地之東南有岡底斯山脈，東北有崑崙山脈，西北與西南皆與印度接壤，爲西藏最偏僻之地。

2. 西藏面積與境界

西藏疆域廣袤及人口調查，向來無正確統計，據英人查理柏爾 (Sir Charles Bell) 調查，西藏面積大約在七八十萬方哩之間，七倍於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之總面積。印度如除去緬甸及諸王公所領地，大小亦足相當。人口爲四五百萬，大多數居於拉薩與前藏邊界之間，西部每方哩僅得一人。其地形，約自東經七十八度至一百〇三度，北緯二十七度至三十七度。

西藏因地境太廣，難以遍歷之故，所以邊界最不易確定。據申報年鑑（二十三年度）所載，西藏與印度邊界有光緒十六年之藏印條約為根據。惟該約又僅定尼伯爾（即廓爾喀）不丹二部分，皆與西藏以分水嶺為界，又定西藏與哲孟雄（即錫金）間以莫竹可及附近北流諸水與梯斯塔河及附近南流諸水間之分水嶺為界，實極簡略之至。而西面後藏阿里與印境喀什米爾，東面西康與印度阿薩密，其間如何分界，更從來未經議定。事實上因喜馬拉雅山高峰峻險，攀登甚難，屏障天然，更無確立人工的界線之必要。然山脈寬厚，溝谷錯綜，詳細按之，實多出入餘地。現行外國地圖所劃界線似多以地勢酌定。後藏與喀什米爾間地形散漫，界線曲折，過班公（Pangang）長湖，橫絕印度斯及薩得里日二河上，其西南角向西特出約在東經七十八度半，喜馬拉雅山一帶山脈較整，各以最高嶺脊為界，如埃佛勒斯峯（Everest）高八八四〇公尺，約在東經八十七度，北緯二十八度）即在西藏與尼伯爾界上。不丹以東，則地形又較散亂，故名無定山脈，為西康與印度屬阿薩密省之界，界線絕瑪納斯（Manas）上流向東北斜上，蘇班西里（Subansiri）雅魯藏布諸河皆向東南流出，界線橫絕諸河約與雅魯藏布之下流相平行，而與之相距僅一二百里。復東更為屈折，約在北緯二十八度上下，沿伊洛瓦底江之北面分水為界。英人地圖將自北向南流入恩梅開江及邁立開江之水盡行劃入緬界，中國近出之地圖亦多與此同，然條約上則無此項根據。

3. 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

西藏的內附中國，遠始於一千八百年前的後漢，史書上所載的「滅安定羌，置西海郡」就是指的平定了漢朝的西藏。到了唐朝，約在第七世紀時改名吐蕃，其聲勢漸漸浩大，以後到了太宗貞觀八年（西曆六三四年）

贊普（西藏稱王爲贊普）松贊幹布，派遣使臣倫不噶到中國來朝貢請婚，因太宗指斥牠是番邦小國，所請不當沒有允許。藏王既遭了拒絕，就率領番衆，大擾中國西部邊境，經太宗遣將討伐，始將番兵擊退。後來到了貞觀十五年，贊普又來進貢請婚，太宗乃將宗女文成公主嫁給了他，從此西藏與中國便發生親屬的關係，進而演進爲宗主對屬國的關係。

文成公主到了西藏，中國文化亦隨之而深入西藏。公主信仰佛教，特遣藏臣至印度求佛典，所謂僧侶曰喇嘛，卽爲無上之意。至文世祖拜八思巴爲帝師；其後到明成祖時代，西藏有宗喀巴出世，乃別創新教，其二弟子，一爲達賴喇嘛，一爲班禪喇嘛。達賴居前藏拉薩，班禪居後藏扎什倫布，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所以說西藏佛教的起源，是中國文成公主所開創的；然而將西藏佛教建樹成一獨立系統而集其大成的，乃是西藏的宗喀巴。這些事實都可以說明西藏的宗教同中國文化發生紐帶關係的原由。

西藏同中國發生了歷史關係以後，如宋、元、明、前清的中葉，雖然有時牠也叛服無常，但中國的勢力終始能將牠平復，使其不脫離藩屬的關係。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因歐洲人的勢力，在東亞漸漸發展起來，一八五七年英國克滅了印度，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便取得西藏交通的要隘哲孟雄，從此英國便打通侵略西藏的路徑。

4. 西藏與中國的紐帶關係

從以上的事實看來，可知歷代的中國，對於西藏的關係，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卽如宗主國對殖民地關係一樣。

這些關係的造就，實質上並不能說中國與西藏的關係密切化；而西藏之能成爲中國紐帶關係的，還是由於宗教及文化的關係很多。不過，歷代的中國政府，並不會發揮政治統治的活力，去將西藏與中國宗教及文化關係密切起來，只是用着政治的統治壓力，始終將西藏當作屬國看待，當着被統治者看待。Marguerite Har-tison 在其所著“Asia Reborn”一書中曾指出：西藏從前就作了中國的殖民地；可是因爲中國把牠當做帝國藩屬和種種刻薄寡恩的關係，所以現在脫離了。這個話，用來說明中國同西藏的關係是不錯的，以來說明西藏叛離中國的原因，也是不錯的。總之，西藏爲中國宗教上文化上的紐帶，尤其是在近代，紐帶的意義，從政治地理上看，牠已是中國天然的屏障，牠已是中國西部的長城，歷來中國在東亞地位之獲得穩定，這個地理上的長城，是有多大的紐帶關係的啊！

假如中國失去這個紐帶，或這個紐帶而失去了中國的聯繫，那麼中國在中亞細亞西部的長城，也就倒毀了！其結果所給予中國是很悲慘的，這便是我對於西藏與中國關係的認識。

第三節 西康之分析

在政治地理的意義上，中國與西藏的歷史關係上，西藏與中國乃爲一種紐帶的關係，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那麼，介於紐帶之間的紐結，那就是今日的西康了。

西康是從西藏內部轉化出來的，在前面亦已說過；所以要單獨研究西康的境域是比較不容易的，近人任乃強先生對於西康的研究，很有心得。他在其西康圖經（南京新亞細亞學會出版）一書中曾說：「康藏部份

沿革，歷有變化。漢藏書籍，迄未分析明白。凡諸作家，大都各就當時所知，道路所傳，意為區劃；或望一漏萬，或拾小遺大，或含糊不明，或疊牀架屋，或古今混淆，使世之覽者，遑然迷惘，入歧益深，甚可慨矣！由此可見康藏境界及沿革的研究，是比較不容易的事！現在我要說明的，除了西康的境域之外，特別是西康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換言之，即是要說明紐帶的紐結關係了！

1. 西康疆域之變動

西藏在吐蕃極盛時代，奄有今日的西藏、青海、西康全部之地，與新疆、印度、緬甸、雲南、四川、甘肅之一部，成為一大帝國，傳統三百餘年，至九世紀之末，「西藏時代」漸漸過去了，帝國內的各小部落各自爭雄，互不相屬；僅賴佛教勢力的維繫，使圖伯特（清人呼為唐古特，即現在之西藏）一部，而成為單一的民族團體。因而關於藏、青諸部，並無明確的疆界。康、衛、青海間，七十九族之游牧番地，屬青屬康，皆未有明白規定。雍正二年，征服青海，同時收撫康地與寧番七十九游牧部族，始將康、衛、青海境界明白劃清。惟又將康地分為二部：東部分屬四川雲南，西部並衛藏之地，賞與達賴喇嘛，稱為西藏。青海則歸西寧鎮守使管轄。（任乃強，西康圖經）據乾隆大清一統志所載：「喀木（康）在衛東南八百三十二里，近雲南麗江府之北。東曰雅龍江西岸，西至魯卜公拉嶺衛界，一千四百里。南自噶克拉岡里山北至木魯烏蘇南岸，一千七百里。東南自雲南塔城關，西北至索克宗城，西海部落界，一千八百五十里，東北自西海部落界阿克多穆拉山，西南至色勒麻岡里山，一千五百里。這個地方，如果據藏人自己所分析，則認為凡喇嘛教流行之地，除蒙古外皆為教皇達賴之領土，統稱之曰白巴，因牠有着天然界限之故。」

清末康地改流爲川邊部分，傅華封在其西康建省記一書中言之甚詳。據其分析，西康可分爲改流之士司，投誠之野番，與收回賞藏地方之三類。茲依其所記分類列表，並註明改流後之縣分如下：

改流之士司部分

土司名稱	改流年月	今之縣分
巴塘正副土司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	巴安縣全部 得榮縣全部 鹽井縣全部
裏塘正副土司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理化縣全部 稻成縣全部 定鄉縣全部 雅江縣之河西區
德格土司	宣統元年六月	德格縣全部 白玉縣全部 同普縣之一部 石渠縣全部 鄧科縣之一部
春科土司	宣統元年九月	鄧科縣之一部
高日土司	同前	同前
林葱土司	同前	同前
納奪土司	宣統元年十一月	同普縣之一部
孔撤麻書土司	宣統三年五月	甘孜孔色麻書二鄉其時麻書爲孔撤所併故曰孔撤麻書土司
白利土司	同前	甘孜縣之白利鄉
東科土司	同前	甘孜縣之東谷鄉
倭倭土司	同前	鹽澤縣之朱倭鄉其時章谷土司已亡其地爲鹽澤屯又營泉咱土司亦亡其地方爲德格所有故建省記無二土司名也
單東土司	同前	丹巴縣之單東革什咱二區 道孚縣之革西麻區

魚科土司	宣統三年又六月	道孚縣之餘科鄉
明正土司	宣統三年五月	康定縣全部 雅江縣之河東區地 九龍縣全部 丹巴縣之魯密章谷二十四村 道孚縣之渣壩木籠 秦寧等地
魚通土司	同上	康定之魚通區其土司名稱不見藩部載籍蓋明正土司推恩之附庸也
斯卓甲希土司	同上	其地原屬金川懋功廳趙爾豐收歸道孚縣現復與道孚縣脫離
咱里土司	同上	康定縣之日地柳楊瓦斯溝等地 瀘定縣不烹壩少灣咱里等處
冷邊土司		瀘定縣境自冷磧至嵐州皆是也
沈邊土司		瀘定縣之摩西沈村咱威得妥等地是也
崇喜土司	宣統三年七月	雅江縣之崇喜村
毛了土司	同上	理化縣之毛了牧場
曲登土司	同上	理化縣之曲登牧場

投誠之野番部分

野番名稱	投誠年月	今日之縣分
波密	宣統元年十月	擬設三縣未成
三岩	宣統二年十月	武成縣
俄洛	宣統二年	擬設縣未成
色達	宣統二年	同前

上羅科馬	宣統三年五月	鐘靈縣
下羅科馬	宣統三年五月	道孚縣

收回賞藏之部分

部分名稱	收回年月	今之縣分
察木多	宣統元年十一月	昌都縣
三十九族土司	同上	擬設二縣未成
八宿	同上	恩達縣(設於宿類烏齊之間境未明)
類伍齊	同上	同上
碩般多	同上	碩督縣(設縣未成)
洛隆宗	同上	未設縣
邊攝	同上	未設縣
江卡	宣統二年六月	寧靜縣
貢昂	同上	貢縣
桑昂	宣統元年	科麥縣(設縣未竟曾屬鹽井)
乍了	宣統二年六月	察雅縣
瞻對	宣統三年六月	瞻化縣

拉里	民國元年	嘉黎縣(設縣未成)
江達	民國元年	太昭縣(設縣未成)

2. 今日之西康疆域

西康成爲西康省，是較近的事。清朝中葉以後，中國對於西康的看待，與對西藏的看待，並沒有多大不同。其所不同者，即清朝政府認定：「西藏將來被英人宰割而去，若西康僥倖尙存，中國西陲屏障尙可保存」的一些偏狹觀念而已。

自清末以後，中國政府設立川邊經略史，繼續經營西康。趙爾豐陸續奏請於改流地方，設兩道三府十廳三十縣，設自治委員二理事官，及舊屬四川之鹽運使與瀘定橋巡檢地，共爲二十五縣區。察木多以西地方，因駐藏大臣聯豫反對劃歸川邊，尙未進行改流，宣統三年，清廷核准於川邊建置兩道五府二十一州縣，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炆，請建西康行省，擬增設二十一縣。民國元年，康藏叛亂，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兵威再達昌都以西，後增設一府五縣；民國二年，廢縣廳州一律改縣；民國三年，增設委員，至十五年始改縣，於是全康爲三十四縣。然安良貢、噶二縣，尙未建置，太昭、嘉黎、碩督、科麥、察隅五縣，知事皆未蒞任，即陷落。昌都、恩達、察雅、寧靜、貢縣、幾成、德格、白玉、同普、鄧科、石渠十一縣亦於民七陷失，又敦亦廢去。所以今日之西康，實存僅有十五縣。——民國十年，劉成勳自爲西康屯殖使管領西康時，對西康並未有何建設，直到現在劉文輝統治的時代，西康的情況，依然無有好轉之象。從表面上看起來，西康爲中國的獨立省，全區號稱三十餘縣，然實質上中央勢力所能統治的僅有十三縣。因

而西康諸部，便成爲一種割據的狀態；巴安以南的諸部，習於奢侈生活，難於統治；康北則猶處在原始狀態之下，無從統治；西部已逐漸藏化，不能統治；東部雖已在漢人統治之下，但康民因歷年受盡川軍之壓迫與剝削，多離心攜貳了。由此割據形勢的西康看來，其領域只有五分之一，爲中國直接統治，其餘五分之三已完全藏化。那麼，西康的政治機構當然不健全，要將牠作爲中國與西藏紐帶關係的紐結，據我看來，無論牠在那一點上（人爲的力量也很大）牠決不能發揮其力量的！所以說，西康的地位雖很重要，但牠這種重要性，若不能加上人力的推進，那是很容易而且很快的會消失的啊！

3. 西康國防地位之重要

從歷史上說來，西康爲羌爲吐蕃最驍悍的部落，自秦至今，其種族未臻淘汰，現在陝、甘、川、滇的漢族，多是此族人的傳播，而這些都是強悍的種族。

西康的地位，介於新疆、西藏、四川、青海、雲南之間，所以稱牠爲中國與西藏紐帶的紐結，是不會錯誤的。從軍事的意思說來，西康在此數省萬山叢沓之中，乃爲一個最中心的區域，牠的一切都對此數省有關聯，且互有影響的；尤其是青海、西藏、新疆南部之向內發展問題，非有西康之臂助及發踪指使不可！然而一般人，歷來對西康之觀念，與對西藏一樣：以爲這是蠻夷窟宅，於中國不足輕重的。所以都將牠擯棄！其實從政治地理上看，西康不僅是宗教上文化上中國與西藏紐帶關係的紐結，且爲中國與西藏間的橋樑。嚴格的說起來，在近代，西康的國防意義，實較之西藏對中國的國防意義還要重要！所以有人說：「東三省與西康之地位相較，遠視者必曰西康之位置超過東三省數十倍也！」（陳重爲「西康問題」書中語）雖然這個話，多少有些誇張，然而西康在中

國近代國防上地位的重要！卻也可以想見其一斑了。我曾經在西康建省如何推進一文中說過：西康地位的重要和使命的重大，與整個國家前途實有莫大的關係；其地勢雄據西南高原中心，睥睨四鄰，不獨爲漢藏兩族的樞紐，且北控青海以及寧夏，新疆，與漢藏兩族文化上的傳播和政治上的保障均屬重要，對西北回族亦有莫大關係。（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十期）假如西康被英帝國主義領導下的西藏勢力奪去，相信中國西陲的屏障將從此失去；而青海、雲南、四川的前途，亦將有不堪設想的隱憂了。所以我說：目前的西康問題，實比較西藏問題嚴重，其理由也很簡單。事情是很明顯的，現在的西藏已在英帝國主義半統治之下，其所以還不及時改變西藏的政治外貌者，是英帝國主義尙在以挑撥漢藏民族惡感爲主要議題，正在指揮西藏軍隊進攻西康，希冀將西康全盤奪取得爲西藏所有。另一方面，因爲中國西康建省若成功，則中國將來必在西康高築一條阻撓英帝國主義勢力前進的國防防線；若更進而與青海、雲南、四川在軍事國防上聯成一氣，不啻又是一個抗英的長城勢力。英帝國主義爲了阻撓中國這一計劃的成功，爲了使其侵略勢力迅速從西藏打通至中國西部，牠都有促成西藏奪取西康之必要。此項計劃，事實上已於民國五年開始，連年不斷地發生了的康藏糾紛，便是這一個祕幕。由此一點，即可知今日西康國防地位之重要了。

4. 西康之名未妥

所謂西康之名，創於清末代理滇川邊務大臣傅嵩林時代。傅於宣統三年，奏請改建川邊爲行省，其言有謂：「查邊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擬名曰西康省。」此奏未入時，清帝即已遜位，故所謂「西康省」者，並未見諸事實。民國以來，仍改稱爲西康，任乃強先生認爲西康之名未妥，應改爲「康寧省」，援江蘇、安徽、福建、甘肅等皆括

二地以爲二省的意義。此項見解，頗有道理，茲介紹其見地如下：

「康爲厄魯特固始汗時之政治區域名稱，一作坎麻（平定西藏碑）一作喀木（聖武紀）一作巴爾喀木（年羹堯疏蓋蒙古語也）藏文作 *qam*，英文譯爲 *Kam* 或 *Kham*，藏語尾字具 *B* 音者，皆甚微細，直若無聲，故譯「康」或「喀木」「坎麻」皆合。

藏文 (*qam*) 大地之義也。昔拉薩人自稱其地爲衛，謂居中也。札什倫布附近爲藏，謂聖潔也。魯其拉以東爲康，謂廣遠也。是故康之西界有定，東南界無定。西界爲魯其拉，世訛爲丹達山。東南界劃則隨政治勢力之移轉而異。青海厄魯特固始汗時，勢力及於打箭鑪，故卜拉諸部皆屬於康。康熙平定西鑪，青海勢力退至河口以西，康之東界止於雅龍江。雍正征服青海，劃寧靜山以東之地分屬四川雲南，故雍乾以來，寧靜山爲康之東界，趙爾豐經略川邊，既改昌都乍丫之地，請改打箭鑪爲康定府，不過矜其新定康地之功，非謂鑪城爲康地也。傅嵩焘請劃丹達山與折多山中間之地方爲西康省，仍依古昔廢界取義，實嫌未當。近世西文地圖，概從雍正所劃界址，稱察木多三十九族地方爲康。一九二六年，英國參謀部所製中國地圖亦尙此界劃。稱巴塘以東爲四川，我國民安可先自亂其名乎？

最近川康邊防軍總指揮劉文輝氏請以寧遠八縣，與雲南中甸、維西等地，一併劃入西康，此議實行，則康之一字，更不能包括新省之大部。」（西康圖經第一篇）

雖然現在的西康仍爲西康，但若嚴格地說來，我認爲任乃強先生的見地，確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第四節 雲南之分析

現在我要從政治地理上說到雲南了。

說到雲南，我便想到昔人劉維坦有句話：「中國如瓜形，雲南則其瓜蒂也；瓜蒂濫，則全瓜濫矣！」那麼雲南怎樣成爲中國的一個瓜蒂呢？這確是要迫切解答的問題。近人華企雲先生在討論雲南問題之重要時，即謂：「雲南在本部十八省之中，面積雖係次大之省，而形勢之重要，則要爲任何各省所不及。一孔之士，以爲雲南邊瘠之地，何關大局，而不知雲南據各省之上流，有倒挈天下之勢。由雲南入川，則據長江之上流，過貴州至黃平、沅江，以達湖南，則可左右北方。若夫東走廣西，沿西江而下，則又可據珠江流域。」（華企雲著雲南問題序文）此可謂明於立言者。

現在雲南問題，已逐漸重要，而一般人對於中國的瓜蒂，尙不明瞭。雖然有的人，已懷疑雲南不久將與東三省陷於同一的命運；甚至於對遠東問題感到興趣的外國紳士及高貴的記者們，也發問：「Is Yunnan going the same road as Manchuria?」是的，我們也知道：雲南有爲東北之續的可能性，並且萬分地確信：現在雲南這個瓜蒂，已被外國把握着，生死的權衡，已不是我們所能評判的了。在現在我們也不必要去說明：雲南的前途或生或死？只須將雲南爲甚麼成爲中國的瓜蒂來解答明白！

1. 歷史上的雲南

據中國古書所載：雲南卽古滇地，一名滇省；其所以呼爲雲南者，以位於雲嶺以南而得名。（一說四川之南方，雲霧濛濛，故古人始來此地者稱之爲雲南）如果從史書上去看，雲南之名，由來已久，漢武帝時彩雲見白崖，其名已顯。隨書梁睿傳：「請置雲南西爨等總管。」新舊唐書南詔傳載：開元二十六年時册蒙歸義爲雲南王，更

足資證。惟當時僅現今雲南之迤西部，並非全省之名。至元時設置雲南行中書省後，雲南二字始由小而大，統有現今雲南全省。考其沿革，則禹貢爲果州南徼地，殷周時地屬蠻夷，或謂卽古百濮國之地。漢武帝元封二年（紀元前一〇九）開西南夷，滇王歸降，以其國置益州郡，三國時爲蜀漢地，晉時改置寧州，唐貞觀六年，置都督府，督南中一十七州，開元二十六年，册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南詔漸強大，天寶九年遂有雲南之地，潛大蒙，後鄭趙段氏迭相篡位，卒爲蒙古忽必烈所滅，時宋淳祐十二年。元至元元年（一二六四）立雲南行中書省，元亡，梁王地，匪刺兀爾密與段明公據其地稱雄。明洪武十二年始將其地討平，置宣布司。正統間，命侍郎參贊軍務，鎮於地方。成化間設巡撫衛使，清時置雲南總督，同巡撫駐節雲南府省會。民國以來仍爲雲南，現今已漸入「現代化」省區的階梯了。

2. 雲南之疆域

雲南面積雖是很大，而人口則甚形稀少，這是因爲雲南山嶺重疊的原故。據一九二七年英文中華年鑑所載：雲南全省面積凡十四萬六千七百十四英里，而人口據一八八五年戶口統計，僅一千一百七十萬，據一九一〇年民政部戶口統計則爲八百五十萬，每方英里僅有五十八人。又據一九二六年郵局估計，共有人口一千一百零二萬零五百九十一人，每方英里共七十五人。若依據最近統計，雲南面積共有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英里，（據曾世英推算）人口則有一千一百七十九萬五千四百八十六人，（申報年鑑）我以為較爲正確。以人口稀薄之雲南，與無高山峻嶺之江蘇山東等省比較，（江蘇人口爲三千二百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三人，面積爲四萬七百七十四英里；山東人口爲三千六百五十萬二千六百三十六人，面積爲五萬九千三百四十八英

里)其相差真不啻霄壤了,這個原因,自然是由於雲南地偏西陲邊境;而除此以外的原因,也還是不少。

3. 雲南的邊界

雲南的地勢,因為與西藏高原之東南相連的原因,地勢極為高峻,即其低處亦有海拔三千英尺高者,高處則直達一萬餘英尺。雲嶺橫貫其北部,橫斷山脈自西藏南來,以入越南,瀾滄江、金沙江、怒江,皆駢流於其縱谷間,水流湍急,舟楫難通。然滇池、洱海農田皆得此灌溉。其山脈有高黎貢山, (在怒江以西) 有怒山, (在怒江與瀾滄江之間) 有雲嶺, (在瀾滄江與金沙江之間) 皆自北而南,平行直下,故有橫斷山脈之稱。其河流則有上遊之怒江、金沙江、瀾滄江三巨川,經行橫斷山脈之中。怒江本名潞江,源出後藏,經雲南西邊以入緬甸暹羅之間,曰薩爾溫江。瀾滄江自西康南來,本名麗滄,後訛為瀾滄,經雲南西部以入暹羅越南,名為湄公河。金沙江以出金沙為著名,古名麗水,亦自西康南來,循雲嶺東流,以入四川,即揚子江。(華企雲中國邊疆第一章及開明本國地理載) 雲南國防境界與緬甸及越南為界。現在一般西文地圖皆以高黎貢山為滇緬境界,實則滇緬正式議定之界,以騰越西北恩梅開江東面之尖高山(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公分,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為起點,按照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約定界線自此向南,循瓦崙山,沿南太白江,及巴克乃江(前伊洛瓦底支流)南奔江絕大盈江而南,包鐵壁關,循南碗河至瑞麗河 (Shweli) 接南陽河,至潞江絕江而南,將江東工隆 (Kunlong) 又作滾弄) 全地劃歸英國,後絕南丁河至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分東經九十度處,連至北緯二十三度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處,將耿馬、猛董等地劃歸中國,自此界線沿公明山循南卡河而南,將鎮邊縣劃歸中國,至北緯二十二度稍北處,復折向東南,循山脊至南壘河, (皆瀾滄江又稱湄公河之西支流) 折向東,約在北緯二十一度二

十七分，即東向南阿河接於瀾滄江，爲滇緬界線之終點。（二十三年度申報年鑑中國位置及區劃）但此界線，在中英間曾有多次的爭執，迄今尙未解決。

至滇越境界之劃定，據申報年鑑所載，經光緒二十三年（一八八七）三十一年（一八九五）二次界約規定，其界線自滇緬界線終點起，向南循瀾滄江而南，旋絕江而東，包猛潤隘歸中國，循南臘河南仍河發源諸山爲界，將南達（Nam dha）南烏（Nam on）二河（皆南流入瀾滄江）皆劃入越南，其間界線在東經一百〇二度處向南伸入至北緯二十一度爲西南界線之最南點，此皆循分水嶺爲界。復東則絕李仙江及籐條江（皆黑江上流）而來，渡紅水河（即富良江又名元江）經老開（北緯二十二度半滇越鐵道入境處）絕水口平南鎮南諸關，向東而至明江（左江南支流）發源處，接廣東界，至北崙江之下流，循江至海，界線向南接劃至茶古社東邊山頭（光緒十三年界線）線東各海島皆屬中國。

4. 雲南怎樣成爲中國瓜蒂

從以上的記載，即可知：英法兩國所爭的「滇緬境界」，「滇越境界」，都不過是各自爭先侵奪雲南的天然境界而已。所謂天然境界，在帝國主義國家看來，乃是保障殖民地領屬的最好「天然屏障」，然在殖民地國家看來，卻是國家境域所存在的「國防線」。

一般的中國人，在過去祇知道長城爲中國的「天然屏障」，而不知道中國的西北部，西南部，各自有其天然屏障，即我們所謂的「國防線」！如果從政治地理上看，我們將發現出這個「國防線」的重要意義來。

雲南爲中國的瓜蒂；而雲南之作爲中國瓜蒂者，從地理上看來，就是因爲雲南有着橫斷山脈的原故。但是

雲南的橫斷山脈，早已被英法帝國主義視爲保障其殖民地（緬甸越南）的天然屏障了，這事情的發生，是在一八八五年法國吞併了越南，英國亡滅了緬甸以後。從雲南地勢上看，雲南橫斷山脈，將片馬、江心坡、野人山（班洪）幾個地方都包括在內，牠不僅可通西藏，且沿江而直入揚子江流域，西康四川更是在其天然領屬之下，所以英帝國主義對於雲南橫斷山脈的奪取，特別感到興趣。從來，英法地質學家，對於雲南橫斷山脈就有着很好的研究，他們都各就自國的立場，而認爲這個（雲南橫斷山脈）爲不可缺少的天然屏障，所以歷年的滇緬糾紛，英帝國主義都一貫地爭執以高黎貢山爲界，這就是牠要奪取雲南橫斷山脈及其關聯的伊洛瓦底江的證明。而法國則在爭奪瀾滄江，（出越南入南海）其目的算是達到了。

總之，雲南爲中國的瓜蒂，是由於政治地理重要性所顯示出來的。近人張鳳岐先生在論雲南問題時，曾謂：「西南之雲南與康藏接壤，自光緒十一年英併緬甸以後，滇緬界務成爲無窮之糾紛，迄今仍成懸案。現在藏軍東侵自不免波及川滇，此中不無國際背景。英國之政策在逐步使西藏名義上實際上脫離中國宗主權，然後徐圖川滇，握揚子江上流之霸權，俾將印度與中國打成一片。」（張著「西南邊疆問題與雲南載外交月報三卷六期」）由此一點，即可見英帝國主義爭奪雲南天然屏障的目的所在了。

假如，英帝國主義能够奪取雲南的橫斷山脈，則不啻爲英帝國主義打開一條通入揚子江的道路；且此路可通入西藏、西康與四川，其政治意味之濃厚，是絲毫也不能抹殺的。

第五節 廣西之分析

在地理上與雲南發生聯繫作用的，還有一個廣西，在西陲國防地位上，也有着牠的重大意義。廣東中山大學教授梁心先生曾云：「今法既滅越南，則廣東雲南便與其作密切之連接，西南形勢遂爲之一變。且廣西介於滇粵之間，法人內侵之焦點，亦當以廣西爲目的地，則其情勢嚴重，於此可知。蓋桂省內屏湘黔，東倚東粵，西輔雲南，對越南東京全部，有成建瓴之勢。以地形關係，尤須偏重鎮南，惜交通未備，轉運祇恃水道，遂成山巒隔關，呼應不易，此桂省邊防，所以亟宜建設者歟！」（梁著廣西對越的攻守問題載西南研究創刊號）由此可知廣西在西陲國防地位上意義的嚴重了。

事實上，廣西早已被法帝國主義視爲其勢力範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東北事變，盛傳法日兩國訂立一種密契，以共同攫取遠東利益爲目標，故而廣西方面亦有被法國侵入之說。雖然法帝國主義這一行動未成事實，但從若干的事實看來，越南因爲政治地理的關係，對廣西所採取的攻勢，實在較對雲南還要急迫，此中的原因很多，在這裏且不用加以說明，現在且從廣西在西陲國防地位之重要性，來說明一番罷！

1. 廣西的疆域與地勢

廣西爲中國西南最重要之一省。自秦漢以來，廣西無一代不動干戈，卽無一代不遭屠戮，因其山巒障阻，溪峒邃深，據險以憑，進則可以略兩湖以取中原，退則可以守山峒而維偏安，所以廣西一舉一動，影響於全國局勢很大。其地勢：東及東南與廣東省毗連，東北與湖南省爲界，西與雲南省爲界，唯西南隅與法屬越南接鄰。據廣西年鑑（二十二年出版）載：廣西位置，西起東經一〇四度三六分，東至東經一一二度三五分，南起北緯二一度三二分，北至北緯二六度十四分，東西共佔經線七度五九分，南北共佔緯線四度二分。全省土地面積爲二十

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三方公里，人口爲一千零七十九萬七千一百人。（廣西年鑑推算）

大致說來，廣西之形勢，實爲中國南部之屏障，那是毫無疑義的。據廣西年鑑所載：廣西與法屬接壤地名爲鎮邊縣白壤隘，西北達各農堡等村，正與法國礮臺相對，其經緯起點，約東經爲一〇五度四九分，北緯二三度〇二分；其終點爲思樂縣吉甫墟南端吞食村，其經緯約東經一〇七度三六分，北緯二一度三六分。至與雲南之境，起點地名爲西隆縣馬蚌墟，西北三河口，其經緯起點，約東經一〇四度三八分，北緯二四度四五分；其終點地名爲鎮邊縣白壤隘，西北端達各村，其經緯約東經一〇五度四十分，北緯二三度〇二分。

據此重要地勢之廣西，「國際上無戰爭則已，一旦有事，則國防形勢，所關綦重！」（廣西年鑑土地章首語）

2. 廣西國防之重要性

現在，法國對廣西之攻勢已成，無論對桂或對滇之事件發生，廣西必在越南所攻擊的目標之下。從地勢上看，桂邊綿亘千餘里，與越之諒山、宣光等境接壤，自遷龍峒、憑祥、靖西等無不與法之越南接界。原設隘所，大約有一百餘，尚有分卡六十餘處；由廣西省會邕寧至天保縣及鎮邊縣，出入越南要道，共有一百六十餘處，長凡一千八百餘里。天保鎮邊各隘，均有險可守，東部平坦之地亦多，若能加以經營成爲很好的防線，廣西對越的形勢，還不致陷於敗局。當光緒十年時，法軍侵入越南，清將馮子材即在鎮南關險要大破法軍，此時已有機長驅直入越南，惟清廷不明大勢，乃與法國求和，於是鎮南關之清軍，便中止前進了。由此一點看來，可知廣西對越邊防佔有優勢，其中最重要者，即爲鎮南關，平而關，水口關，就中尤以鎮南關爲最扼要，與在關內十五里之連山，均築有多座礮臺，如果敵軍進此，必紆道以過，故此關爲廣西第一要塞。現在法國的鐵路建築，已與此關非常接近，且建築

瞭望臺，礮臺多座，攻桂之勢已成大半。雖然廣西邊防有此天然屏障，但若無近代戰爭之種種配備，其將來之危勢，那將不堪設想的了。梁心先生曾謂：「在地帶上，我近彼遠，在形勢上，我險彼夷，在軍心上，我強彼怯，在人心上，我堅彼渙。兩兩相形，彼實見拙。然海軍力，我所不如，鐵道上達昆明，鎮南，亦已握我咽喉，摧我心腹；彼則運輸利便，我則運輸困難，對法作戰，亦一大可慮之機要也。」此語極為明顯。

第六節 西陲危機的深刻化

總之，現在中國西陲邊疆已陷於一個大風險的時代！

帝國主義對於西陲邊疆之奪取，目的是在天然屏障；而這些天然屏障既為中國的國防線，假如一旦發生非常事變，我縱可據險以守，但現在近代化的戰爭，所謂天然屏障，亦可能被帝國主義的飛機軍艦所毀滅的！以說：中國西陲邊疆雖有很好的天然屏障，足可抵抗帝國主義武力之進攻（如廣西之鎮南關）但帝國主義的飛機是可以超越這些險要而前進的！

至於說到政治地理上的關係，不僅西藏與中國為一種紐帶關係；不僅雲南為中國之瓜蒂，且可以說這個紐帶，這個瓜蒂，在現今已成為中國的生死關鍵了。而把握着這個紐帶和瓜蒂的，也不是中國自身，而是把握着整個中華民族命運的帝國主義了。事實上，祇要帝國主義開刀宰割，所謂紐帶，也不難被斬斷；所謂瓜蒂，也不難被斬破的了！遠東時論一九三三年刊載有梭哥爾斯基（George H. Sokolsky）一文，論及中國的邊疆問題時曾云：「中國因受國內國外勢力之壓迫，實無能力保衛其四週之邊疆。就過去言，中國失去領土四百萬方里；未

來十年，仍不免於領土之被侵。蓋一國之領土非有實際之權力，確能直接管轄之外，必不免喪失也。」此言實係一針見血之論，可謂暮鼓晨鐘，發人深醒的教訓！

第三章 英法在西陲侵略勢力之延擴

第一節 引子

在中國的西陲邊疆，大致說起來，是有着兩個侵略勢力的並進：一個是獲得康藏「特殊地位」的英帝國主義，一個是獲得滇桂「勢力範圍」的法帝國主義；牠們對於康藏滇桂之侵略，其來歷已經是多年了。並且在雲南，除了法帝國主義的侵略外，尚有英帝國主義勢力的深入，所以雲南不能說爲法帝國主義的「獨占地」，牠是英法在西陲侵略勢力之權利交錯地。如果總概括其形勢說來，在西陲獲得主導勢力的，還是英帝國主義佔先了。

但是，這一個說法，祇是近代的事。在過去，從歷史上看來，西陲邊疆——特別是西藏，曾經是各個帝國主義所爭奪角逐的焦點，所謂五十年前中英俄在中亞細亞的抗衡局面，便是基此而來。不過在現在，中國在中亞細亞的勢力已經退卻，蘇俄在中亞細亞的勢力亦是非常薄弱，更加之英國勢力的長成和強大，於是英帝國主義在西藏的「特殊地位」便必然地成立了。

數十年以來，英帝國主義勢力在西陲逐漸深入，伴隨着英帝國主義勢力而前進的，還有法帝國主義的勢力，也在西陲有着深根柢固的「優勢」地位。因而，數十年以來的中國西陲，英法兩帝國主義勢力之延擴，便是

現在我們要加以檢討的了。

第二節 英國對西藏之侵略

首先，我要說明西藏——不過這一說明，祇是注意到數十年來英帝國主義之進攻。

關於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書籍，在國內外出版的，實在很多，而記載中英關於外交公文的書籍特別多。不過，這些材料（最珍重的材料）祇能當作歷史的文獻參考，祇能當作中英關於西藏問題糾紛的史料，藉以備忘，並不能供作西藏問題正面的研究——即英帝國主義侵略的出入問題看，至於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主導原因，才是我所研究的主體。

基於這個見地，現在我要將英帝國主義對西藏之侵略，加以確切的分析。

1. 英國侵藏之開端

從來，英帝國主義對於西藏所抱負的政策，是與其對華及對整個中亞細亞政策有關的。由此可以說，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目的，是在打通中國進出的路徑；更以西藏為英帝國主義經營中亞細亞的基礎，所謂三C政策便是基此而來。

至於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動機之發端，是在一七五六及一七六三英法戰爭，英國取得印度之後。因為英帝國主義統治印度以後，其視線又轉移到喜馬拉雅山了；至伸張其爪牙於西藏而樹立所謂「西藏政策」時，乃在一七七四年。彼時印度總督哈斯汀斯（Warren Hastings）對於喜馬拉雅山的「神祕」沉醉多年，

他所計劃的西藏交通亦頗費苦心，結果終使他絕望。後來，他便改變了通入喜馬拉雅山的計劃，而在喜馬拉雅山之間另尋媒介，以作將來通入喜馬拉雅山貫通西藏的路徑，於是位於西藏南境介於印度尼伯爾與不丹之間的哲孟雄（即錫金）便被視為「必取之物」了。

從地勢上說起來，哲孟雄境內有大吉嶺，為西藏交通的孔道，自大吉嶺至江孜，又是藏印交通的唯一捷徑。若舍此而外，則西藏南疆多係崇山峻嶺，是不便往還的，質言之，是不便征服的。英帝國主義侵略哲孟雄的開始，是一八一四年。牠戰勝了尼伯爾之後，乃割一部份土地與哲人，復以年金三百鎊贈予哲王，而租得大吉嶺地，因此西藏交通之開始乃大有希望。到一八六〇年又增年金為一千二百鎊，藉以取得哲孟雄境內的鐵道敷設權。哲孟雄於此時便入英帝國主義掌握之中，而西藏亦從此多事了。

英帝國主義同西藏發生基礎關係，則始之於十九世紀之後半季。一八七六年中英間所締結之芝罘條約特別條款內，有着中國對英國承認「英國派使駐西藏之權利」的約定。但在一八八六年中英締結緬甸合併承認條約時，即已廢除，不過中國方面對於英國有允許其盡力向前發展印度支那之貿易的條約。一八八七年西藏出兵於英國勢力圈下之希克姆，並建築礮壘，以表示反英態度；英帝國主義乃於翌年一八八八年將西藏之侵入軍襲破，一八九〇年與中國締結印藏條約，由此遂得中國承認希克姆為英國之保護領土，並由此承認英國在西藏之貿易權。固然這個條約，僅僅是關於通商及印藏交涉之協議，但以後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時，印藏間又訂有追加條約十二款，以規定亞東之開市，及英國官吏之貿易監督權案件。這樣一來，西藏中英關係之錯綜嚴重，乃開其端緒。其影響所及，不特通商關鍵而已，即中國之威信，因此亦失墜。轉而更誘起帝俄之野心，更

使英帝國主義對俄採取之「印度保獲政策」及扶助其在西藏之勢力感受威脅，所以喜馬拉雅山就成爲中英俄三國必爭之地了。

2. 帝俄之野心與英國侵藏之加緊

西藏問題捲入了帝俄勢力之參加，便成爲中亞細亞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本來，帝俄遵其大帝之遺訓，着手中亞細亞之活動，其由來是很久的。先對蒙採取懷柔政策，後又更伸其魔手於西藏。然其運動最爲活躍的時代，即在日俄戰爭之前數年。帝俄爲經略蒙古及新疆等喇嘛教，就不得不和達賴喇嘛結託最善之策，尤其是爲了衝入於英國弱點所在的印度，更必要將西藏與帝俄的關係密切化起來。當時帝俄就利用信奉喇嘛教的蒙古族布利亞托人多爾桀夫於一九〇〇年經西藏以與達賴喇嘛接近。多爾桀夫到了拉薩，即施其得意之才能，向西藏達賴喇嘛宣論世界的大勢，并說明清政府之不足恃以及英國北侵之危機，喇嘛教實有爲外教蹂躪之憂；另一方面，則誇耀帝俄版圖擴大，及其勢力之雄厚，將來定可爲世界之統一者及喇嘛教之保護者。達賴對此項說教，頗爲心動，多爾桀夫遂唆使遣外部長官大喇嘛共赴俄都，求帝俄予以保護。

恰逢這個時候，中俄關係極爲親善，即一九〇〇年時帝俄曾與中國訂有西藏密約，其內容據當時各地所哄傳者，大抵如左：

- (一) 中國若遇危急時，俄得以兵力保護中國，中國則以西藏之權利，讓與俄國，以爲報酬；
- (二) 帝俄得在西藏設置官署，以代中國在西藏管理一切事務；

(三) 西藏之鑛山鐵道權，一概歸之於帝俄，中國於必要時，得享受其權利。(註)

(註)關於中俄西藏密約內容，在中國書籍中較不易發現。此數條係根據日本外交時報六十四卷二號之福崎峯太郎之「西藏獨立之真相」一文而來。

假如此項中俄西藏密約在當時成爲事實，不啻西藏劃爲帝俄所有了。這個哄傳，在當時會成爲國際間很大的議題。基此而來的，便是一九〇一及一九〇二年的日英同盟，接着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又發生了。

日俄戰爭的發生，主要的原因爲日本打擊帝俄對滿洲的南下政策，並與英國攻藏反俄的戰爭一致動作，於一九〇四年之三月二十七日，即日俄戰事開始一月後，英帝國主義便開始進兵西藏，六月占江孜，八月侵入拉薩，達賴因以出亡，但至九月英藏便於拉薩締結媾和條約十條，茲摘其要點如左：

(一) 西藏遵照光緒十六年，中英所訂印藏條約施行；又依該約第一條所定哲藏邊界，建立界碑。

(二) 西藏允將江孜、噶大克、亞東三處，照光緒十九年規定亞東開埠各款，一律辦理。又將來發見他處可開商埠之時，亦許一律開埠通商。

(五) 現在所開三埠及將來續開之埠，英藏皆得派員駐紮。又自印度邊境至江孜、噶大克各通路，不得稍有阻礙。

(六) 西藏允將自印度邊境至江孜、拉薩之礮臺、山寨，一律撤廢；並將妨礙交通所有之武備，全行削平。

(七) 左列五項，非先得英國政府之准許，不得擅自處辦：

1. 西藏土地，不得租借讓與於任何一國；

2. 西藏所有一切事宜，皆不准任何外國干涉；
3. 無論任何外國，皆不准派員或代理人進入藏境；
4. 西藏鐵道、礦山、電信及其他種種利權，不准各外國人民享受；
5. 西藏收入之貨幣或貨物等，皆不准向各外國作為擔保。

右約若成立，不啻將西藏全境，完全劃歸英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中國政府，以損害中國主權過甚，電令駐藏辦事大臣有泰，拒絕簽字。一面向英政府提出抗議，一面派員赴加爾各答與印度總督談判，皆不得相當之諒解。至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外務部乃奏派唐紹儀為全權大臣，前往印度，與英之全權費里賒會議解決藏案。未得結果，而唐氏於九月返國，僅留參事張蔭棠留印續議。

張在印度又有數度談判，英方均無何等讓步。後來因英內閣的更迭，駐華英使薩道義奉新閣訓令，向中國政府提出更改條約之案，並於北京締結。在光緒三十二年，由唐紹儀與薩道義締結印藏續約，正約全文共六條，又附約十款，算是中國的宗主權，在此約中挽回了一二。

3. 達賴親英之獨立運動

自此以後，英帝國主義之西藏政策，曾稍採取消極主義，換言之，不過採行「慢步走」的步伐而已。這當然是因為其中之自由黨內閣不像統一黨內閣那樣之採取帝國膨脹政策之反映；而在另一方面，其主要點還是沒有帝俄同牠競爭西藏統治的原故。但是，在中國之共和初建時期，自由黨內閣之西藏政策，卻又轉為急進的了。這與其說是由於俄國在日俄戰爭疲乏之後歸於復蘇，而再思對西藏染指所誘使，無寧說是一九〇七年八

月之英俄協定底影響及於中藏關係，引起達賴親英之結果所成的。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定，曾認定中國在西藏有宗主權，故英俄皆不能侵犯西藏之領土，不能干涉西藏之內政，這個原則是曾經與西藏交涉並經中國通過而成立的。一看這個協定，好像英俄兩方都加以自縛自縛似的；其實英國在地理上，仍可與西藏接近。如英國之商務官與西藏官吏可以直接交涉，而俄國則無法向西藏派遣代表，這就自然而然而使英國比之俄國，要站在特殊優越的地位之上了。

至於達賴親英底動機，實由於中國屢次向西藏侵入而發生；尤其是在一九〇四年，達賴因避英軍來侵，曾由拉薩避入蒙古，有五年之久始回拉薩，但不久就有中國軍隊的來攻，達賴乃轉而逃入印度。達賴逃入印度，對於中國的觀念完全改變，更加之英印當局的款待與殷情，達賴爲了維持自己的實力，就祇好採取親英態度。

達賴親英之後，英帝國主義對西藏政策乃隨以改變，即是不運用武力改變西藏政治外貌，而以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之立場來看待西藏，於是煽動西藏的獨立，便成爲英帝國主義西藏政策的主要標誌。

一九一一年外蒙宣佈獨立的時候，於是便影響到西藏了。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革命軍在武昌起義，這個消息傳到了拉薩之後，駐藏的中國軍隊先後譁變，不消說，拉薩藏民被其搶掠的，所受的損失是很大。當藏人正痛恨清廷之際，又加以這一次的浩劫，於是藏人便和中國軍隊開戰。當然，亂軍無鬪志，全被藏軍驅逐出境，中國在西藏就在这一幕「拉薩怪劇」（英人語）之下而宣佈瓦解了。接着，藏人自印度接迎達賴回藏，及時高唱獨立，大呼「西藏不駐漢兵，不住漢官」的口號。達賴更曉諭藏民，不許遵從漢官的文告，不准漢人匿跡西藏，排漢的空氣，可算達於極點。英帝國主義更暗中指撥達賴，令藏番進攻川邊裏塘、巴塘等二十餘縣，先後將西

康一部佔領。

記得在一九一二年四月時，中國袁世凱發布大總統命令，以西藏爲中國二十二行省之一，不承認西藏之獨立，而以其隸屬於中國之版圖內。而同年八月，英國駐華公使爵爾丹就以覺書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意見：「英國雖承認中國在西藏有宗主權，但西藏與英國訂立有獨立條約，故不能承諾中國在西藏之行使主權。」同時並「不承認中國干涉西藏之內政，英國不能允許中國視西藏如內地諸省之行使其行政權，不承認中國在藏有駐兵權；萬一中國不同意此種主張時，則英國即不承認中國之新政府。」雖然中國政府對於英國此種提議拒絕接受，不過英帝國主義對於西藏所持的這樣大膽而積極的外交，卻倒是值得我們驚服的。

從這個事態看來，可知一九一二年以後的西藏是甚麼樣一個局面，英國與西藏的關係是怎樣的了。

4. 西姆拉會議之大錯

西藏宣佈獨立之後，中英間關於西藏問題的解決，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三日有一度西姆拉（Simla）會議。可是，中國對於西姆拉會議的參加，會鑄成了很大的誤局。

中國出席會議的爲西藏宣撫使陳貽範，英國出席會議的爲姆馬霍爵士（Sir Henry McMahon）西藏出席會議的爲羅青蕭褚雷（Lonchen Shatre）。在此會議中，英國主張分西藏爲內藏、外藏；對於外藏之一切，中國無干涉權，並不承認西藏之領域歸於中國。而中國方面，則以爲西藏既係中國之領土，自無設定境界之必要，如必欲設立西藏爲自治地域，則以清末趙爾豐邊軍兵力所及之地爲限，自江達以西，可任西藏施行自治。因此兩方意見不同，徒費半載時間，殊無結果。然於一九一四年春，終受英帝國主義之壓迫而締結所謂西姆拉協

定，不過此協定未得當時北京政府之承諾，僅於該年七月由英藏兩委員調印而終。該項協定之大要如左：

西姆拉協定認中國在西藏有宗主權，但西藏之外藏，則有自治權。中英兩方面皆不得干涉西藏之內政；中國之官吏亦不得帶領在三百人以上之護衛入藏。英國決不併合西藏之任何部分入自己隸屬之下；但中國須承認英國在西藏有地理上的特殊關係。（引自福崎峯太郎「西藏獨立之真相」）

中國對該約不滿之所，第一，在西藏之中國主權受有限制；第二，為西藏之境界問題。照英帝國主義的見地，將西康一大部，也要劃歸內藏，至於所謂外藏，其所包括的範圍那就廣大極了，大致雲南、青海之一部也在內。（詳見謝彬「西藏問題」及拙著「青康藏之對抗形勢」）英帝國主義此項作用，據日人福崎峯太郎說：「英國之分西藏為內藏、外藏也，正同於中俄之蒙古糾紛，俄以外蒙之獨立為緩衝地也耳。」除此以外，英帝國主義要西藏獨立以後漸而擴張至「大西藏國」的階段吧了。

總之，中國關於西藏問題，在西姆拉會議中鑄成了大錯。謝彬先生批評中國在西姆拉會議失敗之點說得很中肯。他說：「在西姆拉會議場中，中國與西藏之利害關係，顯然立於相反之地位。英國初意，本存保護西藏利益，而對中國持反對態度也。所謂保護西藏利益，實即保護英國之利益，究其終極，即英國與西藏，利害關係為一致耳。西藏恃英之保護，對於中國，絕不願輕易讓步，故會議最初之形勢，非中國先讓步，則西藏絕不讓步，則是中國於此會議，不能得到絲毫利益，情狀至明。不期中國竟無自知之明，復無對藏讓步之覺悟，而率爾參加於西姆拉會議，斯誠昏瞶糊塗之甚者也。苟明知之而不得不參加，參加而又不願讓步，及至不得已時，則舍拒絕簽字而外，殊無其他妙策。」（謝著「西藏問題」P. 74）此真為一針見血之論！

總之，中國對於西藏問題的中英外交，在此種「昏瞶糊塗」之下所種下的錯誤很大：第一，雖然中國否認西藏之獨立，但英國在西藏地位則無法否認；第二，西姆拉協定，中國雖未簽字，但此項協定已成爲懸案，往後關於中英間的西藏交涉，英方當然以此協定爲根據，中國有何言可說？第三，中國在西藏之地位，無形中在此會議中受了限制，此項限制成爲各方面所默認，那麼中國在西藏的統治力量將完全退卻了！

這些事實，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對西藏問題所種下的誤局，而另一方面，也是英帝國主義在西藏侵略勢力延擱底成功！

第三節 法國對雲南之侵略

在整個西陲邊疆問題中，當然除了嚴重的西藏問題而外，還有雲南問題。換一句話說，從來英帝國主義對於西藏的侵略是非常激進，而伴隨着英帝國主義向西陲前進的，毫無疑慮的還有法帝國主義對雲南之奪取了。

從表面上看起來，法帝國主義對於雲南之奪取是一種消極的，（較之於英帝國主義的）其實法帝國主義絲毫也不消極，不過牠底政策是巧妙的，祇要一動手，其作用比之於英帝國主義還要積極。關於這一點祇要我們將中法演越關係加以檢討，就會發現牠實較之中英演緬關係更爲複雜。同時現在的雲南，自然已被法帝國主義視爲「勢力範圍」；但牠在這個「勢力範圍」中所施行的政策，則與英帝國主義對於西藏所施用的政策有不少的不同：乾脆說，法帝國主義視雲南，好像日本帝國主義視東北那樣；牠的措施都是一種政治的經

濟的控制，以至於由政治的經濟的操縱到社會的宣傳和麻醉，這好像將雲南的人民當作「未開化的民族」一樣看待，這便是與英帝國主義對於西藏所施行的政策不同之處。記得一九三四年 Foreign Policy Report 載有 Bission "The Dismemberment of China" 一篇論文，說到法帝國主義對於雲南控制及施用政策之強化，據 Bission 說：以越南為根據地的法國勢力之伸張，籠罩華南一帶的地帶。從雲南省且伸張至廣西、廣東、貴州，構成區域之大小與日本在滿洲之勢力範圍相當。法國在雲南專利用滇越鐵路，作經濟侵略之根據地，即政治問題亦要加以控制，所以雲南龍雲之行動，越南當局深為注意。雲南省內之法國代表，亦曾教化現在的中等階級分子，法國於柔懷受過感化之中國人，有相當進展。這充分地說明：法帝國主義對於雲南，從經濟的政治的控制到社會宣傳和麻醉各方面。

要之，現在法帝國主義所以能够這樣去作，也是牠在雲南有着較穩定的統治力的原故。但是，牠這個穩定的統治力從何而來？是怎樣來的？換言之，法帝國主義怎樣在中國西陲邊疆延擴牠的勢力？關於這一點，實有將法帝國主義侵略雲南之史實加以檢討一番之必要。

1. 法國侵滇的來歷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中國如瓜形，雲南是瓜蒂。現在，這一個瓜蒂已經破爛，而使之破爛的人卻是法帝國主義。那麼，關於法帝國主義對雲南侵略勢力之進出，一定是有很大的來歷。

現在，我要首先說明法帝國主義侵略雲南的來歷；換言之，法帝國主義侵略雲南的動機約始末是怎樣？原來，法帝國主義也與其他任何一個帝國主義一樣，對於殖民地的奪取與競爭，也是非常感到急切。這個

動機的發端遠在十八世紀之間，最初是以地廣財富的印度為對象，曾經在印度種下很深厚的勢力，後來法帝國主義在印度的勢力，被英帝國主義打倒了，印度被英獨占。迨法國拿破崙第三執政時代，外交政策為之一變。拿破崙第三之對外政策，目的在建設「法殖民帝國」，欲耀威海外，於是乃轉而謀侵奪中國的領屬越南。在當時，法政府與國民均以併吞越南為唯一職志；政府方面決定併越計劃，外交與軍事雙管齊下：

(1) 一八六二年與越南締結西貢條約，法承認越南為自主國。

(2) 法政府使越南自認為法國之被保護國；一八八三年法軍克服越南首都順化，逼越王締結媾和條約，約中規定越南為法之被保護國，即與中國交涉，須由法國介紹。

(3) 法國要求中國承認越南為法之被保護國。

以上三點，為法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的三種步驟。此三種步驟均逐漸達到，惟當時中國政府尚為越南宗主權之爭，故而醞成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越南中法的戰爭，結果因中國戰敗，越南被法併吞。

其實，法帝國主義擴張法殖民地帝國的目的，不僅止於越南，雲南亦在牠計劃奪取之中。所以，法帝國主義歷次與中國所結的條約，牠都特別着眼於雲南特權之獲得，其目的就是想開通雲南，以達宰割中國西南各省的企圖。

在最初，法帝國主義對於雲南抱負着若干的「神秘」，好像英帝國主義最初對西藏那樣「神秘」一樣。一八八二年時法國曾有雲南探測隊的出發，一八八三年又有李維將軍（M. Riviere）之探測紅河及一八七二年杜布（M. Dupuis）之探險雲南，法帝國主義均想開拓越南北，順紅河以達雲南，作開通中國西南腹

地的準備。

在這個準備之下而來的，便是侵略勢力的逐步前進了。其方式，大抵總不外於政治優越地位之造就。

2. 滇越疆界糾紛

法帝國主義對於雲南政治優越地位之造就，首先是獲得中國條約上的根據，然後才「聽其自便」地開始動作。在最初，因為光緒十一年中法越南戰爭中國戰敗的關係，於是年四月二十七日，由中國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法使巴特來在天津締結越南條約，也稱中法新約。在該約中，除中國承認越南爲法之被保護國之外，并於約文第三款規定：「自此次訂約畫押之後起，應由中法官員會同勘定界限。」到光緒十三年五月中，便由總理衙門慶親王與駐華法使恭思當在北京續議滇越界務五條，其關於界務者係自雲南河口地方起，向東擬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字記號，抵於高馬白。其西擬就甲、乙、丙、丁、戊、己六字記號，抵於黑江之河中，關係雲南疆界之變遷頗大，茲揭錄如左：

(1) 滇越邊界第二段自小賭咒河南岸狗頭寨照圖上甲字起，自西徂東，計五十餘里，北邊之聚義社，即聚姜社、聚美社、美肥社等歸中國，南邊有朋社歸越南。至乙字再東至丙字中越邊界，路經二河，其二河並歸一河，入大賭咒河又名黑河，從丙字往東南十五里，至丁字以北之南丹地方歸中國；從丁字往北東至猛峒下村即戊字，再從戊字起，經清水河入大河之處，即己字，從己字至庚字以大河中爲界，河西之船頭歸中國；河東之偏馬寨歸越南；再從庚字北至辛字，經老隘坎，至白石崖，中越各半，由辛字往北，順偏保卡北保中間入大河之小河東岸，直往北至高馬白，即圖上壬字。

(2) 滇越邊界第五段，自龍膊寨滇越邊界，經龍膊河，到清水河入龍膊河處止，爲圖上甲字，自此西南至綿水灣，入賽江河止，卽圖上乙字，以清水河綿水灣歸中國；再自乙字西抵籐條江，在大樹腳以南止，以南歸越南，以北歸中國；大樹腳以西爲丙字，自丙字至金子河入籐條江，以河中爲界，爲丁字；從丁字經金子河，三十餘里，至戊字，西至猛蚌渡以東入黑江小河，爲己字，從戊字至己字，以河中爲界，從己字往西以黑江之河中爲界，將來由中法兩國遴派官員，前往會同辦理安設界牌事宜。

從上約各點看來，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1) 在這個滇越界務條約之中，關於滇境疆界有着若干的變動，這種變動當然是越界的膨脹，滇界的縮小；(2) 在此約中的滇越境界，仍未完全確定，所謂「從己字往西以黑江之河中爲界，」將來再「會同辦理安設界牌事宜，」便是往後滇越界務糾紛的禍根，換言之，法帝國主義據此尙可以儘量對於滇境「求所欲求」的了。

在這個時候，英帝國主義翦滅緬甸，又在雲南尋取「殖民地的天然屏障，」在中英間又發生了滇緬糾紛，會有滇緬條約的成立。惟滇緬條約第五條中有江洪歸中國一語，又引起了法國的干涉。因江洪卽車里土司地，屬雲南普洱思茅廳，南境在中國邊外，在緬甸未亡時，車里曾入貢於緬，光緒十年（一八八四）緬甸與法締結密約，許以其地割與法國。及到英國併吞緬甸以後，英明知法人不肯放棄江洪地方，因欺中國不知，乃以江洪之地讓與中國，而又以不得轉讓與他國爲條件。中國不明此事之根由，乃墜入英國圈套，但是這與昔日法緬所締結之法緬密約相抵觸，法國能够沉默不言麼？當然這是法國擴張越境的好機會，於是法國卽根據此點要求中國出讓孟阿，因中國無代緬甸還地之理，祇好對法之要求據理拒絕。惟此時因中日之役，法國曾參與遠遼事件，

故清廷遂命令總理衙門與法公使，於光緒二十年五月在北京續議界務專條以允法之要求。於是滇越邊界又大大變動，茲錄中法續議界務專條要點如下：

(1) 滇越邊界第二段，自丁字處至戊字處界線改繪如下：

界線自丁字處起，向東北至漫美止，又自漫美向東至清水河之南岸止，漫美歸越南，猛峒上村、猛峒中村、猛峒下村各地歸中國。

(2) 滇越邊界第五段自龍膊寨起，至黑江止，界線改繪如下：

自龍膊寨雲南越南第五段界線，溯龍膊河至紅崖河入龍膊河之處，即圖上甲字處爲止，自甲字處向西北偏北順分水嶺，至平河發源處；又順平河、木起河，至木起河注打保河之處；又順打保河至打保河注南拱河之處；又順南拱河，至南拱河注南那河之處爲止。又界線溯八寶河，至八寶河與廣思河合流之處；又溯廣思河，即順分水嶺以至南辣河，與北辣河相注之處，又順南辣河至南辣河注黑江之處；又從黑江中心至南馬河，即南納河爲止。

(3) 滇越邊界，自黑江與南馬河相注之處起，至湄江止，繪定如下：

自南馬河至注黑江之處，界線順南馬河至河源處止，又向西南，又向西，順分水嶺至南杆河，南烏江兩水發源處；又自南烏江發源處，界線順南烏江與南臘河並各支河中間之分水嶺，其西邊之漫乃、倚邦、易武、六大寨、茶山等處歸中國。其東邊之猛烏、烏得、化邦、哈當賀、聯盟、猛地各處歸越南。又界線至南峨河發源處，及注南臘河南諸水發源之山，以至南臘河注湄河，在於猛獐西北之處而止，其猛莽、猛潤之地，歸中國。

至八鹽泉（一作壩發砦）之地歸越南。

從上約中，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1)填越邊界自經此番改動，當然越界更加擴大於雲南境地；(2)法帝國主義勢力已獲得雲南瀾滄江的統治；(3)約中猛烏、烏得即係普洱所轄兩大司，與暹羅接壤，即英國所謂之江洪地方，自此約訂立後，即割與法國；(4)越界範圍的擴大，與緬界之積極擴展而啣接，在無形中乃形成英法勢力在滇邊之交錯。要之，此種交錯在將來必成爲重大的交錯吧？

3. 滇越鐵路的建築

過去中國外交上的喪權失地，便多是在對外締結條約上，遺留下往後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據。如法帝國主義在雲南勢力之擴張，滇越鐵路之建築，便是根據清末中法歷次條約而來。這些，在當時的中國政府，那能意思得到？

在光緒十一年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時，曾載有：「若中國創造鐵路（在滇）可向法國商人商辦，其招募人工，法國無不盡力襄助……」（第七款）及光緒十三年中法會訂商務專條亦有：「越南之鐵路，或已成者，或日後擬添者，彼此議定可由兩國酌商妥訂辦法，接至中國境內。」（第五款）這不啻明白現定法國可建築鐵路接至中國境內了。事情到了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法帝國主義的企圖便完全成熟，是時法國藉口干涉日本還遼索酬，先後向清廷總理衙門要求四項利益：

- (1) 雲南、廣東、廣西三省，不割讓與他國；
- (2) 自東京（越南東京）至雲南府之鐵道由法國築造；

(3) 租借廣州灣，期九十九年；

(4) 中國郵局總辦由法人充補。

上列第一第二兩項要求，總理衙門於三月二十日覆文承認。光緒二十九年中國政府遂與法使台班(Duhal)訂立滇越鐵路章程三十四條，載明：中國政府允准法國或所指法國公司，自越南邊界至雲南省城，修造一鐵道，中國所應備者，惟該路所經過之地，與路旁應用之地段而已。凡鐵路所經之道，現經查看，嗣後由兩國國家酌商指定，並應行訂立章程。按照總署文稱意向，原係鞏固兩國邦交，來往更形親密，以免永無爭論各事。現法國國家揀選滇越鐵路，法國公司為修造開辦東京至雲南省城鐵路，該公司係法國最殷實銀行合股設立，其鐵路經過各地方，先由法國國家查看，再由該公司復勘，以總署王大臣及法國使臣互相行文照會為據，兩相合意訂立條約如左：

1. 東京邊界至雲南省城鐵路，自河口起抵蒙自，或於蒙自附近以至雲南省城，設若嗣後法國查看有略改此路之處，應由駐紮雲南省城法國總領事官照會滇省大吏會同監工詳加查勘；如查看所擬改之處無妨礙，滇省大吏應行即速備文照覆法國總領事允准，始能改修。倘法國總領事官與滇省大吏意見不合，則應由北京公使與外務部商訂一切。（原約第一條）

2. 鐵路監工查看各事完竣後，自應詳細繪圖，將鐵路起止，經過何處，應設站廠，一一載明圖上。其修造之車站、廠房、機器、鐵廠、存貨棧房，總之於鐵路所屬各地，均應備有地段聽用。應先指明各地段寬窄，及作何用項，此地段專歸鐵路應用，以足敷其用為止，不可多，務使預先設法使用官地，亦應竭力設法不用廟宇、墳墓、民房、

菜園等項，經監工逐層查看後，即當繪圖二份；其二份由法國總領事官送交滇省大吏查閱後，應將所用地段預爲購買，然後將圖樣一份蓋用滇督印信，送交法領事，一份存留備案，一面按照第三款限期交地辦法，陸續撥交地段；俟撥交清楚，方可開工。（原約第二條）

3. 法國總領事逐層將應用地段照會滇省大吏，此地係屬鐵路及鐵路所屬應用各項地段，已由監工查看定准，按照第二款所載；若用地段係屬官地，應即交給鐵路公司收領；若係民業，應由滇省大吏購買；每次於至多六個月期限內撥交公司；此期限以總領事照會滇省大吏請交給之日起算，鐵路公司人員於交給地段之日，應行刨挖溝渠以爲界址。（原約第三條）

4. 鐵路軌道之旁，可以修造二三適當寬之工程運路，以便查看修造工程工役人夫行走，預備工程及運送機器傢伙各項物料之用；此道暫可安設鐵路，若與民地相連，必須設法以免損毀之事，所有修造此項運路應用地段，亦由滇省大吏交給公司，惟該運路地段如係租賃民業，其價均由鐵路公司給發，一俟工程完竣，其地仍退還業主管理。（原約第四條）

5. 鐵路經過地方，概不得損壞城垣公署及緊要防務礮壘；遇有農民溉池溝渠河道必須籌設善法，或造橋樑，或架筒軌，水仍流通，與農民田畝無礙。此項修造，均係公司備款經理。（原約第七條）

6. 幹路造成之後，如果彼此視爲有利益，與滇省大吏商定辦法之後，再由法國駐北京公使與外務部議妥，方可在幹路上接修支路。（原約第十一條）

7. 路成開車後，凡經此鐵路之貨物，均照通商稅則交納進出口正稅，若運往內地已經交納子口半稅，凡

過關卡，概不重徵。若未完子稅，則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中國將來應酌量添設稅關，以便稽查。再日後彼此互訂加稅章程，該路運送貨物稅則，亦應一律遵照完納。（原約第二十一條）

8. 修造鐵路及開辦鐵路應用機器物料等件，概免進口各稅。（原約第二十二條）

9. 此項鐵路專為治理商務，路成開車後不准運輸鹽及運送西國兵丁，或西國兵丁所用軍火糧餉，並不得裝用中國例禁之物。萬一中國與他國失和遇有戰爭，該鐵路不守局外之例，悉聽中國調度。（原約第二十四條）

10. 以後該公司逐段設立廠房，可在沿途安設應用之電線，專為鐵路之用，不准收發人民電報。（原約第二十九條）

此項條約之規定，以八十年期滿（即民國七十二年為止）其路線發端於越南之海防，北達雲南之昆明，全路長五百三十一英里。按此鐵路之完成，法帝國主義在滇有無上之權威（如二十四條規定），進而可控制雲南之政治，及打擊其他國家在雲南之勢力發展！所以說，雲南之被法帝國主義視為獨占，完全是由於滇越鐵路之造就！

4. 英法之協調

固然，法帝國主義在雲南獲得獨占化的地位，那是毫無疑義的。不過，英帝國主義從緬甸向雲南勢力之進出，且含有領土野心，這不能說不是英法在雲南勢力之交錯。

有人說：在雲南獲得獨占勢力的法國，牠所以不像日本統治滿洲那樣，將雲南的政治外貌改變，其最大原

因就是有個英帝國主義者在其中看護着。我認爲這個話，是有着相當的理由；但是英帝國主義爲甚麼要看護着雲南？牠對於雲南是採取如何步調？這卻是很「耐人尋味」的問題了。關於這一點，我要在下一節中加以詳細地說明。不過我們得要明白英法在雲南勢力之交錯，並不能說明英法爭奪雲南之衝突——事實上，牠們不僅沒有構成衝突，且對於中國西南部利益之瓜分與領土之宰割，其步調是非常一致，這一點乃由於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五日倫敦與巴黎間有了英法協定成立的原故。

這個協定，由英外相薩力斯伯 (Salisbury) 與駐英之法大使古謝爾 (Alph De Courcel) 共同簽訂的，約中第四條明白規定滇蜀利益之均霑：「英法兩國承認各依光緒二十年中英界務商務條款及光緒二十一年中法續議界務商務條款規定兩國在滇蜀所有的利益及將來所得利益互相扶助進行。」基於這個協定，從來英法兩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西南部利益之瓜分，其步調是非常一致，不過在大體上說起來，法帝國主義在雲南的勢力是超越英帝國主義之上；而英帝國主義在四川及康藏的勢力，特別是在西藏，那卻又是較法帝國主義的勢力深入。

現在，我就將英帝國主義在雲南勢力之伸入的這個事情，來加以詳細的分析，從此當可看出英帝國主義在中國西陲邊疆的侵略勢力上，是佔着首要的地位的。

第四節 英國對雲南之攻勢

法帝國主義侵略雲南的成功，是在首先撤去中國的藩屬越南以後；換言之，即是將雲南的屏障首先奪取，

然後再伸張其魔手而入雲南。英帝國主義在這一點上，牠完全與法帝國主義一樣：首先將緬甸奪取到手，再進而開刀宰割雲南，不過英帝國主義的宰割雲南，問題比較複雜，而沒有法帝國主義那樣的「順利」吧了！這中間的原因，也並非有個法國的關係，也非中國自身具有抵禦牠在雲南進出的力量，其最大原因，還是由於牠對雲南的領土野心慾，較之法帝國主義強烈，故而不能很快地順利地完成吧了。

爲了要說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雲南，就不得不首先說明英帝國主義侵略緬甸的來由。

關於緬甸，從歷史上來說，牠原來是中國的藩屬。自十八世紀的末葉，英帝國獲得了印度的霸權後，於是又忽起了侵略七海 (Seven Seas) 的念頭。所謂七海中印度洋正是英國的地中海，緬甸當然也要一氣併入。因此英帝國主義便以印緬之間無天然界限，而「印度勢必要有一天然防線」(India must have a natural defence line) 爲保護印度的見地，竭力支持印度政府的向東發展。當此時，緬甸正是一個耀武揚威的國家，會東占暹羅之 Tenasserim，西占印度之 Bengal，接境之 Assam 及 Arakan 二地，且勢有伸入印度境域的模樣。假如這時候，不是因爲歐洲各國正從事於拿破崙戰事，恐怕英帝國主義早已「一怒而伐」緬甸了。及至一八一四年拿破崙戰事結束，英國才開始印度向東發展政策，於一八二六年五月時動員海陸軍兩方面的實力攻擊緬甸，雙方爭戰三年之久，乃與緬王立約，規定緬甸將 Assam, Arakan, Tenasserim 三地割讓與英，開關通商口岸，協定關稅及英國得在緬京仰光駐使等事。後來因爲緬王拒見英使，又引起一八五二年的英緬戰爭，一戰即將緬甸大敗；不僅緬甸要自將 Pegau 割與英國，且緬甸的海岸，亦全被英軍佔領。英國乘此機會更進而迫緬甸訂立准英人入內地通商的條約，至此緬甸便顯現出亡國的模樣了。

一八八五年法國併吞了越南，英帝國亦於此時剪滅了緬甸，而由印度政府統治。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對於這件事還不十分明瞭，然而英帝國主義卻已在雲南的方面着眼了——這個事情之來，便是中英外交事件上最嚴重的滇緬疆界糾紛，不過牠底發展是非常纏綿地，一直到現在。

如果從這個事件之發展的事實看，就可以透視出英帝國主義對雲南領土之奪取的各個過程。現在，我要將牠加以確切的分析。

1. 滇緬疆界糾紛的複雜

中英間，關於滇緬疆界的糾紛是這樣：

自英帝國主義剪滅了緬甸以後，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中英便開始談判緬事，清廷命多羅慶親王等與英國使臣歐格訥商訂條約五款於北京，是即所謂「中英會議緬甸條約」。該約除中國允英國在緬甸現時所秉一切政權，均聽其便（第二條）外，復於第三條規定：「中緬疆界，應由中英兩國派員會同勘定。」——這便是中英滇緬疆界問題發生的序幕。

論理，英帝國主義奪取緬甸的企圖達到了，而中國又樂意放棄對緬甸的統治權力，當然一個簡單的滇緬疆界的劃定，那是最容易的事了。不過，問題在彼不在此，進一步，英帝國主義對於雲南還存着有政治野心。是這樣的，中英滇緬疆界問題便複雜化起來。

英帝國主義一方面「尊重」中英會議緬甸條約第三條的規定，而與中國談判滇緬疆界，一方面則暗中派遣幹員（探險家、地理偵探）馳往滇緬交界地查看地形，結果發現滇境的野人山（即班洪）為通西藏的

大道，於是英帝國主義對於滇緬劃界問題，便轉換了念頭。幸好這件事，被中國駐英使臣薛福成氏查覺了，乃將英人在滇緬邊界密查暗探隱謀奏報中國政府。在光緒二十年，薛福成奉令與英外務大臣勞思伯力（Roscher）於倫敦締結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對於滇緬界務有所規定。薛使力爭大金沙江爲界，八募開埠，南掌、揮人歸中國三點，因英不允，雙方堅持不讓，結果僅將大金沙江公開一端，列入約章。（第十二條）另外第四款的規定，對於滇緬界務關係最爲深切：「今議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這意思是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一段界限，即自尖高山以北爲起點，即野人山、樹漿廠等地的橫斷山脈，即江心坡、片馬諸地，俟將來查明後再定界限，這是很明顯地要將牠作爲一種「懸案」而已！

2. 英人意欲奪取野人山

殊不知這個「懸案」到了光緒二十一年，便發生了支節。事情又是這樣的：

因爲法國藉干涉日本遼遼事件，要求中國政府以界於暹越交界之猛烏、烏得（即英人所謂之江洪）兩地割讓與法，獲得中國的允許。英外部以中國將此地讓法，不啻爲法開通滇的孔道，於是藉口違背條約，推翻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的前議，令中國將八募、野人山讓英，作爲補救。這個爭執，一直到了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中英乃成立中緬條約附款，規定中英重行派員勘定滇緬疆界。計此次雙方派員照約所規定之界，計共三界：

1. 由南奔江（即紅蚌河）流入太平江（即大盈江）處起，至尖高山止，長一千餘里，於光緒二十三年

至二十四年中國派知事陳立達，游擊楊發榮會同英員劃定。

2. 由南奔江與太平江相匯處起至南怕河與南定河相匯處工隆止，長二千餘里，於光緒二十四年十月至二十五年三月由中國派騰越鎮劉萬勝與英劃定。

3. 由附近猛河之南馬河流入南卡江處起，至南阿河流入媚江（即瀾滄江）處止，長一千餘百里，於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由中國派迤南道陳燦，會同英員劃定。

此三段即所謂「已定界」。至由尖高山以北之一段——野人山、片馬、江心坡的橫斷山脈——薛福成以「英人所注意者欲由滇西野人山通入西藏，一故而不願受其蒙混，再四與爭，訂明「自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暫不劃定。」此即為北段之未定界，亦即中英滇緬疆界糾紛之焦點。

由以上的事實，我們可知：(1)英帝國主義對於滇緬疆界劃分的目的，是在要爭取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的地域，尤其是奪取「通入西藏」的野人山；(2)假如當時沒有一個聰明幹練的外交家薛福成，也早被英帝國主義蒙混，而將這些地域劃入緬界了。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雖然薛福成能利用「外交方程式」遏止英帝國主義的北侵，但卻不能根本消滅英帝國主義北侵的野心。而且一貫地，往後數十年以來的滇緬疆界糾紛的懸案，英帝國主義均無時無刻不在謀奪取野人山這企圖。

3. 滇緬疆界糾紛的發展

英帝國主義奪取雲南橫斷山脈的地帶，其「外交方程式」是在佈置若干圈套，（這是利用中國不明地理的弱點）使中國自墜入這個圈套中，而獲得條約上的根據。可是，英帝國主義這一企圖，卻逢遇着許多的障

礎。

在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中英二國又爲解決此項「懸案」會派員查勘「未定界」。中國方面由騰越鎮劉萬勝、迤南道陳燦爲代表；英方由司格德（Scott）代表。劉陳以薛氏界牌爲憑，雙方會勘，及行至猛馬，全線已將勘畢，司格德忽推翻前議，謂薛圖經緯度與約文不符，另出一界圖，劃一紅線，深入雲南內地一百餘里，將野人山也劃爲緬有，要求照此定界圖，勘定疆界。因劉陳不允，乃各繪一線，請求政府解決。雙方爭執之點，中國方面則以薛福成界圖爲根據，以野人山（即班洪，亦爲上葫蘆王地）所屬之各地歸滇，班况（即下葫蘆王地）所屬各地歸緬，循猛林山、公明山至南卡江，以山脊江流爲界，將猛角、猛董、孟連土司所屬各地劃歸滇，與約文所載完全相符。而英方則謂薛圖經緯度數與約文不符，強指瀾滄縣（前鎮邊廳）附近之孔明山爲公明山，并另出一小圖，請照圖定界，將猛角所屬之猛戛、拱弄、小猛弄各地，及孟連土司所屬之猛撥、西盟各地，凡約文順南卡江而行的，均劃爲緬界，此不啻要將滇西北半壁席捲而去。此項「懸案」，到光緒二十六年春時，適有野卡瓦土人殺斃英人事件發生，英方欲乘此機會深入雲南內地，乃又另在所爭界圖上劃一小線，將小猛弄、猛撥等地劃入緬界，劉陳亦另酌擬一線，請示政府辦理。雙方討價還價，前後返覆，共擬有五線：

一、黃色線爲劉陳照薛圖初定界線。

〔路線〕自南怕河流入南定河（又名南汀河）處起，循猛林山至怕唱山，南至大南滾河，循光坎山至公明山，偏東渡南馬河，經山通，岩成而至南卡江，至南永河止。

〔地址〕照此線劃分則下列各地歸滇：班洪所屬（在猛林山東）、永邦各寨（怕唱山東）、拱弄、拱勇（猛

角所管) 猛茅 (一名新地方) 山東各野卡寨 (均在公明山以南) 山通岩城諸野卡 (在南卡江西) 及 滇邊 (瀾滄縣) 孟連土司所轄各地方。下列各地歸緬班所屬 (猛林西山) 班况各寨 (在怕唱山西) 公明山 南卡江以西諸野卡 如十一家召華 需坎烏 下蟒冷各地方。

二、藍色線爲劉陳所擬讓步線。

[路線] 由南怕河流入南定河起，至怕唱山南至大南滾河，登光坎山，偏東至南懶山，安敦山，再東略南至南瓦山，黑河頭之班定，後山，循南馬河南項河之分水嶺至弄球山，循南卡江以至南永河匯流處。

[地址] 照此線劃分，則下列諸地屬滇班：班洪、信阿、猛戛諸寨 (猛角所管) 蠻令 班定諸寨 (鎮邊里長所屬) 庫杏、南項、弄球山、西盟山、官得、永廣、蠻弄、冷坎、邦北、庸黑、蘇宰 (均在南卡江東岸)

下列諸地屬緬：紹興 紹巴、上下因馬、山通岩 成、十一家召華諸野卡地。

三、紫色線外務部指示之線——部示線。

[路線] 由南怕河流入南定河處起，過猛林山，至怕唱山 大南滾河，過河越光坎山，至糯果山 (諾果山) 向南至南懷山，偏東至安敦山，南瓦山，東南至黑河源之班定後山，轉西至庫杏河頭，至南項河匯流處，循南卡江至南定河匯流處。

[地址] 照此線劃分，則屬滇者僅有下列各地：除東北界及南界與藍色線相符外，其中部向東凸出之地那卡 籠美、尖猛 (均在庫杏河東) 茅壽、博項、黑拉 (均屬猛梭) 及他郎、南丙諸寨 (在南項河南) 僅屬滇省。庫杏河西之作柯班、次庫杏、年柯與西盟山之永挺、果角、完礦、班袞、班師諸寨，均歸緬有。

四、綠色線：英員司格德議讓線。

〔路線〕北段與部示紫色線同，至庫杏河與南項河交匯處，向南經班順、富岩、邦北、庸黑而至南卡江，至南永河匯流處。

〔地址〕照此線劃分，又將他郎、南丙、官得、富郎、童板、永廣、蠻弄、冷坎、邦北等寨劃入緬境。

五、紅色線：英員司格德自劃線。

〔路線〕由南怕河流入南定河處起，至猛林山北，向東經南板、班洪、信阿各地，沿山脊南下至糯果山，向南再向東至南瓦山，向東經蠻令，沿大岱南山經黑河頭至班定，循庫杏河東，沿面眉路二江之分水嶺，與綠色線合而至南永河匯流南卡江處止。

〔地址〕照此線劃分，則北部之班洪、信阿、猛戛、拱弄、小猛弄及蠻令各地；中部之那卡、籠美、尖猛、黑拉、茅壽、猛梭、博項各地，均屬於緬所有。

如果照此線之劃界，滇北之班洪、野人山、信阿、猛戛、拱弄、小猛弄及蠻令各地；中部之那卡、籠美、尖猛、黑拉、茅壽、猛梭、博項各地，均劃歸緬甸所有了，那麼英帝國主義便把雲南西北半壁領土，輕輕地奪取而去了。

4. 英人侵滇的嚴重意味

總之，一句話說穿：英帝國主義對於緬滇疆界問題所爭的，乃在野人山吧了。假如英帝國主義將這個地方奪取到手，作為廣大的原料地看，作為對中國西南部進出的根據地看，（從野人山通入西藏，更從雲南伸入長江）牠必將表現出重大的意義，而出現於二十世紀的當前！

在這樣的場合下，要想滇緬疆界糾紛的解決，而依照昔日薛福成「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的地域爲滇所有，恐怕是不可能的吧？那麼，英帝國主義對於野人山的企圖，擴大言之，對於雲南領土之企圖，牠將採取如何的步調呢？事實上，牠除了用武力奪取之外，在「外交的方程式」上，那是永遠地不能將這一個問題解決。雖然，有人說：滇緬疆界糾紛，從清末到現在，牠始終是個「懸案」；可是，這個「懸案」到現在則要變質了。

第五節 西陲邊防之危機

由以上各方面的事實看來，我們可知：中國西陲邊疆，早已插進英法兩帝國主義的勢力了。並且牠們奪取西藏及雲南，表面上的說詞，是奪取殖民地的天然屏障；實質是在謀殖民地之擴張。

要之，這些被帝國主義視爲天然屏障的地方，在殖民地國家的立場看來，則是殖民地的國防線了。現在，中國是帝國主義所角逐下的半殖民地，在這個機構之下，所謂中國的國防線，早已被帝國主義所摧毀，而各自視爲其「勢力範圍」與「特殊地位」了。要知道：一個國家的國防線——進一步說是生命線——被作爲他人的「勢力範圍」和「特殊地位」的領域以後，那麼這個地帶，無疑就是往後被人侵略的根據地了。中國的東北四省，便是這樣失去；毫無疑義地，英法也要採取着日本侵略中國同樣的步調，而同樣地即「如法泡製」地而要開刀宰割中國的西南部！

說到中國西南部（即我所謂的西陲邊疆）被帝國主義的宰割，那是有着長時期發展的，也不是驟然會有「非常事變」的情勢發生，關於這一點，也有着許多複雜的原因，且這些複雜原因所包含的又實在太多了。

現在，我們爲了要將這個問題的討論愈趨於具體化，所以要特別地將現階段中國西陲之被英法帝國主義宰割之一般情勢，來加以最雄辯地說明。要知道，這一個說明，雖是在分析昨日的今日的西陲邊疆之危機——當然這個危機，是由外力之高壓而來的——但也可以在這中間捉摸出昨日的今日的危機中所包含的主導原因，是甚麼？

由於這個主導原因之發展，在明日的未來情勢，又將擺開着怎樣一個形勢？根據這一點，所以我認爲：本書所討論各點，如以上三章都不過是枝，祇有在第四第五兩章，纔是本書之幹。枝幹既分，認識問題把握問題的方法和方向既明，那麼我就可依照自己所立的程序，而來說明昨日和今日英法兩帝國主義對西陲邊疆奪取的一般情勢了。

第四章 昨日和今日形勢之展望

第一節 引子

一般人都知道「中國邊疆問題」十分嚴重了，事實更是不斷地使這個嚴重性深刻化。我們已知道東北的慘禍而將續演於新疆、蒙古，以及西南半壁的西藏、西康、雲南……，假如這西南半壁的屏障——西藏、西康、雲南等，失去了中國的聯繫以後，那麼中國的西南內地各省必將淪於外力統治之下。這並不是我將問題的性質看得太嚴重，實是事實上早已形成了這個形勢，並且證明這種災禍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到現在，昨天的情形是如此，今天的情形也是如此：西南半壁所以能相安一時的原因，並不是中國自身作有力護翼，而是國際形勢尚未釀成空前的大巨變的原故：印度及阿富汗等地的革命運動風浪未息，帝國主義者祇是用眼睛瞧着這些地方，以待「時機成熟」之時下手。所以在這個情勢之下，帝國主義對於西藏、西康、雲南等地的侵略，都是一種慢性的長時期的發展，換言之，即是一種「開慢步」的基調吧了。如像歷年來的康藏糾紛，片馬、江心坡、班洪問題的發生，與夫西藏內部的波動，都是事實的最好說明，也是昨日和今日西陲邊疆的大概形勢。可是這個形勢到了明天，卻將大大的不同了。

現在我要將昨日和今日的形勢，加以確切地說明；不過要依着事實的程序說明，當然首先必要明瞭多年

的康藏糾紛問題了。現在就請先來說說康藏糾紛的諸過程。

第二節 康藏糾紛的過去和現在

不明瞭康藏問題真髓的人，總以為康藏糾紛的發動，是藏兵如何內犯，如何佔據西康各縣，又如何屠殺西康的人民，其實一切的消息都非事實。並且國人對於此種不切實的新聞紀載，很容易激起漢藏間的惡感，無異分化了民族勢力。總之「事實勝於雄辯」，我們為要得到事實的真相，不得不根據事實來剖白。自然，康藏問題的發生，是遠在民國五年；但結成爲康藏最大糾紛的，還是民國十九年大金寺問題的導火線。但是這個問題的發生原因並不是所謂藏番的興兵內犯，並不是所謂「英藏條約」的界限問題……實際上完全是由於前康定駐軍馬驢旅長之欲劫大金寺的財富而起；大金寺喇嘛與白利土司衝突亦完全是西康駐軍的挑動，及到糾紛發生已由戰爭解決時，川軍又節節失敗，喪失了甘孜、瞻化兩縣，結果糾紛擴大已不能協調。

經過很長的時間以後，康藏糾紛又算告一段落解決；然而這種解決，終不是澈底的解決啊！故而又綿續地發展下去。這當中的原因很複雜，說來話也長，除了英帝國主義站立在糾紛的背面之外，也還有着其他的重要原因。現在，我要將昨日和今日的形勢——即康藏糾紛發展的諸過程，作一個簡單的分析，由此可見西陲的邊防情形是如何了。

1. 康藏糾紛之僵局

自從大金寺的喇嘛和白利土司發生衝突後，駐康川軍因垂涎大金寺的財富亦輕舉妄動，與藏兵發生直

接衝突，結果喪失甘孜、瞻化兩地，幾乎全康捲入戰爭的漩渦。當時川康軍總指揮劉文輝，深恐糾紛擴大，影響西陲邊防，一方面制止駐康川軍的動作，一方面電請中央指示辦法，於是中央令蒙藏委員會擬具方案，和平解決此項糾紛，並且注意防止漢藏民族間情感的破裂。最後中央依蒙藏委員會所擬之方案，派遣唐柯三入康調處，並有劉贊廷同行。民國二十年三月內唐氏奉命，四月內乃由京西上抵重慶，此時康藏問題已非常嚴重，決非和平手腕所可解決的了。但唐氏受命而來，更受成都各界的催促，又不得不前往與之周旋。同時唐氏也知道：此時糾紛的嚴重化，決非和平交涉所能奏效，因而有以武力作後盾的趨向，惟當時未得川當局的默契，唐氏只好隻身赴康。此時，西藏法王達賴亦以其駐京代表的電告，已派葛倫阿丕為代表，並派瓊讓代本在甘孜迎候接洽。因為當時西藏方面的要求太苛的原故，故唐氏駐康數月一籌莫展，而川康當局於此時亦將重大責任完全付託在唐氏的肩上，但唐又不能憑藉武力作後盾，僅虛與西藏方面周旋，反遭藏方的欺辱和嘲笑。不久東北的烽火高起，「九一八」事變發生，處在這個國防垂危時期中的康藏問題，如果不能合理的解決，恐怕康藏也要同樣地淪落為東北第二吧！好在此時達賴亦表示不願將糾紛擴大，欲從速解決，因此蒙藏委員會及川康軍總指揮劉文輝均電告有遷就之議。於是唐柯三乃有所謂「暫時停戰條件」八項的產生。自此項條約公佈後，全國大譁，成都、重慶輿論均一致抨擊唐柯三之喪權，並表示拒絕接受，而西康人民亦要求修改。結果八項條件修改了，但到了簽字的時候，藏方又忽然翻悔，中央亦有電令暫緩簽字。以下便是當時未經簽字之八項條件，茲錄以備忘：

(一) 甘孜、瞻化，暫由藏軍駐守，將來中央另案辦理。

(二) 道 鑪 各駐漢兵二百名，甘 瞻 各駐藏兵二百名，不得相互侵犯。

(三) 大 金 與 白 利 糾紛歸瓊 讓代本秉公辦理，不得虐待。

(四) 窮 霞 二村仍歸理化，朱 倭 退還鑪 鑿。

(五) 恢復康 藏交通，大 金 欠鑪 商之款，由瓊 讓飭令歸還。

(六) 被擄軍人一律送回，口糧撥還歸墊。

(七) 馬 旅 與瓊 讓派員互表親善之意。

(八) 以上各條暫訂停戰和好條約。將來中央藏事大會議決之案，與此無涉。

所幸該約未能簽字，否則西 康 被藏軍侵佔之地，永無收回之希望了。但是六七兩項並未經條約許可而成，藏 方將擄去軍人一律送還，川 康 當局亦同時賄贈多量珍品作親善的表示。不久西 寧 方面青 海 與西 藏 邊界之地，因為喇嘛寺的糾紛，藏 方欲如征服大 白 派兵前往，但被玉 樹 縣長武力抵抗所敗，並奪獲藏方輜重無算。此時藏方感覺形勢不佳，向玉 樹 縣長乞和未允，又請唐 柯 三函制止仍未見效。二十一年一月內因中樞政局改組，蒙 藏 委員會長馬 福 祥 辭職，改由川 人石 青 陽 繼任，對於康 藏糾紛之處理，仍令唐 柯 三繼續負責，這時康 藏交涉已成僵局，藏 方在所佔各地耀武揚威，大有吞併全 康 的氣概。

後來，唐 柯 三因環境關係，匆匆離康 返京，所有交涉完全由劉 贊 廷 負責，劉 會到甘 孜 瞻 化與藏方進行交涉，可是結果又失敗了。當此時期，西 康 不幸的事變又開演了。起先駐康 川 軍馬 驕 旅長因兵變被戕，全 康 陷於混亂狀態之中，事後格 桑 澤 仁 又在巴 安 叛變，揭出西 康 省防軍司令旗幟，其野心勃勃，實力普遍康 南數縣。

格桑澤仁在這個機會中，利用康藏人民對川省當局仇視的心理，和他數年來所學的政治手腕，當然康南人民樂意擁他作偶像。

2. 西康戰亂後的和平局勢

西康發生此項事變之後，更加之格桑澤仁在西康勢力之膨脹，川軍劉文輝深慮失去統治力，立即調余如海、黃漢丞兩旅入康，痛剿馬旅叛兵，於是西康數十年來所未有的戰禍從此開始了。

因為當前西康有着兩大勢力，是與川軍處於對抗地位的：一是雄據康南的格桑澤仁，在「康人治康」藏一致」的口號之下，有着許多的蠻兵在他領導之下，勢力很雄大；一是扼守康北的藏軍，大有野心勃勃之勢。所以川康軍如要鞏固在康的統治，不得不首先打破他的障礙——尤其是心腹之患底格桑澤仁。據棍却仲尼（達賴駐京代表）呈中央文，稱漢方（指川軍）於派兵入康時，曾先有康定茶商姜興元者，用口頭表示，謂川軍入康係專為解決格桑澤仁。事實上當時川軍確是如此計劃，後來因大蓋山方面藏軍急與川軍開釁，於是川藏激烈的戰爭開始了，漢藏間情感亦隨之愈加險惡。

川藏軍於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起，開始激戰後，兩三日內川軍即攻入甘孜，於五月七日進佔瞻化，此為川軍進攻藏兵之第一段落。在此時期中，川軍對於格桑澤仁亦不讓步，亦於短期內將格桑澤仁在康南勢力完全殲滅。本來格桑的勢力也有抵抗的能力，因了擁護格桑最力之六玉頭人四郎格松，與鄉城覺處射金因舊嫌發生械鬪，覺處射金被殺，格桑無法制止，內部因此破裂，所以川康軍乘機進攻，一鼓蕩平了格桑勢力。這樣，西康的割據形式算是消滅了，可是藏兵又捲土重來。

川康軍乘勢進攻，於七月九日進據大金寺，克復絨岔壩，已將民國七年時所失去之地，大部收復，但並未將藏軍完全擊退出境，以後達賴並加派兵力，與川軍隔金沙江相持。

川康軍總指揮劉文輝以民國七年之失地收復，藏兵已不敢躍馬金沙江，於是軍事告一段落。兩年來的大白糾紛亦於此時告一結束了。同時青海西寧馬步芳亦得劉文輝之援助，合作抵禦藏兵。本來在此時期，川省因醞釀內戰無暇西顧，但達賴野心未死，仍密令藏兵謀最後之一逞，因此激怒川青兩軍會攻昌都。藏方又一再乞和，青海方面已與馬步芳進行和平交涉，川方亦由姜郁文前往交涉，九月十五日在岡拖河之對岸開始談判。姜代表提出：（一）界限以金河江爲界；（二）藏方應將民七以前防區（即民五被藏方所佔之康地）完全退出；（三）現駐昌都之藏軍全數退過金沙江以西，我方亦將其俘虜放還。但是這最低限度的要求，藏方都不能接受，據說是站立在達賴背後的英帝國主義在作祟的原故。

英帝國主義對於康藏糾紛，牠無法公然站出正面來談話，只有在達賴後面用功夫。因此達賴在英帝國主義指援之下，大徵喇嘛入伍以厚兵力，不料西藏三大寺喇嘛羣起反抗，拉薩發生政變，達賴驚惶逃亡。這時候，達賴爲和緩內部的糾紛，不得不宣佈取銷徵兵計劃，更不得不與漢方謀新妥協以圖苟安。達賴全權代表稽卜與川康軍當局交涉員姜郁文幾經斡旋，始於十月八日正式成立漢藏停戰協定。其內容如下：

- （一）漢藏雙方接受和議協定，棄嫌言好，所有漢藏歷年懸案，聽候中央同達賴解決。
- （二）漢軍以金沙江上下流東岸爲最前防線，藏軍以金沙江上下流西岸爲最前防線，雙方軍隊不得再越前進一步。

(三)自中歷十月八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止，藏歷八月二日起，至二十九日止，雙方作戰大部隊，分頭撤退。漢軍退德格、白玉以東，藏軍退葛登、同普、武城境內，其最前防線，漢軍如鄧柯、德格、白玉，藏軍如仁達、同普、武城境內，雙方每處駐兵不得超過二百名，並各派員互相監視撤兵。

(四)自停戰撤兵之日起，雙方交通恢復原狀，商民往來無阻。惟須雙方官方發給執照爲憑，並本尊崇佛教維護佛法之意義，對於在康在藏各地之寺廟，及住在潛心修持，與往來兩地之喇嘛徒雙方均一律維持保護。

(五)自條件簽字之日起，各飛報政府存案共同遵守。

(六)此條件適用於漢藏雙方，如有未盡善處，由中央同達賴修正之。

川康邊防總指揮派出交涉專員鄧驥。

西藏達賴佛特派交涉專員却讓。

川康邊防總指揮委派交涉專員姜郁文。

西藏達賴佛委派交涉專員稽卜。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八日，藏曆水猴年八月初九日，訂於德格拖東東岸議場。

康定民衆代表 甲傾貞白馬

道孚民衆代表 麻傾翁

漢方 譚譯吉登朱比

(附件) 巴安以西轄境，新駐藏兵，限九日撤回原防，漢藏譯交還漢方。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八日，藏曆八月初九日，西藏 達賴佛派出交涉專員，却讓具結。

自此項「漢藏協定」簽字後，藏方確履行了條約的義務。從此康藏糾紛告一段落，金沙江瀾漫的戰雲，亦烟銷雲散了。

3. 達賴復仇的野心

由於以上的事實，我們可知：康藏糾紛的解決，其原因(1)爲川康軍事力量的獲勝，藏方不得不暫避其鋒；其次即爲(2)拉薩因徵兵作戰激起政變，達賴不得不暫時退讓。所以說，「漢藏協定」所解決下的康藏糾紛，仍爲一種不澈底的解決。來日方長，以後的問題正多着哩！

事實是這樣的：自從拉薩政變以後，達賴已感到西藏內部喇嘛勢力膨脹的不可侮，尤其是對於自己所欲征服西康的願望，給予一個嚴重的打擊。所以達賴待拉薩平靜回歸以後，不得不改變舊有的策略，而實行對內放任對外高壓的新政策。所謂對內放任，是不以政治力量去控制三大寺，不徵喇嘛充作兵役；所謂對外高壓，也非擺脫英帝國主義的羈絆，他是決定加緊地推進其所謂「大西藏」計劃，實現其所謂「三多政策」(註)伸長勢力於西康 青海吧了。雖然因了前次康藏戰事的失敗，爲簽訂的「漢藏協定」所束縛，但達賴法王爲要解除自身的屈辱和內部的嘲笑，(西藏內部喇嘛，多是反戰的，故而對於達賴之屈服表示嘲笑) 以及打破現狀之不安，無時無刻不思雪此仇怨，扯毀「漢藏協定」所給予的束縛。在這種情形之下，康藏的糾紛便愈加嚴重了。當然，誰都知道，這個嚴重局面之展開，其背面是有英帝國主義的影子。

(註)達賴的「三多政策」：一、察木多即昌都；二、達子多即康定；三、蓋古多即青海結古。此三多均為達賴所欲奪取之目標。

事實又是很顯明：英帝國主義指揮下的達賴，極力作反宗主國的獨立運動，在軍事力量上，英帝國主義既不能直接地予以甚大的援助，而祇恃西藏現有單薄的兵力作先鋒，那決難有勝利的把握。同時，達賴因了拉薩政變的教訓，知道徵集喇嘛寺的佛教徒作自己的犧牲品，是最容易再度激起更嚴重的事變，或竟波動全藏，危及自己的生命，亦未可知。但是達賴終於是這樣去作，而印度方面又運輸來大量的軍火，並有購置飛機以作將來大廝殺的準備。拉薩附近的岑穆大平原，也成爲廣大的練兵場了，一切軍事組織訓練實行英國化，自然也有着英國軍事顧問的主宰。

西藏備戰的消息傳到青海和西康以後，大家均驚訝起來。尤其是達賴這次軍事行動的準備，其重心是在攻擊青海，（這是宗教上的衝突）所以青海的政治當局爲了要避免將來惡化形勢的到來，與夫直接開展西藏的種族大戰，以至於英帝國主義作背景的進攻中國大戰，於是乃決定與西藏進謀合作，希冀獲得暫時的苟安。因此，「青康藏同盟」便在這個情勢之下開始醞釀着。

提議這個同盟組織的，自然是青海政治當局，即是與西藏軍隊成正面衝突的回軍馬步芳；首先贊同這個組織的，有西康守將鄧讓和西藏多數的回漢有勢力者。在青康當局的動機，是要使西藏方面有澈底的覺悟，至少也要減少互相間的仇視，共同在一個同盟之下，維持青康邊疆之安寧；更在一個互不侵犯的條約之下，各自取消軍事的敵對行動。在最初——即二十一年的冬季，青藏戰事甫告平息的時候，西藏軍隊因畏於青海軍隊的英勇和安穩其內部的叛變，不得不虛與委蛇與青海當局周旋，但一方面仍然作第二次進攻青海的準備。

達賴法王對於這個組織的提議，始終沒有表明他的態度，雖然有全權代表中尼堪布赴青海交涉的傳說，其實，當時與青海當局直接進行交涉的是昌都三番王所派的代表，三番王的代表既然不能代表達賴的意志，當然無從與青海當局作有效的切實的交涉。在青康當局方面，也知道了達賴無此誠意，然爲了要苟延這個局面，和暫時避免這個衝突形勢之到來，又不得不與西藏派來的代表交涉。因此，青藏會議便於藏曆水猴年（即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郎清地方開會，並且作幾次的討論。

關於這個會議的內容，從來青海當局沒有確實公佈其進行狀況。我們只從西藏方面得到一些零碎的消息——不利於青海的消息。實際上，這一次的集議，西藏代表完全是爲了偵察青海當局的態度而來，並且有不少的英人潛伏青海邊境的界古、囊謙兩地佈置他們的潛勢力。青海方面首先向西藏代表表明不願以兵戎相見的態度，但西藏的代表並沒有接受以後互不以兵戎相見的話；祇是說明青藏會議的交涉，必須英人參加作居間人，否則會議無從進行，一切問題都難解決。當然，青海當局對於西藏代表的要求，不能接受，於是青海也堅決地提出以下的條件，對抗西藏代表：

（一）藏方先將蹂躪喇嘛寺及人民之損失賠償後，再談進行交涉；

（二）歡迎班禪回藏，保障青康藏的安寧；

（三）否則，青海軍隊則聯合西康方面軍隊進攻昌都，進一步威脅西藏。（詳見拙著「最近之青康藏形

勢」一文，載時事月報九卷三期）

無疑地，這個提議是對西藏一種威脅，也是對達賴的一種警告，卻使西藏代表吃驚不小而去了。

至此，達賴法王非常懷疑青海當局有推翻其政權的企圖，因為這時候，青海各個種族歡迎班禪回藏的聲浪，已經震動了拉薩的天宮。達賴爲了穩定其現政權，是堅決地拒絕班禪回藏，大有「天無二日，國無二王」之概。但是達賴非常聰明，深慮西藏人民與青海連成一氣，共同作歡迎班禪的運動，更深慮西藏發生叛變，故而決定根本與青海絕緣，且加緊其反抗青海的運動。這時，達賴的態度是強硬的，對於青海的仇視甚於對西康的仇怨。

4. 青藏和平與康藏惡化

和平絕望以後，達賴又擺開了反抗青海的行列。

當時，西藏備戰空氣的嚴重，與達賴的潑勇，證明青藏形勢的險惡已迫在眉睫。假如，青藏戰事二次開展，不僅是有擴大可能，並且有波動全部西康的危機。因為，青藏的戰局初步衝突在西康，其次是青海。同時，在西藏軍隊單獨向青海軍發動戰爭時，西康的川軍決難坐視的。因為青康軍事的連接是不能分開的，必然會形成青康合作抗藏的局面。反之，若西藏軍隊不發動進攻青康的戰局時，青康軍隊亦決不能向西藏壓迫，其最大的原因，是青康方面都深慮戰局擴大以後，使英帝國主義捲入漩渦，將來的局面更難於收拾了。

不過，達賴是不願慮這許多的，在民國二十二年一月時便開始佈置反青軍事，且有定一月十五日開始攻擊之說。至於青海當局，對於達賴的野心，在軍事上已早有了佈置。但這個對抗局面，忽然又發生了異樣地變化：潑勇的達賴，明知青軍有充分的準備，軍事上未必能操勝算；於是轉換方向，乘川省內戰爆發，西康防務空虛的時候，乃嚴重向西康開始襲擊，將巴安奪取，以觀青康雙方的態度。

本來，在「漢藏停戰協定」條約的羈絆之下，藏軍是不能越金沙江向西康侵略的，但達賴很巧妙地會奪取了巴安。事情是這樣的，西藏巨商邦達昌（註）因販有貨物一批在金沙江被劫，藏方疑慮爲巴安人民所爲，因而達賴派龍令冷巴代本率兵到巴安，聲稱清查盜匪，但兵到以後即盤據不去，並且對康定亦取攻勢威脅。這時，西康川軍大多抽調參加四川大戰，正給予藏軍侵略的機運，負有「守土之責」的劉文輝，目擊此種形勢，不僅不設法應付，且急電中央國府請求「速定對藏大計」並「制止達賴軍事行動」以爲可以推卸自己的責任於萬一。

（註）邦達昌爲達賴所經營之商號，專往來印度、錫金、西藏、西康、青海等地販賣貨物，其資本雄厚，儼然爲西藏之托拉斯。並常在印度購備運藏，可謂爲西藏達賴政府之交通機關。

事實上，西康邊防在川軍掌握之中，二十餘年以來，都如同兒戲。達賴侵略西康，自然是英帝國主義作背景，但一方面也是由於川軍以武力所造成的種族鬭爭的局面。因爲這樣，川軍對於西康失地之收復，那是決不感興趣的事。達賴也何嘗不明白這一點，他爲了再度進行攫取全康，所以便與青海方面單獨進行交涉，藉以和緩青軍對藏形勢，以便於單獨伸長勢力於西康。據當時報紙所傳，青藏的和談談判結果很圓滿，青藏和約於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簽字，青藏的敵對行動已完全消滅。茲將青藏和約原文錄下：

- （一）宋旦寺，以後佛教活佛喇嘛，由藏方辦理，青方不加干涉；
- （二）青稞寺、當頭寺，雙方均不駐兵，避免衝突；
- （三）藏若犯青，由玉樹邊界各族負安全之責；青若犯藏，由玉樹二十五族百戶完全負責。和議成後，青軍

撤退入八方寺前，被俘之百餘藏兵，全數送回。

由此項和約看來，青藏的對抗形勢是暫時地解除了，牠們之宗教鬭爭，亦是暫時地有了安全的保障。這很明顯地表明青海方面的讓步，和達賴別有所圖而促成的。果不然，青藏和約成立之後，達賴就毫無忌憚地進攻西康了。所以說，青藏諒解對於西康並沒有好處。

5. 西藏攻康之佈置

達賴非常地潑勇，他要一手扯毀「漢藏停戰協定」。在藏軍進據巴安以後，又繼續增加兵力，向雲南邊境進攻，將中甸奪取，於是康藏糾紛又捲入雲南了。要之，藏軍進兵雲南奪取中甸，是有着很大的國際背景的。現在我們要在這裏說明的，是藏軍如何奪取西康。

本來，在「漢藏停戰協定」成立之際，關於前川軍馬驢旅之部衆將大金寺搗毀及搶劫金佛的問題，已經由雙方議定：由川軍將大金寺修復，請大金寺喇嘛大金娃回住，並絕對保障以後的安全。不過因大金娃痛恨川軍，在協定成立之後，仍不回住大金寺，並藉詞要挾，以圖破壞，而達賴亦正欲於此時扯毀「漢藏停戰協定」，於是乃將大金寺的問題舊話重提，同時，西藏新派軍人及喇嘛，亦一致提出「收回失地」的口號，準備大舉進攻全康。

這時，西康邊防非常空虛，大有岌岌可危之勢。除了金沙江西岸舊有之藏軍而外，達賴并新派稽卜及出科兩代本，率兵千名開抵降達。原駐昌都之噶佈崙阿旺（新派軍人）亦由昌都啓程，親赴降達，指揮軍事；同時金沙江西岸之松卡渡亦開到藏兵千名，以大金寺喇嘛二百名（皆大金娃之部下）爲其前導，步兵馬隊俱全，均

持英國槍械，子彈亦異常充足。合計兵力共達一萬名以上，其中以降達一支最爲精勁，有大礮山礮二十餘門，皆英國新式戰鬥器械，而指揮作戰軍官，都是西藏新派軍人（親英派），其進攻計劃約分兩路：一路由康北直趨德格；一路由康南直趨巴安、理化，希冀將進攻康滇的軍事打成一片，這其中是包含着有很大的作用。

藏方在配備兵力的時候，曾有函致德格知事姜郁文，無異向康方提出「宣戰書」。其函稱：「德格、瞻化、朱倭……等地原屬藏方，近年竟爲漢軍強佔，請求西康當局，顧及漢藏友誼，將德格等地和平交還，否則，即以武力從事。」這是二十二年八月中旬的事。惟當時川康軍總指揮劉文輝因忙於川戰，無暇顧及，僅令康當局轉令姜郁文，對藏方要求，嚴詞拒絕；一面電請中央速電達賴，制止藏方的軍事行動。

姜郁文對於藏方的無理要求，也曾設法應付，并由德格渡過金沙江西岸至降達與藏軍噶佈崙阿旺及稽卜等商議和解，而藏軍仍要求將德格、瞻化、朱倭等處讓與藏方，一面又在金沙江沿岸，密佈兵力。據當時姜郁文報告西藏攻康情形大致有如下：

- (一) 達賴與班禪間之交涉，勢將破裂，班禪恐難回藏，故而達賴欲內犯示威（當然向中國示威）
- (二) 藏中現有兵力三萬餘，各地民軍並不在內；
- (三) 達賴現又派人赴印訂購槍械四千支，子彈一百七十萬發；
- (四) 藏兵前線均配備重兵，汪卡貢覺現有兵力二千，降達及拉托現有兵力一千五，昌都約有兵力一千，刻尙在增加中；
- (五) 藏方近有所謂「收回失地運動」，首唱者爲新派軍人，其目的即在向西康發展。預料本年（二十

二年)冬季,恐不免有戰事發生。

由以上幾點看來,當時康藏形勢之嚴重,便可想而知了。據當時報紙所載,西藏「收回失地運動」之目的,其一「欲將西藏勢力,展至五世達賴坐牀之泰寧。查五世達賴之坐牀泰寧,係因西藏內亂,達賴托足無所,經清廷下令,將其安置泰寧;西藏亂平,達賴即回駐拉薩。詎料藏人即以泰寧爲西藏所屬,欲以此爲得尺進丈計。而所指之德格等,雖僅向我索取三縣又一鄉,(朱倭爲鍾霍之一鄉)實際尙有白玉、鄧柯、石渠、三縣在內。蓋白玉、鄧柯、石渠及金沙江以西之同普,俱屬德格土司故地,經趙爾豐改土歸流,始折成五縣,藏人目中之德格,即指德格土司舊地也。川康軍如俯首帖耳,允其要求,則須失去德格、白玉、鄧柯、石渠、甘孜、瞻化、鍾霍等七縣,言其區域,則幾及現在全康之二分之一。以藏人之知識,而有如此狡謀,則其背後有人牽線,毫無疑義。」(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北平晨報載成都通訊)從這個記載中,我們當可很明顯地知道了:(1)藏軍所提出之要求,是在完全奪取全康;(2)在英帝國主義指援之下,欲完成「大西藏」領域的企圖。那麼,在這樣的場合之下,西康之危殆,也可想而知了!

但是,這個事情的結果又怎樣?那是我們所最關心而所必要知道的了。

6. 藏軍戰敗後的和平局勢

西康方面對藏方的要求加以拒絕以後,已無和平之可言,於是康藏戰爭又復起了。

先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藏軍將鄧柯佔領,其目的在吞併全康。據報紙所載:此次藏軍內犯,將分三路向我猛攻,以致金沙江上下,俱爲戰氛所籠罩;康軍因兵力單薄,餉彈缺乏,大有不能支持之勢。幸西康屯殖

司令唐英得報後，隨即抽調三營兵力，以鄧驥旅長爲前敵總指揮，並重調一部分川軍入康增援，在鄧柯石渠、德格一帶均有激烈戰事，形勢異常緊張。復聞拉薩政府已向英人求援，並在全藏徵兵，陸續開往康邊助戰。而昌都方面，又新運到英造機噐一大批，復派人赴西康各縣，煽動土司頭人及各喇嘛等，准其乘機驅逐漢官，響應藏軍。因此西康全區，危如累卵。金沙江上自鄧柯石渠，下迄巴安、鹽井，戰線延長凡一千餘里，前後原有兵力，實不敷分配。故而劉文輝又增派部隊，康藏戰爭勢將擴大。（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北平晨報載成都通訊）據說此次戰爭，康藏雙方相持數月之久，因川康軍劉文輝在四川內戰中失敗，故所有兵力大都退康，對於西藏方面之侵犯，較有充實的兵力抵禦，否則西康必被藏軍席捲而去。

戰事經過了數月，藏軍所佔之地亦被康軍收回。中央方面因恐康藏糾紛擴大，乃決定「對藏政策」，並令派黃慕松入藏宣撫，同時令川康軍停止進攻，與藏方進行和平談判。劉文輝於三月二十九日得行政院電報後，即派康藏交涉員德格知事姜郁文赴降達與藏方交涉，大致總不外是注意於大金寺、大金、結問題的解決。幸好這次的交涉，尙很順利，於五月十七日雙方正式簽訂和約，其原文共十二條，計如左列：

條：
(一) 上年川提條件協訂漢藏和好，已屬一家，惟安置大金尙未辦結，由雙方協議，妥定安置辦法，如左各

條：
(二) 大金未安置前，雙方爲免誤會，所調部隊，自五月十七日起，至六月六日止，雙方各派員監視，同日向後方撤退，前方應駐兵數地點，照前岡拖條件所定辦理。

(三) 大金寺應委堪布，由本寺公舉大德、孚、衆者二人，一爲堪布，一爲協助，取得漢方同意後，由達賴佛委

任之，並由漢方加狀委任，但只管理寺中教務，不得干涉行政及其他事務。

(四)大金寺廟，由漢藏政府派員督率修復。

(五)大金寺所有土地，一律發還，自由耕種，按畝納糧，照章支應烏拉。

(六)大金寺與西藏各喇嘛寺相同，謹定黃教清規，西康政府對於該寺與康定各寺，同等待遇，同樣管轄。

(七)大金僧民回後，凡屬藏民，政府不咎既往，概許自新，奉公守法，與康民一體待遇，惟不得干犯法紀，否則仍應依法處辦。

(八)大金將自有槍枝，除繳存公家，許公家覓售外，特准留用九十支，由公家按碼編號給照，如欲攜帶出外，屆時應呈報地方官核准後，始得攜帶。

(九)大金娃應與公家具，永不滋事切結，所有從前與該寺有嫌隙者，由公家解釋，各具彼此不得尋仇報復切結存案，用息爭端，而消隱憂。

(十)大金娃安置後，所有漢藏雙方應須商洽之事，仍遵岡拖條件所定，由中央同達賴佛解決之。

(十一)本辦法各報本政府存案實行。

(十二)本辦法如有疑義，以漢文為主。川康邊務總指揮部派出交涉善後坐辦德格縣長姜郁文，西藏達賴佛派出三大寺藏政府代表覺吉向讓，漢方翻譯黃吉華，藏方翻譯殷文庫。

此約訂立，算是大金寺問題的餘波完全風平浪靜了，而康藏戰雲亦可暫時地烟消雲散。可是康藏糾紛底根本所在癥結，依然還是未得解決。

事實上，此次康藏的糾紛，完全是一種暫時的，其促成很迅速地解決之原因，若分析起來，則不外以下數端：

第一，達賴在未攻西康之先，嘗與青海方面修好，其本意原在使青海對此次康藏糾紛，最低限度不加干涉。殊不知青當局馬步芳以達賴攻康，其野心太大，青康壤地毗連，藏軍進攻西康，青海不無唇亡齒寒之感，當向藏方前線各軍提出嚴重警告，謂西藏侵略西康，青海決不能坐視。是達賴之願望第一步即失敗，故不能不退讓。

第二，川康軍劉文輝因四川內戰失敗，其所部完全敗退西康及川邊各縣。劉文輝恐藏軍深入，彼即無立腳之地，故而所部奮勇作戰，藏軍遂不能敵。

第三，中央確定治藏方策，並派專使黃慕松入藏宣撫，達賴於此時，勢有靜觀變化之必要，故而願和平與康方解決糾紛。

第四，達賴侵康有英帝國主義背景，英印之計劃欲西藏軍隊奪取雲南之中甸，進而伸入滇西，與英軍進行雲南班洪（野人山）之軍事聯成一氣，殊知藏軍攻中甸後，旋又失敗，故而英帝國主義不得不改變計劃。有此以上數原因，康藏糾紛算是「和平解決」了。惟這樣地「和平解決」來日方長，糾紛正多着哩！

第三節 英國侵滇之過去和現在

康藏糾紛的發展，決不是一種單獨的發展；無論是昨日或今日，甚至於明日，牠底發展，都是與雲南問題有關的。擴而言之，甚至與整個中國西南部邊疆問題都是有關係的。

說到雲南，有的人只知道牠是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根據地；中國所有毗連印度支那的領土，例如廣西

及廣東的西部，早已被法帝國主義認爲「勢力範圍」；同時在廣東，有個廣州灣也是牠的根據地。但是，就不知道在雲南除了法帝國主義這一勢力外，還有英帝國主義的勢力在積極謀發展。

尤其是與康藏問題非常有關係的雲南問題，無論在何種情勢之下，都不可將牠分開來談，所以我認爲：在目前對於英帝國主義侵略雲南的問題——新興侵略勢力之參加——實有最雄辯地說明之必要。不然的話，我們對於中國西陲邊疆之危機，決難看出牠底嚴重意味來！

關於英帝國主義侵略雲南的問題，如爭奪天然屏障也，滇緬疆界問題也，在前面已經詳細地說過了。在這裏所要說明的，是昨日和今日形勢之進展——以前所談的是問題之因，現在是由因產生出的果了——及英帝國主義侵略雲南之背景。

關於這一點，我想作以下的說明。

1. 英人侵滇之背景（政治的）

凡是一個事件之發生，一個問題之由來，必先要瞭解其對象與背景，然後尋出其主導原因，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英帝國主義對於雲南的侵略，也是有牠底背景的。關於這一點，我想將牠分作政治的、經濟的兩方面來說明。現在我們首先從政治方面來說：

（一）控制揚子江流域 英帝國主義最初同中國發生關係的，僅限於廣東一角，而廣東的優先勢力又早被葡人奪取，於是不得不謀新的開拓了。結果有了鴉片戰爭的發生，於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有南京條約的訂立，一方面長足地在廣東發展——割香港島，後於咸豐十年續割九龍；一方面盡力北向，以揚子江流

域爲其發展對象。——以上海開港爲發展的初步。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的訂立，英帝國主義爲發展其對華貿易起見，規定開放江、並關漢口、九江、南京爲通商口岸。此後各種條約，英帝國主義無不竭力注意揚子江流域。如宜昌、蕪湖、安慶、沙市、萬縣等之開爲商埠，大通、湖口、武穴、漢口等處允許停泊船隻，以及關稅的協定，子口稅的限制，海關管理的參預，其目的均在揚子江流域之開發。在英帝國主義眼中看來：(1)揚子江之富庶，原料出產的數量以及貨物消費的力量，是很可以滿足其慾望的；(2)揚子江因交通便利，略事經營，即可爲英國未來最大而最進步的市場。這兩項原因，都是英帝國主義固有的三〇政策。現在牠對於這個政策，絲毫也沒有任何變更。事實上英帝國主義爲了三〇政策的實現，必要使其在中國的勢力從廣東一直打通揚子江流域，再與四川、西康、西藏成一連環，所以數十年以來，牠都以全力保障揚子江利權。雲南雄據長江上游，地勢高險，有居高臨下控制長江流域的形勢，故爲了控制揚子江之成功，雲南之取得實爲必要的，所以說：「雲南據各省之上流，有倒挈天下之勢。由雲南入川，則據長江之上流，過貴州至黃平、沅江，以達湖南，可以左右北方。若夫東走廣西，沿西江而下，則又可據珠江流域。」要之，英帝國主義欲其勢力從廣東打通到揚子江，那麼對於雲南之奪取，無論在地理意味上說或從政治的意味上說，都是必需的。

事實上英帝國主義早已有了此種見地，由此可知英帝國主義之覬覦雲南，而必要從實際方面下手者，是決非一日的了。

(二)與法俄對峙 自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殖民勢力銳減後，英法兩國又繼起，牠們在亞洲的印度對峙，在新大陸也發生衝突，結果英國獲得首先勝利，而壓倒了法國殖民勢力之發展。但在一八八六年，英滅緬

甸，法吞越南，兩雄又角逐於中亞細亞，都有攫取雲南的野心。結果，法國用法郎來將滇越鐵路完成，自昆明直達越南河內；法國陸戰隊便可以從海防直入昆明。而英國深慮雲南爲法人所囊括，也計劃用金鎊來填築滇緬鐵路，一方面可以分得雲南省一半邊的寶庫，一方面可以阻止法帝國主義之北上，侵入長江流域。

雖然，對於中國西南之分割，英法卻有着協調政策爲根據，謀共同利益之開拓。可是，如果法帝國主義要將雲南獨占而排斥英帝國主義之參加時，或利用在雲南之優勢以打通四川及揚子江上流，那卻又與英成衝突的形勢了。所以在雲南的爭奪上，英法的利害關鍵，仍有不少的對抗意味。

英帝國主義除了與法帝國主義對峙外，在中亞細亞更與蘇聯成爲對立形勢——這個對立形勢，是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形勢。英帝國主義與蘇聯的對立，關於新疆問題的意義較爲濃厚，至於與雲南所關聯的，英帝國主義不過是藉此以謀牽制蘇聯勢力在華之發展，換言之，英帝國主義要絕對保障牠自身在華的優勢。據聞一九三四年法蘇間有了法蘇不侵犯條約的簽立，法要求蘇聯對於印度支那殖民地反抗運動停止資助，此即露骨表明法蘇在中亞細亞之妥協，而蘇聯亦藉此牽動英國吧了。因爲這一點，英帝國主義實有加緊進攻雲南之可能與必要了。

(三)與緬甸西藏毗連 在地理上，雲南與西藏高原之東南相連。雲嶺（在瀾滄山與金沙江之間）橫貫其北部，橫斷山脈自西藏南走，以入越南。其河流則有怒江、金沙江、瀾滄江三巨川，經行橫斷山脈之中。英帝國主義爲要保障緬甸屬地及西藏「勢力範圍」之鞏固，必要軍事上有密切的連絡。那麼，佔領與緬甸、西藏毗連的雲南邊境，實最爲必要的了。因爲取得雲南邊境以後，不但進可以長驅直入，進兵中部，毫無阻礙；即退亦可以回

守緬境及西藏本部。以滇邊險惡爲憑倚，奪得地理上的險要，爲政治侵略的先聲，英帝國主義早已對於此點，感到極濃厚的興趣了。

如果我們找出英帝國主義侵略雲南的證據，也是很多的。特別是，英帝國主義在加緊進攻西藏的時候，牠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對於雲南之侵略。假如西藏被英帝國主義佔領了，則法帝國主義對雲南的政策必會全部改變；但是假如法帝國主義先向雲南採行強硬政策時，那麼英國唐寧街必大大震怒。英法早在这方面，成爲一種互相牽制，互相顧忌的連鎖了——所謂帝國主義互相協調作用，也大抵是如此而已。

在唐寧街的英國政治家那人看來，雲南是緬甸與印度支那間的緩衝地；暹羅也是印度支那與緬甸間的緩衝地帶，毗鄰印度支那的一半暹羅領土，已被認爲法國的勢力範圍，至於毗連緬甸的部分，自然是英國勢力所在。但與緬甸、暹羅及印度支那互相毗連的雲南，以作爲中亞細亞緩衝地帶看，牠（雲南）是應放置於英國統治之下的。關於這個話，在唐寧街已說了多少年，由此一點，我們就知道：英帝國主義對於雲南的侵略，是決不會因了有法帝國主義的牽制而放鬆了的。

2. 英人侵滇之背景（經濟的）

單以政治關係來說明英帝國主義侵滇之背景，那是不充分的。要知道：帝國主義的政治侵略，是根據經濟背景而來的。所以我們要以經濟關係來說明英人侵滇之背景。

在英帝國主義眼中看來，西藏、西康、雲南是最好的市場，及過剩資本之投放地，原料供給地。有的人，以爲雲南是荒僻之地；其實這個地方實是未開發的處女寶庫。物產豐富，農林鑛產，無不應有盡有。不過因爲僻處邊陲

之故，外間多不明真相吧了。我們根據數年前美國駐滇領事耶科勃 (Teag) 之報告及其他方面的參考所得，可將雲南物產豐富之事實，提供如下：

(A) 農產 可分為穀類與其他農產物兩項述之：

1. 穀類 雲南土地適於耕種者有六百四十萬英畝；(每英畝合中國六畝) 據雲南工務局 (Bureau of Industries) 統計，雲南穀類年產六千萬英石，(Bushel 每英石合中國二斗) 其中以米產為主。雲南十九縣中，(按雲南全省今有一百零二縣) 產米者三十五縣，年產可三百四十六萬六千英石。豆類次之，僅為二十四縣之主要出產，年產一千三百三十四萬英石；麥為中部之主要出產，年產三百五十五萬英石，其他高粱、芝麻等年產八百五十五萬六千英石。

2. 其他農產物 就中統計者凡三項：(1) 砂糖，雲南屬熱帶氣候，故有甘蔗出產，所產甘蔗年可製糖八千九百八十二噸；(2) 棉花，年產一百三十二萬磅；(3) 菜，年產三百八十八萬八千磅。

(B) 鑛產 雲南地處高原，山脈重疊，鑛物蘊藏頗富，就中以銅、錫、鐵及鹽為特產，茲分述於後：

1. 銅鑛 雲南銅鑛產額最盛為清乾隆、嘉定年間，每年產量不下七千噸。著名產地為湯丹、茂麓、落雪等地。但自民國四年以後，產量漸減，年產七八百噸；在民國十年時因道路阻塞，年產僅三百餘噸，不及乾嘉時代二十分之一，從前產量豐富時，運銷全國，今則僅供四川。但現在四川所用滇銅也很少，大多採用洋銅，就是雲南騰衝一帶，亦購用日本銅板，這種減少的原因，並非地下層蘊量已窮，而是未能運用新的開採方法之故。

2. 錫鑛 錫為雲南之特產，自元代採掘至今，鑛量仍稱豐富。年可產七千餘噸，占全國產額百分之八十

七，大部分銷美國，價值約三百六十萬美元，爲滇省最重要的輸出品。現今著名的產區爲巴拉格、黃牙山、灣子、老城門洞、小坡門洞、竹林山、耗子廠、天生塘、花札口、礮王山、晒魚壩、雞心腦、梅雨村、冒天井、金釵坡、松樹腳、老寨坪、石門坎、坪子、菜園、長冲、野雞洞、破山礮、鼓山、半坡等處。現時廠所共有九十三處，多係私人經營。今日雲南輸出鑛產物中以錫爲最多，占百分之六十以至八十五。

3. 煤鑛 雲南產煤區亦廣，就中煤質佳良，有凝結性，可用爲製煉焦炭原料；其產區以崇明、宜良、陸良、彌勒、霑益、宣威、鹽津、平彝、綏江、阿迷、魯甸、巧家等縣爲最著名。此等煤區，煤田最廣大，延長達數百公里，煤質良好，不下於江西之萍鄉。其他烟煤、褐煤、柴煤，所在皆有。

4. 鐵鑛 雲南鐵鑛，幾乎無處無之。不僅產量豐富，鑛質亦良好，可用爲製鋼原料。產區有礮山的水晶廠、十字廠、野馬洞、塔冲、左山、昆陽之六期、法古甸、石礮河、天井山、老蔣河、料草壩、老觀井、楊柳河，及南路之左廣、菜子溝、落沼山、核桃溝山、小美泉山等處。年產約萬噸，均開採不得法。

5. 鹽井 雲南之鹽井，計有黑井、元水井、阿陋井、白井、喬后井、喇雞鳴井、雲龍井、麗江井、磨黑井、石膏井、按抱井及香益井等十二場。產量方面以元井、磨黑、喬后，按抱四處爲最豐富。據調查：雲南之鹽業，均由政府專賣，每年實產五萬三千噸，產鹽地共三十七處。其中除私人委託經營之九處外，餘由鹽務署管轄。

除此以外，他如銀、鉛、鋅、銻、鉛、石、硫、黃、石膏等，也爲未開發之寶藏。假如大家認定遼吉、黑爲中國東北部之寶庫，新疆爲中國西北部之寶庫，那麼雲南則爲中國西南部之寶庫了。雖然這一座寶庫，中國自己死守着許多年，不知道開發，但久已爲法英兩國所垂涎，早有攫之以爲已有的野心了！法帝國主義對雲南之侵略，修築

一條滇越鐵路，其目的即在吸收和開發這許多的富源；而同時對於雲南具有領土慾望的英帝國主義，牠是隨時都在躍躍欲試地準備動手。是的，英帝國主義的企圖是想在某一個時候，南北張弓地：一隻手攫取雲南，一隻手握得西藏！這樣地，英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侵略之收穫，比較日本還要勝利得多呢！難道這一點，原是從海盜化身的英帝國主義，牠不會不動心麼？

3. 片馬事件之回顧

關於英帝國主義侵滇的事實，我們在前面所談之中英滇緬疆界糾紛之中，本已可以完全窺見。現在，我們更要從昨日和今日之一般形勢上，指出英帝國主義侵略雲南之「既成事實」，如片馬之侵略，江心坡之侵佔，野人山之奪取等均是。

現在，我們就依照程序來說明，先說片馬事件。

(一) 片馬地位之重要 所謂片馬，即為雲南之內戶；蓋對野人山為雲南外戶而稱也。本來，英帝國主義侵滇的目的在奪取野人山，然而為何首先奪取片馬呢？華企雲先生有云：「則以片馬在野人山之東，片馬為所屬，則野人山亦可不勞而獲也。」由此可知英帝國主義侵略野心之深謀遠慮了。據可靠之記載：片馬位於野人山之東，在北緯二十六度，北京經線十七度五十分之間；廣約百里，北以板廠山界於麗江，維西，西界派賴土司，西南界茨竹土司，距保山縣城二百八十里。片馬自元併大理國後，隸屬於雲龍甸，明屬於茶山土司；清初屬於騰越，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歸併於永昌府保山之登埂土司。

(二) 地勢及形勢 片馬地方介於四山之中，一小江流灌其中；所謂四山一水者，則因板廠山在東，姊妹山

位於南，扒拉大山綿亙於西，高黎貢山則縱貫於東，而恩梅開江之小江則貫穿其間。小江發源於板廠山，南流轉西，而西北匯入恩梅開江。

(三)屬於中國之確證 據明史載稱成祖永樂二年(一四〇四)頒給茶山長官司信符金字紅牌，八年(一四一〇)長官遣人貢馬，宣宗宣德五年(一四三〇)長官司奏：「滇灘當茶山瓦高之衝，蠻夷出沒，民不能安；通事段勝頗曉道理，能安人心，乞置司以勝爲巡檢司。」從之；置滇灘巡檢司，此屬中國確證之一。入清，於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時，他戛野夷作亂，段其光、段其輝兄弟平亂有功，遂得鎮撫茶山。自乾隆至光緒，土司設卡於岡房，其地盛產杉板，每杉板十塊，抽一作土司用。土人每年上登埂土司門戶稅三錢，皆有登埂土司印飛可憑，此屬中國確證之二。積此二端以觀，即可見片馬之屬於中國，誰也不能否認！

(四)英人進據片馬 英人侵略片馬的原因，在據野人山而通入西藏；因是藉口於滇緬北段界務之未清，迭次與中國交涉重勘疆界。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九月十九日，英使會照會外部，請共同派員勘查地勢，以便和平了結。是年冬，中國政府派迤西道石鴻韶與英領烈敦會勘界務。殊不知石鴻韶竟誤會「現管小江邊」一語，自尖高山勘起，過狼牙歪頭山、張家坡，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向東轉北，直勘至小江源而抵板廠山（爲高黎貢山之支脈）於是名正言順之以高良工山爲界者，英人竟欲移之高黎貢山。英領烈敦以石可欺，竟欲由尖高山，過狼牙山、磨石河頭、搬瓦丫口、姊妹山、大丫口、茨竹丫口，直上高黎貢山嶺北往西藏。若照此劃分，則片馬、崗房、魚磧、茨竹，派賴各寨均須歸入緬甸，因土人不服，結果糾紛擴大。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英國公然派兵二千名，實行強佔片馬；於十二月初三日進據片馬，隨即駐營上片馬（片馬分上下片馬）沿途設礮立營，以圖久居。斯

時，滇督李經羲準備以武力解決，但經政府阻止。而宣統三年正月，滇督又電稱英兵於高黎貢山嶺最高險處，分築砲臺，電光遠射，照及怒江渡口。推其用心，顯然推翻光緒二十八年中國公使薛福成與英外部訂約簽字的地圖成案（指明高良王山山脊爲界）而強指高黎貢山爲天然界限，總計圈入英界的土地，不下數百里！嗣後幾次交涉，毫無效果。民國元年八月間，英帝國主義者更得寸進尺，乃於片馬，徧布警崗，雖由中國外部向英嚴重交涉，而英則藉詞推宕，毫無端倪。民國二年十二月，雲南唐繼堯電告：「片馬頃來英兵五六千名，分路進兵，一由帕跌河，卯照，老窩之稱憂，一由上片馬過石炭河，魯登，登埂，大庫，一由明光出騰越。」是則英帝國主義又有南窺騰越之模樣。後來歐戰爆發，英兵乃自動撤退，西南邊境得暫時平靜無事。但歐戰告終，英帝國主義野心又起，緬甸政府竟將片馬改稱爲庫陶（Chau）縣。又據騰越道尹調查聲稱：「緬政府在距片馬約三十英里，向歸中國明光土司所轄之拖角地方，設立拖角廳，置行政官，管理片馬一帶；由拖角廳在片馬徵收戶稅，平治道路，私立界樁，修築營壘，設兵駐守。」按此情形，英帝國主義已將片馬實行強佔，併入拖角廳治理。（此據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省長唐繼堯復駐滇英總領事照會）唐繼堯因照會英領，請英國撤退軍隊，各派大員，按照條約地圖成案指定界線會勘尖高山以北至扒拉大山爲止之一段界務。但英領事則竟置之不理，所謂片馬問題終成懸案。而英帝國主義之強佔，則爲「既成事實」了。

4. 江心坡事件之回顧

片馬問題尚未解決，江心坡事件又發生，這是充分地證明英帝國主義對滇侵略野心，是得寸進尺，得尺必進一丈的。所謂江心坡者，即在野人山地方。所以說英帝國主義侵佔江心坡，即無異奪取了野人山。現在根據實

地調查者之報告及參考所得，將江心坡之地勢及英帝國主義對其侵略之經過，簡單地說明如下：

(一) 江心坡之地勢 查江心坡位於滇省西北隅，形如殭蠶；東南與滇邊連界，西北與西康相接，可入西藏；西南與緬甸連界，為滇省重要門戶！其地為古之懿夷地，自古不通英緬。土人傳言三國時孔明征南到此，有明王驥三征麓川，亦曾三抵其地。現在肯都、木襍、拱老、三處古蹟尚存；後則僅有少數商人冒險其間，而政府方面則鮮有問津者。據可靠記載：江心坡命名之由來，以其東南有恩梅開江圍繞，西北有邁立卡江（即邁立開江）包圍，四面皆江，故得此名；而土人則呼曰邁卡，籠言金沙江以內地之意。全坡面積縱橫二千餘里，純為大山脈所結成；層岳疊嶂，似無平原；山勢則險峨崢嶸者有之，蒼翠秀拔者有之；而內中河流亦不可勝數。滇人多認此為西南防之生命線，若江心坡失陷，則西南危在旦夕。

(二) 英人之文化侵略 自從英帝國主義佔據片馬以後，即從事於江心坡之侵略，不過在無形之中，為大家所不注意吧了。在最初，江心坡附近密支那之英人，設法誘引該地青年土人入彼野人學校，或充當其軍隊兵役。畢業學校後，擢充教員，言語相通，漸形接近。土人既受教育以後，間亦有傑出人才出現，供英人之利用與驅使。英帝國主義即以「夷化夷」之政策，使之自然歸附，用心之險，由此可見，此即為第一步之文化侵略。一九二〇年時，英政府令測繪生孟沛（緬人，其緬名曰哥武沛）攜帶槍枝及土人所好什物入內結納，以便沿途測繪地圖；所到之處，凡內地一山一水，一邱一壑，以及僻壤小村，戶口人丁，悉載無遺。此圖於一九二二年繪成，英政府發現坡內金沙、食鹽、蘊藏豐富，更加以地勢上北接西康，西通西藏，東屏滇邊，誠中緬交界之要區，為深入中國腹地之重要關鍵，於是更增加英帝國主義奪取江心坡的火熱了！

(三)進兵佔領 英帝國主義在未佔領江心坡之前，牠的侵略方法，是利用土人酋長，勸之歸英。一九二六年冬，英政府派巴那入坡總管，由密支那大營發哥爾卡兵三百名，運輸輜重牲口二千五百頭，分三路向江心坡進兵：一由石灰卡經恩梅開江而進；一由歸叻經大金沙江而進；一由林麻進大金沙江，此外於拖角、片馬、昔董、拱路、卜瓦、坎底分駐防軍百人，林麻、歸叻、崩弄蚌、木梳足等處，分駐援軍五十名。佈置就妥以後，即分兵前進。土人得知英兵到來之後，以此為中國領土，必有漢兵來援，故而召集土人數人謀暫時之抵禦，曾在羅孔、夏地方創敗英軍。後來英兵不敢前進，乃派土人之受教育者，入內鼓吹，告以此非中國領土，必無漢兵來援，土人被此種愚弄以後，遂完全歸降，但是英兵仍恐漢兵來援，仍不敢前進，積延五月之後，始達肯都樣，而將全部歸於英帝國主義淫威統治之下。

(四)侵奪治權 英兵深入江心坡以後，尚不敢以武力統治，其最大原因即恐激起土人之反感。故而一九二七年春，又將兵撤回密支那，以圖再舉。後來，英帝國主義果見中國政府對此事件並無動靜，乃令巴那及勒乃二氏入主其事，並發哥爾卡兵二百名，輜重牲口一千五百頭，於一九二七年冬分路進兵，由歸叻西上，僅歷四月而將全坡佔領。英帝國主義佔據江心坡以後，藉扶助弱小民族及解放奴隸為口號，在坡內調查戶口，編製門牌，設立縣治於格仔土，置行政委員二人主持；紮營盤一座，屯兵二百名，設藥房及電信二局；並於木勺、夏設一縣佐，置行政委員二人佐理，立營盤一座，置兵百名，設藥房及電信二局，而以兵艦一艘巡弋於歸叻、崩弄蚌兩江，至此江心坡治權遂全入英帝國主義之掌握中了。

自英帝國主義佔領江心坡以後，當地人民以無漢兵來援，乃派代表董卡諾、張藻札二人於民國十七年冬

至騰越請援。騰越官府及民衆以片馬一帶，中英國界問題迄未解決，現江心坡又被佔領，該地人民既有自覺表示，自應根據民意以求解決，因特公推滇緬界務研究會代表謝焜等三人於民國十八年四月間，赴京向國府請願，其呈文如左：

「滇緬界務研究會代表謝焜、周從康、劉紹和呈爲呈報英人進兵江心坡，懇請嚴重抗議，以重國防，而固邊圉事。竊查江心坡位於邁立開江與恩梅開江之間，卽舊里麻長官司地也，詳載明史、雲南通志、永昌府志、騰越州志。地廣千里，上通衛藏，明永樂六年設置，尙有明印照信物，及清傅恆所給票據、衣甲、槍礮，並清末李根源所給札令等，存該地山官處，可資憑證。該地各人設有專詞，崇奉諸葛武侯及明兵部尙書王驥。土人常至騰越各寨貿易，與漢人接洽，自承爲漢人子孫，姓氏風俗，民情信仰，均與漢人相同，據此則江心坡實爲中國之國土也。英人既覬覦其富有，更醉心其形勢，久欲鯨吞該地，使緬印連爲一氣，用爲侵略川滇之根據，始則侵蝕邊土，繼則深入腹心，以肆其蠶食之謀。民國十五年秋，乘我不備，實行進兵侵略，收買山官，希圖實現其侵略計劃，其用心之陰狠，可謂極矣！幸土人深明大義，不甘屈服，多有不惜死力與之抗拒者。英人既被抵制，乃焚燒山寨，並擄去不甘屈服之山官十一員。土人受此壓迫，莫不痛恨切齒，憤不欲生，派人至騰衝，請求騰越道尹聲援。職會會員籍隸騰越，壤土相接，見聞較切。英人竟敢任意進兵，侵入境內，苟不及時奮起，共謀抵制，則恐滇川藏各省，將以次淪爲英國之殖民地，步緬甸之後塵。亡羊補牢，噬臍何及？故特組織滇緬界務研究會，入會者千餘人，藉考察英人侵略真象，並協籌抵制之策。乃於十六年秋派熟習該地民性之會員前清附生曩映川及隴川山官張藻坎、張藻辯入內調查英人侵略情形，並慰問

土人所受焚殺苦狀。江心坡各寨山官集議公派全權代表董卡諾、張藻札二人來騰請願，攜來土人木刻及信物，偕彝映川同來，不幸彝映川因勞苦過度，病沒於途，由張藻坎、張藻辯帶之同來，向騰越道尹趙鐘奇呼籲，懇請提出交涉，制止英人進兵，並向職會啼泣陳辭，縷述英人進兵情形。辭語迫切，凡有血氣，莫不義憤填膺，痛切剝膚。竊以江心坡既自昔即為我國土，其人民亦我民族之支分，我以護全領土計，自應出為保障。且英人隨意進兵，蔑視我主權已極，若不早行提出嚴重抗議，任其肆行無已，則江心坡旦夕將非吾有。惟茲事關係國際交涉，非騰越一隅所能解決，職會得騰越道尹同意，公舉焜等為代表，跋涉萬里，晉京報告英人侵略江心坡事件，懇請政府從速向英政府嚴重抗議。其要點如下：

1. 屯駐該地之英國軍隊，不論多寡，須一律退出該地，且須保證不再有任何含有侵略該地性質事件發生。
2. 英人擄去坡內之山官十一人，須早日釋回，以尊重中國主權。
3. 以後凡屬中國邊圍或中緬未定界內，英人不得任意進兵。

以上諸端，事關國防要務，邊土安全，莫待英人經營得手，始提出交涉，則羊入虎口，不易取出矣。（下略）

代表入京請願後，此事始震動全國，一時全國人士頗形憤慨，英人見中國態度強硬，駐騰英領事乃向騰越道尹作非正式表示，謂英國政府願將片馬交還中國；後來又表示願自動交還江心坡，此不過緩和當時之空氣，惟此事現已過去數年，一般人早已將牠置之腦後，所謂片馬，所謂江心坡，早已在英帝國主義經營和統治之下，成爲一完好的殖民地了！

5. 野人山事件之回顧

片馬江心坡問題尚未解決，野人山問題又發生了。

野人山事件發生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而在數月之後，始為國人所注意。但一般人只知英兵如何侵佔班洪（即野人山）而不知英帝國主義為甚麼侵佔班洪？班洪究竟在那裏？牠是如何地重要？從時間上說起來，此事件又已成為過去的「既成事實」，可是將這個事件能夠充分瞭解的又有幾人？現在，我要對於這一件事，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一）班洪之形勢 關於班洪之重要，我們在前數章已說得很明。其地勢介於雲南、西康、西藏、緬甸、阿薩密之間，東界蘭坪（即舊維西之蘭州），騰越，西界英領印度直轄州之阿薩密，南界八募、孟拱；北界西康、西藏；其經緯線約起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半，北京西經十九度至三十三度有奇。查班洪之地，即葫蘆王地；而葫蘆王地，原有上下之分：下葫蘆王地所屬之班況等地，過去訂立滇緬疆界時，已允劃歸英緬；現所存在的，僅上葫蘆王地。其他偏居雲南西南隅，在公明山的西北，西與緬甸接壤，東界雙江，北接孟定、耿馬，南鄰瀾滄、孟連，地廣數千里，人口近百萬，氣候溫和，土地沃腴，物產豐富，金銀礦產尤多。英帝國主義侵佔片馬、江心坡時，即有心攫取葫蘆王地，將滇省藩籬撤盡，以備將來取得雲南之統治。

本來，在片馬、江心坡未失陷以前，班洪即為英人竊為己有，不過未經中國明文承認而已！其地位之重要，誠如姚文棟所言：「若使野人山為英所得，則長驅而入雲南，有高屋建瓴之勢，而雲南危若累卵矣！」由此一點，可知班洪問題之重要了！

(二) 英人侵佔班洪經過 班洪地位有上述之重要，但並不為中國政府所注意。事實上班洪被英竊佔已久，決非今日始！不過今日英人始用武力以取得班洪，而便於將整個葫蘆王地完全統治吧了。（詳見拙著「班洪在西南國防地位上之重要」載前途雜誌二卷七號）據報載：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突有英人七八名到達班洪，召集土人秘密開會。及十九日，遂發現英兵約二千餘人，各持器具到達。凡到之處，即開築汽車道路，並修建班洪鐵橋。又據報載：英人取得班洪，乃係利用回民馬美庭作漢奸，煽惑土人，為英人侵上葫蘆王地之先鋒。事先，英人曾以小恩小惠結納葫蘆王，惟葫蘆王不從，故有武力壓迫之一幕！

由此可知，英帝國主義侵略葫蘆王地的方法，是與侵略江心坡的方法完全一樣。但是在問題之性質上，班洪之被佔，確又較之片馬、江心坡問題嚴重得多了。雲南民衆外交後援會宣言，對班洪問題之重要，以及英帝國主義侵略的苦心積慮，有精確之論斷，茲錄其要點如下：

……查班洪為我領土，富有五金各礦；英人垂涎，為日已久。前此所以逡巡遲徊者，徒以葫蘆王內向情殷，不受籠絡；近則圖窮七見，利用漢奸，遂不惜明目張膽，憑藉武力，肆行侵據。竊班洪地雖一隅，關係吾國之領土主權，實重且鉅。應付之方，惟有懇請政府，嚴重抗議，據理力爭；責令英兵先行撤退，並停止英緬人等在該地之一切活動，免致發生意外，釀成重大糾紛。而永久之根本解決辦法，則在懇請政府，速與英人勘界。蓋經勘界，則拖角問題，片馬問題，班洪問題，移樁問題，私樁問題，以及已定界，未定界之一切未了問題，均可得一解決。否則英人陰柔蠶食，其禍不亞於日人之強暴鯨吞。蓋既得拖角，乃進而佔片馬；得片馬，進而佔班洪；若得班洪，則將進而據拖西各縣，不下十年，吾滇或將為東北之續，言念及此，不寒而慄……

看了以上的宣言，可知班洪問題之重要，即英帝國主義對雲南之逐步侵略，乃爲一種有計劃的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如何與英劃立疆界？下葫蘆王地既早已被英人割據，而上葫蘆王地（班洪）亦事實上早被英帝國主義侵佔；若言重勘緬界，英人必以緬界不清，要求整個將上葫蘆王地勘入緬界，以高黎貢山爲天然界限，完成多年陰謀擬奪取野人山的計劃。如果這樣一來，整個的葫蘆王地（班况、班洪）算是完了，同時片馬、江心坡亦無形中完了！我們只要看見歷年英帝國主義侵略滇邊的往事，逐漸進展的情形，真令我們不寒而慄了！

第四節 昨日之西藏政局鳥瞰

如果明瞭了康藏糾紛的發展和英帝國主義侵奪片馬、江心坡、野人山的問題以後，而不明瞭西藏問題的本體，必然會錯誤的。所以，我們在分析西陲邊疆昨日和今日的形勢當中，必要對於西藏問題的本體，作充分的認識。

關於西藏，從政治地理上的觀察，我們已在前面說過了。現在，我們更要對於西藏的本體——即西藏的政局，作一個具體的觀察。雖然這一個觀察，在目前西藏的情況說來，已成爲過去的事，但如果不能明瞭昨日的情況，又如何能明瞭今日和明日之事呢！

1. 西藏的政教合一

要明瞭西藏的政局，必須對於西藏「政教合一」的獨裁者——達賴喇嘛十三，有充分的認識。雖然，現在

達賴十三世已經死去了，但他對於西藏前途之關係，卻決不是死去的事實啊！

達賴喇嘛不是別的，他是西藏上戴轉生繼位的教王，日人則稱爲專制的教王君主；英人則稱他爲世界上唯一之獨裁政治者。其地位實高出於羅馬教皇之上，是神與王合而爲一，即我們所謂的「政教合一」。藏人稱達賴爲陳寶治（Chen-resi）意爲救世主，即 Lord of Mercy 之化身，爲西藏保護之神人；彼握有人民生命之權力，又爲他世再生之主宰。所以藏人稱達賴，「彼爲此生之主宰，又爲後世之最高權威者。」真正的獨裁政治，即基於此點。

在「政教合一」之下，達賴喇嘛的權力，是無限制的。在宗教方面，他簡直是唯一的教王，全藏大小廟宇尼庵，都受達賴的領導。內有數大寺，且領有大量之地位，並制定寺院法（Monastic Justice）以裁制僧侶及人民。此數大寺有大學宗教的最高學府之稱，如色拉、德寶、細、噶爾丹（Sara, Drepung, Gruden）在西藏有「三寶座」之稱，爲西藏三大學術之中心，即所謂的三大寺。此「三寶座」之至上，便是達賴喇嘛了。

達賴的地位，不僅是一個無上尊的法王；並且領有全藏的統治權，他管理一個政府。這個政府，有一藏王，藏語名「司倫」；「司倫」原來是代替達賴喇嘛掌握政權的，一切被支配着。在「司倫」之下，有兩個重要機關：一個爲「噶廈」，一個爲「譯倉」。「噶廈」之下設四「噶龍」，稱爲「外四大臣」，管理一切政務，無異內閣。「譯倉」之下設四「大中譯」，稱爲「四大臣」，專管「孜仲」（即僧官）。「外四大臣」是治事的，並無嚴格的部科權限之劃分。在「外四大臣」以下，復有管理財政、民政、軍事的，名目繁多，此不備載。此外又有「郵電局總辦」、「機器局總辦」等等，此處亦無贅述之必要。總之，達賴法王實有雄大的政教權，彼一舉一動都關係

重大。

在前輩的達賴（十三世以前）不是這樣的。至十三世的達賴，才有這樣無上的權威。不過，這種無上的權威，不是永恆的。按西藏的傳習，第十三屆達賴喇嘛，算是這系統中最後一位——而現的達賴喇嘛（已死）又齊巧是第十三屆。如果照這個傳習來說，十三世達賴死後，便不繼續轉世了。那麼，往後西藏政制，又將如何變革呢？要談到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因為這個關係於西藏的前途了。

2. 達賴的外交政策

達賴喇嘛把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權以後，對內，則在「政教合一」的運用之下，實行其個人獨裁專政。至於對外，達賴是非常奇怪的，他的一切都是譎詐異常的。他以為西藏是一個獨立政治形態，與中國、印度，以及英俄等，都是完全處於平衡的地位。事實上，他卻背叛了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希冀根本擺脫中國，謀單獨生存。其實，西藏單獨的生存是極不可能的事；離開中國以後，很容易有被英帝國主義征服的可能。這好比，英國過去征服哲孟雄一樣。

說到達賴的外交政策，是很有趣的事。他所行的外交，是一種多邊的、多元的政策；無論英國和蘇聯，都有相當的關係；雖然遠在太平洋的日本，達賴亦有類似的使節前往，多少是發生了關係。至於對於西藏有宗主權的中國，達賴依然派一個代表駐中國的首都，與中國政府虛與委蛇，而另一方面則暗探關於班禪的消息。

現在，我要將達賴對於英日俄的關係，提出事實來證明。對英國，不消說大家已均知道。並且，達賴在西藏政權之穩定，也是得力於英國的維持。就把西藏當作印度

防禦之緩衝地帶或保護國的境界而言，簡直可以說是英國的領土。就是現在西藏半獨立的局面，也是爲英國所支持。直到如今，英國對於西藏總是一有機會，卽加利用，煽動達賴，密供兵器彈藥，盡力以種種手段，從事於驅逐漢族的工作，而援助其獨立。其處心積慮，已非起自今日，是經過相當的挫折緣由而來的。英國不僅以西藏爲其領土，並且將西藏之境界擴大包括川康西部雲南之北部，及青海全部，這就是所謂「大西藏」計劃。在英國所刊行之「中國年鑑」一書內，竟認這是根據中國古代之紀載。近數年以來，達賴向康青滇之進兵，卽是欲完成其「大西藏」的企圖。由這一點，我們也就可以知道達賴對於英國的關係了。不過，達賴對英也是譎詐異常的，爲了避免反對派（親華派）的反對，與英國維持一種藕斷絲連的關係。而英國對於西藏的控制，也並不去改變牠政治外貌，祇要從實際上取得利權就夠了。

在西藏有一種青年，他們是絕對親英的。原來這般青年，多是西藏的貴族子弟，昔日被達賴派往英國留學的。久而久之，這般有爲的西藏青年，蒙受了英帝國主義的洗禮和文化的麻醉，心目中遂以英國是世界上獨尊的國家。他們回藏以後，凡衣食住一切日常事務，都要英國化。這樣一來，西藏沒有把他們造就成有用的人才，反變成了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傀儡了。現所謂西藏的親英派，就是指他們而言。他們不但主張「排漢親英」就是對於達賴的外交（未與英露骨表示親善）也反對。大概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之間，他們曾一度要求英國的暗助，逼迫達賴下野，另組親英派的政府。但此項運動並沒成功，竟先被達賴將其祕密知道。結果將這般青年，在政府中的官職，完全革掉。至此親英派的勢力受了挫折，只能在西藏暗中活動了。究竟他們在西藏有多少力量，局外人當然也難於知道的。

自從達賴發覺了親英派青年謀叛的陰謀以後，於是又有人向達賴建議，主張重新「聯俄抗英」，達賴竟又採納。本來在藏人的心目中，早已有蘇聯的印象，一方面，藏俄兩族，同混有韃靼種（Tartar）的血液，容易發生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其相互通商之繁盛，亦殊有潛隱勢力。若再證之已往事實，則俄藏從來未起釁端，西藏對俄曾有極仰慕之表示，這當中又與外蒙有關係了。尤其是在帝俄時代，達賴多少是受了恩惠的。因此一九三一年時，達賴兩度秘密派員赴俄接洽，並派有西藏學生在莫斯科留學。是年六月時，即有俄人十餘人，化裝蒙古人，以進藏拜佛爲名，到了拉薩，結果竟被英人看破。一方面將十餘俄人拘捕，一方面向蘇俄提出抗議，從此英俄在西藏的鬭爭局面又開始了。不久後，達賴又派第二批學生十餘人赴俄，也被英國阻止。不過，蘇俄在西藏多少是點綴了潛勢力，並且藏民對俄也有一種良好的印象。這一點，對於將來之俄藏關係，是值得注意的。

至於日本對於西藏的關係，更有最雄辯地說明之必要。本來在日本，是有多少的佛教徒，是關心着西藏的大藏經的，對於其他均不感興趣。因爲日本的視線，完全集中在滿蒙，對於西藏似乎隔絕太遠了。在二十年以前，日本會有高僧入藏拜佛，並且謁見了達賴。當時達賴最切的希望，就是聘請日本軍官訓練西藏的新兵，因當時藏兵的訓練，是採用中國兵操的形式，而中國又是學自日本。於是達賴飲水思源，抱定了這樣的希望。後來這個希望，完全達到了。並且西藏軍的軍旗，亦是由日人青木文教測繪的。這個軍旗是甚麼樣子呢？下半面的部分，描着日本富士山的雪山，配置獅子的畫圖；上半面部分，就是雪山的上面，描着黃地，好似日本軍旗半部的紅日；另在一隅，描銀色的小月。這樣以日月、雪山，以及獅子，做西藏的記號，這個軍旗的意義也就可想而知了，在現在還依然拈颯青空。

不僅這樣，西藏並有青年學生派往日本留學，尤其是對軍事的學習。究竟日人在西藏有多少勢力，我們是不得而知；不過拉薩市面日貨之暢銷，卻為公開之事實。至於藏人之對日本，是極為仰慕的。據英人查理柏爾在其西藏在今日亞洲之地位一文中說：「西藏對於日本是仰慕的。彼等日常深羨日人得戰爭最後和平（？）之勝利，並視日本為其友國；且謂於必要時，日本定能自蒙古助彼軍火及軍事教官等無疑……」尤其是，好戰心理最濃厚的達賴，對於日本更有好感。

總之，達賴這種多邊的、多元的外交政策，無疑是要將西藏當作犧牲品。事實上，現在西藏問題也非常複雜。雖然牠不如新疆那樣——擺開了列強鬭爭的行列，但牠現在已處於羣雄角逐之下，尤其是英國，很快的即將向牠伸入魔手，卻是無可掩飾的事實。

3. 達賴對內的高壓政策

就是因為達賴在對外關係上橫衝直闖的結果，容易將西藏陷於一個混亂的局面中。不明瞭西藏情形的人，是不知道現在的西藏是甚麼樣一個局面。事實上，現在的西藏是非常混亂的，首都拉薩亦呈現着一種恐慌的現象。這種現象是怎樣形成的？就是達賴獨裁政權下對內高壓政策所賜與的。

在近代的西藏，自從十三世達賴完成「政教合一」以後，無論是對內對外，都是獨斷獨行。在對外關係上，他採取多邊的多元的外交政策；對內則施行其「無上尊」的高壓政策。對於西藏人民敲骨吸髓，誅求無厭。例如西藏軍隊要對西康青海作戰了，一切械彈軍餉，均向人民勒捐。每一次的戰爭，在數月的短時期中，至少也要消耗民財兩三百萬盧比。要知道西藏是很窮的，除了達賴（不僅為政教的唯一領袖，並且是大資本案）及少

數高僧貴族之外，大多的人民，都是貧窮的。但是他們在高壓之下，祇有任憑達賴的擺佈。現在西藏所徵收的捐稅，除照例每年應納之正糧性稅外，尚有幾種新出的稅捐，敲榨人民。茲述之如下：

(1) 烏拉捐 如藏兵因公出差，所乘之馬或馱牛，均須由所經過沿途之居民供應，例不給價。最奇怪的，除去供馬牛之外，尚須給藏洋一二元及十元不等，以為酬報的費用。更有一兵出差，需索馬五匹之多，以圖折價漁利。

(2) 湯打役捐 湯役者，服侍茶水炭薪之人；打役者，餵養私有馬匹之人。不拘常住出差，均有此種人；每兵一班，或官佐一員，需要湯打役至數人之多，除用一二人足供奔走外，其餘均折價肥己而已。

(3) 家具捐 駐防官兵所用一土一木，概由民間供給；如無者，須折價以金錢代之。

(4) 房屋捐 以房屋柱計算，每房柱四根，年徵藏洋一元。

(5) 人頭捐 以男女合計，每人年征藏洋一元或數元不等，係以貧富酌定之。

(6) 耳稅 不論人畜，以耳計算徵稅。每耳若干，年徵藏洋一元。

由以上幾種稅捐看來，西藏人民所受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此外有一種貧苦的人，不事耕種，專以牧畜為生，所住帳棚，純用牛毛編製而成。因每年住址無定，以水草榮枯為遷移，人民既無房柱，當然不能繳納房屋捐，但政府即以帳棚之繩索計算，以致繩索之單位多超過房柱，人民祇好叫苦連天了。

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拉薩商號，因負擔過重而歇業者有五十餘家之多。所有藏內物產，完全被邦達昌（達賴所經營之商號）全部壟斷，而一般小本營業的平民，都束手待斃。不僅如此，達賴並且鑄造一種銅幣，定

值之貴等於銀價，強迫民間使用，藉以收括生銀現金。如是，達賴個人的寶庫遂黃白纍纍，而民間則完全充斥着銅幣和鈔票等的流通貨了。

達賴這種措施，當然是一種橫征暴斂的行爲。故而西藏的經濟狀態，形成爲「一人富，萬人窮」的現象了！

4. 達賴反青海之內幕

達賴爲了要完成其「大西藏」計劃，曾南北張弓，同時並進攻西康與青海，希冀取得一箭雙雕的功能。因此，達賴一方面向整個的西康發展，一方面實行高壓青海南部，破壞青海敵對的宗教勢力。當民國二十年三月時，達賴會運用其誑詐的手術，攫取得青海南部的大小蘇奔、昂謙、拉秀、斛武、拉布各地。但是，西藏軍隊佔據青海南部，統治了青海南部的宗教，尙未滿足自己的願願，更準備着作進一步的發展，與西康方面的藏軍同時會合。不久後，西康的藏軍被川軍擊退了，這時青軍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收復了所失各地，從此青康藏軍事上的鬭爭告一段落。可是，種族上宗教上的糾紛，依然嚴重地開展了一個鬭爭的場面。不過，我們要知道達賴爲甚麼反抗青海？這個宗教的鬭爭是甚麼意義？當然這一個反抗與鬭爭，是有着重大的政治背景。但究竟是甚麼樣一個內幕呢？這實有說明之價值。

(一) 青藏對抗的政治背景 達賴反抗青海，正與反抗西康有同樣的意義。英帝國主義指揮達賴進攻西康的行動，同時也要攫取青海，所以達賴內侵，完全是施行的一種雙重並進政策。當民國二年十一月西姆拉會議時，英帝國主義者曾以所謂建立「內外藏」爲號召，於提案第二條中劃中藏境界爲：「自崑崙安塔以南至新疆省、青海全部，甘肅之西部，四川省之打箭爐、雲南省之阿墩子以西」完全包括在內。後經迭次交涉的結果，

將白康陀嶺、阿美馬傾嶺東北地方劃歸青海，並且強迫中國代表陳貽範簽字。雖然這一次會議決裂，毫無結果，但到民國四年袁世凱卻公然做出喪權辱國的事情：將崑崙山以南當拉嶺三十九族、察木多、德格士司以北，及青海南部的地方，劃入內藏。這無疑地是承認青海爲西藏的一部分了。後來經寧海鎮守使通電反對，全國輿論沸騰攻擊，這事件始成一懸案。但是，英帝國主義者已經認定青海爲西藏的青海了，並且謂青海爲西藏北部的張塘（Chang Tang），牠是西藏的一個大湖。是的，達賴也便是在英帝國主義這樣煽動之下，希冀運用其力量維持所謂內藏（即青海）的權利，所以達賴反抗青海，便是爲了這個原因。

（二）青藏宗教的關爭 達賴爲要將青海與西藏打成一片的原因，是因創立黃教的始祖宗喀巴生於青海，在宗教系統上是有很大的關係。在青海有不少的西藏民族，並且這部分民族是最複雜的。大別有玉樹二十五族，海南六族，果洛六族，隆務十二族，集雜十族，郭密九族，廣惠五族，羊官四族，瞿雲七族。差不多黃教的寺院，普遍於青海各地，在宗教領域上，掌握了極大的權力，雖不能與西藏達賴成對抗形式，但青海藏族黃教是擁護班禪的，在政治上亦有很大的權力。誰也知道，達賴是反抗班禪的，並且高壓黃教勢力傾向班禪，所以達賴反抗青海是必然的。達賴之積極推進勢力於青海，也是因爲這個原因。而同時英帝國主義，憎惡班禪回藏，得中國政府與援以消滅達賴統治，所以對於達賴亦儘量地挑撥，煽動。總之，英帝國主義站立在西藏背後，是希冀完成「內藏」的系統，再進一步實現所謂「大西藏」計劃的陰謀。

此外，青海的回族，實佔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回族宗教生活的改良，五十年後必爲青海政治上之主人翁，且現在青海的政權已在回族掌握之中。要之，這大部的回族，對於西藏並沒有甚麼憎惡的觀念，但達賴爲要維

持其在青海的所謂權利，不得不與青海的回族成正面的衝突。

由於以上的情勢看來，青藏的對立，完全是宗教勢力的衝突，即是(1)達賴所領導的西藏黃教勢力，與青海黃教反抗達賴的勢力的衝突；這一衝突的局面的擴大，更形成(2)西藏宗教與青海宗教（包括青海回族的宗教）的衝突，以及波動整個青海的局勢。

第五節 西陲邊防之危機逐漸深刻化

根據以上各節所分析的情勢看來，我們當可充分地將西陲邊疆之昨日的和今日的形勢認識明白了。可是，這些事實——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西陲邊疆的「既成事實」，在今日所開展的危機，即為明日的未來之危機的發展。所以說，中國西陲邊疆，無論是昨日也好，今日也好，甚至於明日也好，總之，牠是一個悲慘的局面。

現在我們根據昨日和今日的一般情勢，要提出幾點來說明：

第一，我們根據以上各節所論，可知西陲邊疆危機之主要重點，在於西藏；而支持這個局面發展的，是英帝國主義。所以說，英帝國主義是侵略中國西陲邊疆的主力。

第二，雲南雖是法帝國主義的獨占局面，可是英帝國主義的領土野心慾，在在地表現於水面，其與法帝國主義之衝突，也是不可避免的。現在，英法固然還維持着一個協調局面，但誰能保證這個協調不會打破？將來英法在這方面的衝突必將益愈顯著的。

第三，蘇俄和日本在西藏勢力，也有着相當地發展，這於將來中國西南及西北之鬪爭場面上，將包含着重

要關係。由此一點可知，關於西藏、雲南、西康，甚至於廣西等之列強勢力之進出，決不是一個單純的英法勢力之均衡問題，而將成爲一個最複雜的國際勢力鬭爭的問題！

第四，康藏糾紛的發展與夫雲南問題的發展，其地域之發展，不僅是中國西南一隅，而且四川也淪陷於這個漩渦中，西北一角的青海，可以說已完全捲入這個漩渦，所以說：康藏、滇桂的問題，還是整個中國的問題。

第五，在這些複雜的問題交錯之中，除了帝國主義之侵略的問題爲其主導者外，還有宗教的問題，及少數民族的問題。

以上五點，不僅是根據昨日和今日的情勢探討而來，即進一步說，今日和明日的形勢之開展，又何嘗不是基於以上各點而發展的呢？因而，我們對於明日形勢之觀察，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五章 今日和明日形勢之窺視

第一節 引子

從昨日和今日的西陲邊防形勢中，我們可以窺知今日的中國西陲邊防，在其四周已經圍繞着多重的危機了。而這些危機，按照今日的情勢說來，又是在逐漸地發展；假如中國在今日尚沒有一個「自力更生」的機運，誰能擔保今日之危機到了明日，不會成爲更大的危機？

事實上，這種演進乃是一種必然的！

在整個西陲邊防當中，其蘊藏底危機最爲深刻的，那是要首推西藏了。由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西藏是西陲邊防的中心。」因爲牠底發展，在在地可以影響西康雲南廣西的前途。爲甚麼呢？

第一，假如西藏問題發生劇烈的變化時，其一舉一動都可以影響西康的。無論在地理上或宗教上政治上，西藏與西康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說西藏是中國西陲邊防的一條紐帶，而西康則是紐帶的一個紐結。要之，紐帶動，必要牽動紐結；紐帶失去了中國的聯繫以後，不僅是西康將有一個悲慘的結局，就是中國國家的生機，至此也要損毀了一半。不僅如此，並且牠底發展和變遷，還可以影響青海、四川、新疆等地的。

第二，在西藏問題嚴重的場合下，雲南問題必然也要隨着嚴重起來。因爲英帝國主義對於西藏的控制，數

十年來都是在策劃着打通從雲南通達西藏的勢力，這是地理上一種必然的形勢。但，雲南又是寄存在英法兩個勢力之下的。數十年來雲南局勢沒有較重要的變化其故，一方面是由於英法兩勢力的暫時協調，故能維持現有雲南的「相安一時」之局面，另一方面則因英國對於西藏，在表面上的工作尚是一種開「慢步走」的工作，故而能不致影響西藏的「外廊」雲南。假如到了某個時候，發生了某種事變，即英國企圖改變西藏的政治外貌時，那麼在雲南握有主導勢力的法國，牠能坐視英國打破中亞細亞現有的均勢麼？當然的，法國是不能坐視，必然牠也要對雲南採取一種非常緊急的步調了！果真如此，中國西陲邊防將開展着什麼樣一個局面？

第三，假如雲南局勢發生變故，在地形上與雲南成爲犄角的廣西，亦必發生最大的變化。其實，不僅廣西要發生最大的變化，廣東恐亦要因此受其牽動。法國是能够深謀遠慮的一個國家，牠早已知道未來必有這個局勢之到來，所以牠現在加緊地在南中國謀新的活動。其所以現在特別在南中國接近廣東廣西的海洋尋求海軍的新根據地，便是在作未來較久遠的打算。

由於以上三點看來，可知中國西陲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不僅是一個西藏的問題。不過，這個鉅大的問題之發展，是以西藏問題爲中心吧了。

西藏問題成爲西陲邊防的中心以後，握有西藏「特殊勢力」的英帝國主義，牠也便成爲支配這個問題發展的一個中心勢力了。所以說，我們現在要窺視今日和明日的中國西陲之形勢，一方面要把握着西藏問題，至少也要充分了解西藏問題之今日和明日的發展，而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了解英帝國主義對西藏所抱負的政策和目前的路線。如果明瞭了這個，就不難明白整個西陲之形勢，擴而言之，整個中國邊陲的形勢也明瞭。

了。

關於這個事態——西藏問題之發展，在目前實有最雄辯說明之必要。並且，這個說明，還須要大家用着冷靜的頭腦來剖析和認識的。

第二節 達賴圓寂後西藏政局之變化

說到西藏的現在局勢，首先必要知道西藏這個紐帶對於祖國的關係，現在還是一種連結不斷的。不過這個連結不斷的關係，好似一種藕斷絲連的關係一樣。說到這裏，我想將輓近以來西藏同中央的關係來說明一下。

本來，中國國民政府早已認為西藏之前途是很危險的，故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曾兩次派員入藏，只可惜英帝國主義在藏握有強大支配力，親英的達賴對於中央的大員，祇是一味敷衍了事，這好像與中國政府講究外交一樣。現在，可將兩次派員入藏的情形，大略說明如下：

第一次派員入藏，是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派遣貢覺仲尼爲中央特派赴藏慰問專員。貢氏奉令後，隨帶許多禮物，還有蔣主席（介石）親筆函及相片一併贈送達賴。另外，尚有八款（因屬政府祕密文件，不便發表）爲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詢問達賴意見，請其逐……復。民國十九年一月，貢覺仲尼安抵拉薩，三月三十一日由楚臣丹增（巫明遠）快函報告云：

「接貢覺仲尼專員函稱：『抵拉薩時……並蒙特別優待……並云中央此次派員赴藏，西藏官民極爲

歡欣，西藏問題必得圓滿之解決」等語。」

民國十九年秋八月三十日貢專員返中央覆命，同時並經達賴加派該專員爲西藏總代表常川駐京，以便就近商洽藏事，貢專員所帶去的八款，達賴也逐條答覆。蔣主席閱後，交蒙藏委員會辦理。不久後，達賴又派楚臣丹增等爲代表，隨同貢代表接洽藏事。西藏問題至此已有轉機，中央與西藏關係似有恢復模樣，不幸西康大金寺與白利土司糾紛發生，康藏形勢驟形惡化，於是因問題的複雜，情形的重大，蒙藏委員會對於達賴所答覆的八款也未加考慮進行，僅僅只依照其答覆的第七款設立西藏駐京駐康駐平三辦事處，所謂中央與西藏關係之復活，也僅止此而已！

第一次派員入藏收獲不多，民國十九年蒙藏委員會二次派該會專員謝國樑入藏。謝氏未行之前形勢即不佳，因正值尼泊爾與西藏關係惡化之際，（這是英國壓迫西藏與中央親近的暗示）其報告有云：

「……於二月十六日接貢覺仲尼由江孜來報稱：『尼泊爾與西藏因通商事件，發生糾紛，尼泊爾於一月二十六日派兵九千進藏，意似嫉忌中藏和好。西藏亦準備抵抗，請轉呈中央請示辦法，速電復』等語。」

在此報告之後，蒙藏委員會曾密呈國民政府，請予派員分往尼泊爾、西藏實行調停。當經政府照准，並派定該會參事巴文峻赴尼泊爾，專門委員謝國樑赴西藏分途進行辦理，關於西藏問題，經該會擬具條款十一條，（因屬政府祕密文件，不便發表）呈經國民政府第六十九次會議，決議照辦。此十一條款仍交謝國樑帶往西藏，當面交與達賴，並從中商議國是。謝於是年五月首途，不幸十一月行抵距離拉薩一日程之地方病故，而政府帶去之條件，亦無從遞交達賴，只好繳回政府。

由此看來，中央與西藏關係之連結，仍是微乎其微，至多也不過是一種藕斷絲連的關係吧了！這種原故，一方面由於英帝國主義在西藏勢力的操縱及對西藏政府的控制，致西藏與中央的關係不能復活，而另一方面，則是達賴喇嘛對宗主國的擁護並無誠意，祇是在英帝國主義煽惑和指援之下，對中國政府表示一種虛偽的場面而已！

是這樣的，中央與西藏的關係怎能有好轉？

可是，事情卻意外地來了一個大變。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正值康藏糾紛惡化的時候，親英的達賴突然圓寂了。這個大變，從某種場合看，是有助於中國的，然而，反之，西藏問題本身也可因之而發生嚴重的變化，這個變化將決定「西藏往那裏去」的命運了。現在，我想對於這個事態加以說明（惟就中有若干材料，因關係國防及外交祕密，我想保留不公佈）可知達賴死後的西藏政局關係之重大了。

1. 達賴圓寂之一幕

根據英國方面關於西藏問題的書籍，據其考察西藏的傳習，達賴喇嘛到了十三世便不轉世了，而現今的達賴又是十三世。如果十三世達賴死去了，今後西藏的政制將如何？抑仍由達賴轉世嗎？這是很關係西藏前途的問題。

如果爲英國之利益上打算，最好十三世達賴能多延長生命，可是十三世達賴，是體弱多病的，恰好在五十九年的時候死去了。這是西藏政局的一個重大變化。

關於達賴之死，中外報紙各有不同的記載，惟大多都不是正確的消息。據印度方面傳出拉薩可靠的消息，

達賴於民國二十二年時曾染病頗久，實圓寂於藏歷四月初三日，（正合中國廢歷四月初四日，只相差一日）當達賴圓寂之時，色拉（Sera）寺喇嘛攝隆霞巴及僧人班禪之代表等，均在其丈室，約午後四時許，達賴自知將死，即對其在座人等，作下列之囑付：

「爾等不聽吾訓誨，吾將去矣，師兄班禪在中央有力，應速請彼回，維持政教。前藏後藏僧民等，應聽班禪之教誨，中央和平，救吾等之苦惱，於戲！」（此係由藏語翻譯成中文）

達賴這個遺囑是大大值得注意的：(1)本來達賴是親英的，但在臨死的時候，卻懷念宗主國，尙能憶及中央，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一個表現。(2)本來達賴與班禪是衝突的，從來達賴對於班禪回藏是反對的，而今將死之際，竟能謂「師兄班禪在中央有力，應速請彼回，維持政教。」這當然是達賴佛心虔誠之表示。(3)所謂「爾等不聽吾之訓誨」者，因其部下（如親英派）有爭權內鬪之事，而今於將死之際，發出此種種懺語，也許是達賴的佛心轉化吧？是這樣的，達賴雖死，而精神猶未死！

當達賴圓寂後二十八天內，即有全體僧民代表大會的產生，一致決議，將宮壁（達賴重要隨員）處分監禁，其父亦被監禁，並有五個爪牙亦被拘禁。按宮壁掌有西藏政府內務軍事各要權，平時權力頗大，達賴死後被僧民代表大會處分監禁，這是有利於西藏前途的。

宮壁監禁以後，又有達賴心腹掾隆見勢不佳，乃潛逃江孜英人軍營中。按掾隆在藏權力頗大，平時剝削民衆之款項，均儲存英國。此次達賴圓寂，掾隆殆懼僧官民衆痛恨將不利於彼，故事前潛逃江孜，在英帝國主義保護之下，或又將有着新的花樣出現，亦未可知。

至於達賴死後的全藏政教全權，經僧民大會一致決議，公推熱振呼圖克圖代攝，至軍事政治一切事宜，則仍由司倫、噶廈負責辦理，其致西藏駐京辦事處電有云：

「……至尊無上達賴佛之職權，在佛未轉世及轉世後未發座期間，現經大會公舉熱振呼圖克圖代理。熱振呼圖克圖，自幼靈異昭著，智慧第一，道行學問，全藏信仰，此次大會一致推舉，並向佈達宮、怕卻洛根、學瑞菩薩像前虔誠占卜，最爲吉祥，所有全藏政教大權，決定迎請熱振呼圖克圖總攝，至軍事政治一切事宜，仍由司倫、噶廈負責辦理，特此電知，並即轉報中央爲要。西藏司倫噶廈譯倉及僧俗官民全體大會印。」

據若干觀察家說：熱振總攝西藏政教大權以後，西藏前途之發展，必有利於中國。不過，主觀的情勢確有如此好況，而客觀的情勢如何變化，那又很難窺視了。但這個問題，又是我們迫切所要了解的問題啊！

2. 中藏關係復活之預兆

有人說：達賴之死爲中國歷史上的一頁重要紀載，而且認爲這是中藏關係復活的轉機。這個基於主觀的觀察，多少地是有着根據的。

據我們所知，達賴死後不過數月，中央便與西藏發生了許多的關係。並且這一切關係，確還不像前二十餘年前那樣惡劣。這也許是西藏關係復活之預兆吧！現在我想來分別加以檢討！

(一)西藏電告政府達賴圓寂 達賴逝世之後，西藏地方政府根據規章（西藏政府向來規章，達賴出缺，必先呈報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知悉；在民元前，即通報內務大臣）由司倫、噶廈官吏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來電中央政府報喪，其電云：

「南京西藏駐京辦事處鑒：達賴佛座於藏曆亥月三十日下午七時半圓寂，藏中事務暫由司倫及噶廈負責處理，希安心供職，並呈報中央。詳情容後另電知照。西藏司倫、噶廈印。」

本來，在「獨立」已久的西藏，久無「中央」在其心目中，而偏在此電文中加上「中央」字樣，並誠懇報告，此實充分表現了藏人懷念宗主國的情緒。

(二) 國民政府追封達賴 國民政府既得西藏來電，於是在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明令追封建賴爲「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其辭曰：

「西藏達賴喇嘛，教思宏溥，覺性澄明，衛國安民，懋著助績，方冀往世悠長，宏邊闡教。茲聞圓寂，哀悼良深！達賴喇嘛應追贈『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一切褒助典禮，務極優隆，着由行政院飭主管部會，會同議定，呈候施行，以昭黨國懷遠旌賢之至意，此令！」

國民政府追封達賴之後，又在考試會舉行國祭。政府對於達賴之死所以如此重視者，是在念念不忘西藏的一種好意。

(三) 熱振代理藏政呈報政府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西藏駐京辦事處奉西藏司倫、噶廈、譯倉及僧俗官民全體大會來電，（見前節）謂西藏政教大權已公舉熱振呼圖克圖總攝，並呈報中央鑒核，當得政府批准，於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電西藏知照。熱振奉得中央電令後，亦於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就職。

雖然這僅是「中央」與「西藏」電文往來的關係，但其意義是表明了中央在西藏的政權已逐漸活躍

起來了。

(四)政府派員入藏致祭 中央政府因感於西藏的變化，關係中藏關係至大，同時達賴圓寂，應派人致祭。在這種需要之下，政府於是決定派參謀次長黃慕松為中央大員，入藏致祭，這是中藏關係之一大轉換，此處不贅，在後節文內當加以說明。

(五)班禪就任國府委員 班禪來內地多年，頗能忠心國家光大宗教，內蒙古自治問題亦多得他調停。中央四中全會，班禪由蒙古來首都，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藏人能如此與中央合作，自是可以打破以往隔絕緊張的關係的一種表現。

(六)西藏代表團來京迎班禪回藏 藏民對班禪素有信任，達賴圓寂之前，民國二十二年，班禪曾遣派安欽呼圖克圖回藏，並攜有致達賴信一件，表示和好。安欽到西藏以後，與達賴會談數次，達賴亦表示歡迎，並有親筆函一封復班禪。(是否具有誠意，不得而知)當達賴臨死之際，曾囑咐門下迎班禪回藏主持政教，這可算是達賴的真誠。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安欽會同三大寺代表五十餘人，由印度加爾各答航海來京歡迎班禪回藏主持一切。目下班禪已正在作回藏的準備，這便是由於三大寺代表來京歡迎的一種行動。

從以上各點看來，可知中央與西藏關係，在達賴圓寂之後，有了表面上的好轉。這種表面上的好轉，也許將成為中藏未來關係實際上的好轉，亦未可知；不過，這僅僅是主觀的情勢，究竟客觀的情勢如何，那又一言難盡了。

3. 黃慕松入藏的情勢

前面所談，不過祇從表面上敘述中央與西藏關係之好轉。究竟實際上之好轉可到如何限度，如要加以探究，實有對中央大員黃慕松入藏致祭的事件加以注意之必要。

黃氏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啓程，四月由西康入藏，八月二十八日抵拉薩，在藏三月，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離藏取道印度，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抵上海。黃氏此行，關係中藏關係前途頗大是不待言的。當黃氏由四川通過西康時，因恐西藏新政府受英煽動誤解中央對藏政策，故於雅安途中，黃氏即致電西藏政府，表示解決西藏問題意見，須從宗教入手，再從宗教上以推進政治。除國防外交，及關係國際上之重大交涉，由中央直接辦理外，其餘各事，概由西藏政府直接辦理。（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北平晨報載成都航訊）這可以說是中央對西藏所抱負之政策。黃氏抵拉薩之後，除致祭達賴喇嘛，追薦亡靈，並依藏俗，獻乳酪，琉璃燈及花瓶，以留紀念之外，並與西藏新政府政教總攝熱振及司倫噶廈僧官交換意見，據聞結果頗為良好。（因關係國防外交不便公佈）但英人對黃慕松在西藏之活動則非常嫉視。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三日，倫敦泰晤士報載有一論文，討論中國派使赴拉薩之事，致引起若干嫉視之批評。該報說：一九〇八年中國政府曾斥達賴為驕橫淫佚違抗命令，而今又追封之，中藏關係未必好轉。又謂自一九一三年以來，中藏已經絕交，此次黃慕松直接向藏民陳訴一事之缺乏圓滑，希望不致再引起互閔。又謂黃慕松向西藏人民發言，而不向西藏議會發言，重踏滿清時代之覆轍。據該報又稱：西藏議會對黃氏之印鑑與封號，（此舉含有中國要求主權之意）拒絕接受。黃氏並發表宣言，稱頌已往之達賴，請西藏人民參加國際關係，並依賴中國政府，俾能享受安樂云。最後泰晤士報論文之結論云：「黃使聯絡藏人之企圖，既已引

起反感，如再因缺乏圓滑手段，而再引起邊境之戰事，則尤屬遺憾。像這種造謠與中傷，可以窺知英帝國主義對西藏之企圖，及從來對於中藏關係圓滑之破壞了！

倫敦泰晤士報的論文披露不久，上海字林西報復載關於此問題之九月十九日倫敦專電，英人之忌西藏內附中央，情益顯露，茲錄電文如左：

「訪員（字林西報）得悉在英華員對於中國專使赴拉薩所引起英國之反響，殊為驚愕，而頗失望。彼等覺黃慕松將軍之使命，大為英人所誤會，其毀之也，頗欠公允。惟英國觀察中藏事務者之意見，以為九月十三日黃將軍在拉薩所佈告之文，頗由於中政府欲利用達賴喇嘛殯葬之機會，作公開活動之姿勢，以感動邊陲之屬地，冀藉此抵銷因喪失滿洲所損之威望。中國對於此事之情感，殆由西藏近有日見傾向印度之表徵所激起。印度今日於西藏之貿易，至關重要，而中國對西藏之貿易，除茶葉外，已渺乎其微矣。」

英國政治觀察家，謂近數年來，中國報紙之一部分，輒誣英國懷有併吞西藏之野心，英國當然目為一種笑談，而已屢次莊重加以否認。惟邇來藏人之邀請貝爾爵士（一九二〇年英國派赴拉薩之外交委員團領袖）前往拉薩，西藏工程師林貢之聲望日隆，其人曾肄業於英國魯格壁，建築西藏之第一工廠，今方購置英國機器，在拉薩設立電燈廠，與夫前藏軍總司令隆夏之被控陰謀排斥中國勢力，致遭拔出雙目，凡此數端，或曾引起南京方面之妬忌。據此間（指倫敦）種種徵象觀之，今日西藏局勢，緊張殊甚。蓋已故達賴喇嘛之轉生，在兩三年內未能決定，達賴喇嘛在世之日，曾親掌俗事一切大權，今後一時無特

出人物，堪任藏地之領袖，而西藏議會進步與保守兩派，復常相衝突，議會中殊易發生外方干涉之機會也。」

由於以上的英報紀載，可知英帝國主義對中國政府派遣黃慕松入藏之嫉視。同時，從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英帝國主義對西藏關係復活之破壞。假如這種破壞工作，在西藏的現政府中，及西藏議會中發生力量時，那麼達賴圓寂後的西藏政局，又是有利於英國的了。

在民國二十四年二月黃慕松由西藏經印度返國，已將西藏情勢澈底報告中央。黃氏返國以後在各處講演之言論，是大可值得注意的，大約有三點：

(一) 因一般論藏政者，每以過去中央對藏事寬大與放任為病，而黃氏則以藏民之堅心內向，實受過去寬厚殖邊政策及懷柔政策之賜。「西藏通」之英外交官員爾在其西藏之今昔一書中，言中國在藏有宗主權 (Sovereignty) 無直轄主權 (Soverainty)，嚴格言之，中央在藏形式上實僅有宗主權，但精神上收無直轄主權之實。藏人今感激中央，熱烈歡迎中央專使，即係過去所種善因。

(二) 英國在藏勢力，一般估計，稍嫌過分。據黃氏談：英在藏除享受條約利益外，毫無越軌行動。英現在江孜有軍官三人，印兵八十名，在春丕谷有英軍官二人，印兵二十五名，藏兵五千，由英人訓練。不過雖然如此，而藏局之危險，黃氏卻是承認的。因藏本身無自衛能力，而駐大吉嶺之英軍，六日內即可到達拉薩。

(三) 西藏行政當局處境困難，內部各方，均缺乏真正理解，故雖心存期望，而意含責備。黃氏每次講演，必請國人諒解西藏當局苦衷，謂西藏當局有如一稚童立大人前，大人雖不打不罵，但不能善伺其顏色，為

大哥者（指中央）應竭力扶持小弟弟云。

其他且不說，我們就將黃慕松由西藏歸來的談話加以分析，便可以知道今日之西藏：(1)中國僅有名義上的宗主權，實質上無直轄主權；(2)英國在現在雖無越軌行動，但西藏對英並無自衛能力，若萬一英國有事，西藏大吉嶺之英軍六日內即可到達拉薩；(3)所謂西藏當局之苦衷，不外為對英之屈服，顯然證明英國在西藏握有最高的權力。在這幾種情勢之下，西藏的現狀是危險的，（黃氏亦承認）西藏的前途亦是暗黯無光的！

既是這樣，所謂中藏關係之復活，究能到達如何之限度？我想至多不過中國在西藏宗主權之存在；決難於使直轄主權復活起來，那是我敢斷言的。

4. 英國對藏之急進

說到西藏的前途，我們可以這樣說：現在支配着西藏前途的生命的，不是中國，而是英國。因而，西藏局勢之發展，亦當以英國對西藏之政策為定。假如，英帝國主義要對西藏採取「快步走」的政策時，即牠意欲完成其「大西藏」計劃的企圖時，那麼西藏之生命，必將感受極度的危險。

至於達賴喇嘛圓寂後，中藏的關係在表面上是逐漸地接近起來了。在這個場合之下，英帝國主義對西藏將採取着如何的政策呢？那是關於英國唐寧街的祕密，局外人的我們是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從若干方面的事實看，自達賴圓寂以後的西藏政局是混沌的，英帝國主義亦在此時開始牠積極的新政策了。

現在，我們爲了要說明這一個嚴重的事態，我想提供英國最近對西藏的一些佈置和攻勢。

第一，在達賴喇嘛圓寂之後，西藏政局頓呈一種混沌的景象，親英派在政教方面的勢力仍佔着優勢；議會

中的保守派（大多傾向中國或態度模稜者）仍不能抑壓進步派（親英派）的勢力。兩派在將來必將有最大之爭鬪。英帝國主義爲適應這種非常的局勢，已派前充達賴軍事顧問之貝爾爵士重往拉薩。（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上海申報載南京電報）其用意如何，則不待說明了。

第二，印度對西藏貿易，從來是佔優勢的。達賴圓寂以後，印度與西藏通商關係更爲積極，印度商人將西藏紅花青果改製各種食品，銷售於西藏、青海等地，並謀在各方面將印藏通商關係圓滑起來。另外，印度又以通商方法，聯絡後藏青海紅教，擬以商業溝通宗教，而從宗教商業之聯絡，進而實行印藏合作事業。如果這個預定計劃成功，進一步的政治活動，那又是大堪注目的事了。

第三，英國對西藏有了積極的行動以後，外交上商業上宗教上對西藏關係也開始活躍起來。爲了要適應外交上商業上宗教上之敏捷與圓滑，及將來軍事上政治上的便利，實在有修築一條鐵路貫通西藏的必要。本來，數十年以來英國所修築的印藏鐵路，現在已到達江孜，但現在於非常的時期中，英國擬將此鐵路直接接通拉薩，並且將來這條鐵路從西藏到印度還有展向新疆的可能。（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中央社南京電報）現在英帝國主義，已決採用這種新的交通政策，作爲對西藏新的侵略工具了。

其他且不說，就由以上三點看來，也就可以想知英帝國主義對於西藏的政策之積極了；特別是在現在這開「快步走」的時候，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是要追過中國在西藏勢力之復活的！

是這樣的，從而英帝國主義所抱負的「大西藏」計劃，在現今則愈趨於成熟的時期了。

5. 英國三C延長線之分析

由於以上的事實看來，西藏的前途是最為危險的了。不過我認爲：英帝國主義除在外交上商業上宗教上，以及鐵道政策的貫通之外，在目前尚不必要改變西藏的政治外貌。因爲英國這樣去作（卽是改變西藏政治外貌的話）是最容易牽動法國在雲南廣西勢力之活躍的。

既然如此，英國對西藏政策之急進，其最大的意義在那裏呢？我以爲：牠底最大作用和意義還是在牽動蘇俄之南進政策。因爲這個政策，是與英國從來所抱負的三〇政策有關，與牠最近在遠東勢力發展的路線有關。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以前，英人原擬以南非洲爲出發點，而建築所謂三〇鐵路線，幹線起自好望角經埃及之開羅（Cairo），以迄印度之加爾各答（Calcutta），而其延長線則穿越西藏，循長江而東，以迄上海。經開羅以迄印度加爾各答間之聯絡線，以經濟價值不高，故戰後較爲沈寂。惟印度方面之經營，則殊積極，其對西藏之着緊逼，尤未見絲毫鬆懈，且在今日和明日更加積極了。要之，其「以加爾各答爲出發點，經過大吉嶺，穿越西藏，循長江而東，以迄上海」之三〇政策延長線，在今日又成爲最必要的路線了。

現在，英國之遠東航線，自英國利物浦（Liverpool）港出發，至加爾各答後，須繞過馬來半島之新嘉坡，而後經香港以至上海；自加爾各答至上海一段航路，計爲四〇三二海里。如果將加爾各答、新嘉坡、上海三點聯絡，恰成一三角形，而加爾各答、新嘉坡、上海三地，恰爲三角形之三點，按幾何學上之定理，「三角形二邊之和大於第三邊，」若英國果將此三〇政策延長線建築完成，則英國輸入遠東之貨物，無需再繞新嘉坡，而可由加爾各答一線直達上海；且所經長江之七省，順流而下非常便利，那麼英國便可以將中國西南及長江（華中一帶）完全夷爲其獨占市場，較之日本之東北華北之發展便利，且在軍事上政治上佔絕大優勢。現在，英國爲再度促

成其三C政策，故而積極在西藏謀鐵道之建築，更用商業的宗教的勢力，向着青海、四川邁進！是這樣的，中國西陲又將發生甚麼樣的變化呢？事實上，這個變化不僅是英帝國主義對西陲之進攻，而且必將成爲列強諸勢力對西陲之圍攻！

第三節 列強諸勢力對西陲之圍攻

在英國三C政策新的策動之下，西藏問題顯示出牠的新意義來。在英帝國主義的主意是，要從印度的加爾各答打通西藏的徑路，然後從西康向四川前進，由四川貫通長江，一直到達上海。是這樣的，英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之發展，將成一個半月形的長線，圍繞着中國的西南及華中，不僅可以對抗蘇俄的南進政策，並可以阻撓日本勢力向中國西南及西北的前進，在未來的遠東爭奪上，牠是有着嚴重意味的。

關於這個事態，在今日已經逐漸地顯著，在明日更將表現出牠嚴重的意味來。可是，一般人到現在還不知道牠底究竟呢！

中國人的一個最大弱點，就是不能認識自己，同時也輕視敵人。我記得在許多年代以前，有一個國家的一個重要城市，被敵人的木馬圍困了。這個國家的人都在城裏朦朧地睡着，因爲他們輕視了敵人的木馬。但不幸的很，也許是意料之外，敵人的木馬終於將城攻破，征服這個國家了。這時候，這個國家的人，才知道木馬的力量，但他們已屈服於木馬的威力之下了。雖然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但牠正與今日之中國的情形一樣。要知道：現在圍攻中國的，已經不是木馬了，那是比木馬還要厲害的武器啊！

這些話，我們不願多說了。現在，我要以西藏問題爲中心，而來分析最近列強對於中國西陲之圍攻。不過，這一個圍攻之形勢，終點雖在西藏，而起點則是在四川。四川問題在今日之嚴重，便是由於這個客觀形勢的反映而來。

1. 英國的「大西藏」計劃

當英帝國主義對中國西部之侵略，開着「慢步走」的時候，牠的視線則是側重在西藏方面；當牠改換爲開「快步走」的時候，其目的則在整個西部之控制，其侵略勢力不是向一方面發展，而是向多方面發展的。

大概說來，英帝國主義對於西藏的陰謀是要建立一個傀儡政權。這個政權的把持者，在英帝國主義最初的計劃是親英的達賴，在英帝國主義的指揮下統治西藏，並且要進而統治青海西康以至四川諸地。過去數年以來由康藏糾紛所引起的戰爭，都是達賴爲要實現「大西藏」計劃的一種表現。

所謂「大西藏」計劃，即是英帝國主義欲攫取西藏及侵略中國西陲的一種手段。當民國二十一年康藏戰事發生時，日俄報紙都宣傳着這個消息。據東京消息稱：英政府在西藏積極援助達賴叛軍，計劃佔領西藏，乘機進攻西康，以川邊與長江爲最後目的，仿效現在滿洲的局面，以製造西藏爲第二傀儡國。同時，大阪朝日新聞亦載稱：西藏現狀幾與滿洲無異，西藏問題將成爲滿洲問題第二。西藏在實際上早已脫離中國版圖，屬於英國勢力之下；十餘年來英政府努力經營，極力圖促藏民叛離中國，此爲公開之秘密。當上海戰事正烈，英人指揮藏兵暗中侵入青海及西康、四川……現在西康大部分及雲南青海一部分幾全爲藏兵所佔據，欲將以上諸地由武力的佔領，進而打成一片，以組織「大西藏帝國」，不久當繼滿洲而出現於長江上游云云。雖然這些消息，是

由日人傳出，但以過去的事蹟所表現的一切，互相映照，卻是完全確鑿的事實。後來蘇聯真理報又揭載一文，明白指出英國對東亞計劃所抱之目的，也是要建立一個「大西藏帝國」。該計劃不僅把西藏包括在內，並且把新疆四川及中國其他一部分領土也包括在內。近年來西藏內部種種事件，康藏戰事，西康南部之被侵佔等，都是英帝國主義工具所幹的勾當云云。事實上，英國確有這個計劃，祇要觀察最近的事實，如康藏糾紛之嚴重，新疆內亂之復作，及最近英國在吉爾吉特（Gilgit）——在喀什米爾北——附近，謀建立英軍駐屯地，與印藏鐵路之積極擴展，（現已到達江孜，目前更計劃延至拉薩，將來更計劃到達……）均足證明英帝國主義之「大西藏」計劃，是在積極進展中。如果「大西藏」計劃成功，必是出現於長江上游的，而西康、青海、四川等地便屬於這個「大西藏」領域之內了。有許多人都這樣說：英國對於中國西部之侵略，是從長江一直打通四川內部；我以為英國在加緊促進「大西藏」計劃場合，四川危機是只有日益加緊的，因為牠對四川侵略勢力的發展，比牠從長江一直打通四川內部還要厲害得多！

在目前，英帝國主義計劃開展「大西藏」計劃的時候，牠的侵略勢力已從多方面深入四川了。因為四川的地位，那一定是英國理想的「大西藏」之重心地，所以牠現在要攫取這個重心，換言之，牠要攫取中國西部的靈魂！

2. 英蘇勢力之對抗

英帝國主義加重對四川侵略的場合，四川危機並不是一種單孤發展着的；牠是聯繫於雲南、青海、西康以至於新疆的。同時這些地理上的聯繫，又與南中國的赤潮問題，以及蘇聯在遠東的國際政策有關。

特別是四川的赤潮，現在成爲了很大的問題。事情是這樣的：四川之赤軍自從攻陷了南江、通江、巴中、萬源、城口、東北部諸縣後，牠們的政治目標，是希冀到甘肅、新疆去，佔領新的區域，以打通「國際路線」。同時，贛、鄂、湘、黔邊境的赤軍也是向着四川發展，並且牠們公然提出「寧願放棄江西，不願放棄四川」的口號，這不是說明南中國的赤軍在沿着西部山岳地帶向北進展，向和蘇聯接境而且快要被收在蘇聯勢力之下的新疆前進麼？倒轉來，這個勢力必是要經過甘肅及川、陝以至長江沿岸和中國的蘇區殘存餘力聯成一氣的。而且這條路線之打通，較之由外蒙古橫過內蒙古經過山西、河北、河南到長江，還有強大的力量。如果這個計劃完成，英國的勢力將被攻擊，尤其是英國在中國西陲邊疆的勢力，有被遮斷的危險。

當赤軍向着中國西部這樣進出的時候，英國是看清楚的，所以牠指援西藏軍隊在青海、西康活躍，實際上便是想切斷新疆與甘肅的聯繫。在另一方面，英帝國主義更在新疆指揮其反蘇勢力以打擊蘇聯，取得新疆，至少也要建立一個反蘇及反中國之獨立國，與西藏方面的親英勢力聯成一氣，阻止蘇聯遠東國際政策在中國之進出。要這樣，英國才能保障長江以及中國西部勢力之鞏固；也只有這樣，才能遮斷四川赤軍通過中國西部與新疆的蘇聯勢力之聯繫！關於這些事實，我們在今日可從許多的事實中看出。

當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夏季，康藏關係嚴重之際，英國駐華公使藍浦森曾假調查之名，親到四川去一次。據密勒士評論的紀載：藍浦森此去目的，就是和重慶地方長官劉湘商討川康的劃界，並談判借款二千萬，以購買英國軍械機器。此款借款成功後，英人不僅可以統治西藏，而且可以統治四川，並可以幫助中國軍隊，以進剿四川東北邊境的赤軍。殊不知英國這種舉動，又驚動了法國，於是上海法總領事梅里爾（Meyers）亦趕到

重慶，要參與其事。結果關於川滇之分割問題，英法作了一度重要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除了藍浦森和梅里爾外，尚有英公使館祕書臺西曼（Teichman）及法公使華禮登（Wilden），此外還有英法的高級海軍軍官若干人，可知會議性質之重要了。至會議結果怎樣，我們是不得而知，但我們至少是確信無論英法本身如何衝突，但牠們在消滅中國赤軍以分割四川雲南這一點上，卻是完全可以一致的。關於這一點，已經從許多事實中反映出來了。

據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八日天津大公報載：四川地方長官劉湘同法國方面，在成都簽訂一種合同，內容是做滇越鐵路辦法，由法人包修一條鐵路，從成都到重慶，名為成渝鐵路。由這一點看來，法國勢力又由雲南深入四川了。原來法國對中國西部之計劃，欲建築一條鐵路從山西大同到四川成都，即所謂同成鐵路（長一，七六〇里）此鐵路建築成功，可縱貫山西，北接平綏，南接隴海，而可通達成都。爲了建築此路，一九三二年六月法國會同中國鐵道部成立一個協定，現在山西省所完成的同蒲路（由大同到蒲城間）即係同成鐵路之一段。如果成渝鐵路建築成功，將來再由山西與同蒲路連接，於是法國勢力便可以在中國西北部建立相當基礎勢力，其作用實超過滇越鐵路在雲南之統治。

基於上述事實觀察，四川問題又牽到法國了。既然法國勢力能在四川進出，能在中國西部進出，又何嘗不是事前獲得英國方面的默契呢？所以說：英法對中國西部之分割，在現況之下牠們可以一致的。至於英國呢？牠對於四川之進出也並不落人後的事實上在這個時候，英國更有超法國分割四川計劃之出現。據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上海新聞報載：四川聚興誠銀行總理楊燦三，攜有劉湘命令，在倫敦向英國接洽鉅額借款，以全

省礦產作抵。同時報紙並公佈：楊燦三在倫敦以聚興誠銀行名義與英國德善公司訂立利用外資發展四川實業及礦務之合約。要知道：此項合約之訂立，英帝國主義不僅可以投入若干資本，開發四川各種產業，並可進而開發西康之礦產。進一步，英國更可以利用其交通及借款政策，遂行囊括中國西陲及華南之重大計劃。如果英國投資建築一條鐵路從西康西藏打通到達四川的途徑（即川藏鐵路）再由四川到漢口修築一條鐵路（即川漢鐵路）那麼英帝國主義的三C延長線必將完成，從印度加爾各答到拉薩，從拉薩到西康四川，從四川到達漢口，一方面可以將中國西陲全部富源以通過粵漢鐵路集中香港，從此香港貿易，即將突增為吞吐西北及長江中腹十數省物質之大商港了。另一方面，英國的過剩商品可由此三C延長線到達上海，較之加爾各答到新嘉坡再到上海的航路順利得多。要知道：富於殖民政策上經驗之英帝國主義，對於四川之開發與投資，乃為一種深謀遠圖的「既定計劃」。假如這個計劃在明日成爲了事實，則英國在中國西陲之勢力，實超過日本在東北及華北之勢力！那麼，整個中國三分之一的領土，又將塗上一種新的顏色了！

3. 日本勢力之進出

現階段圍繞着中國西陲的英國勢力，其侵略之積極是含有兩重作用的。第一，英國是在對抗蘇聯，第二，英國是在對抗日本。關於英國對抗蘇聯的意義，在前面已略加說明了。至於英國對抗日本の意味，是由於日本在東北及華北勢力之超階段發展，大有突飛猛進趨向西北及西南甚至長江流域活躍的情勢，刺激着英國的原故。所以牠現在要積極謀一種對抗政策。

至於日本，無論從那一方面看，牠是很不容易被英國壓倒的。反之，英國在阻撓日本勢力南下與西進的場

合，日本對於英國在西陲方面所佈置的一種攻勢（含有對抗日本意味的攻勢）牠是要施行嚴重的反攻的！關於這個事態，我們可以根據許多的事實來加以詳細的說明！說到這裏，就不得不說到日本勢力最近在四川的進出了！

原來，遠懸一角的日本，對於四川也是感到興趣的。不過，日本在四川之勢力比較英法薄弱，數十年以來都是一種商務關係的維持。自從「一九一八」事變以後，四川抵貨運動澎湃，重慶王家沱的日本租界的領館及商務機關全部瓦解了；在航運方面，日本在川江所活動的商輪貨運亦被壓倒，取而代之的是英商太古公司。但是，現在日本除了在華北取得獨占的統治外，並且在華中獲得飛躍地進展，從長江權益之打通，那麼必是以四川為終點。因為這個原故，日本對於中國西陲重心所在底四川，亦開始準備大進出了！事實上，日本這個作用是含有對抗英國的意味！

在前面已經說過：日本在四川之勢力是有着相當基礎的，不過在「一九一八」事變以後被摧毀了！那麼牠現在對四川之進出，必要從事恢復從前的基礎勢力無疑。在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的春季，日本海軍少將第十一戰隊司令杉板梯二郎，曾啣有重大使命到四川去，與四川地方長官劉湘「親善」的結果，四川日本商務機關是被承認恢復了，同時四川的抵貨運動這時候亦開始退卻！不久後，日本政府派定了四川的領事為中野高一，重慶王家沱日租界的舊有勢力亦繼續開始活動，並計劃修築市街，注意於繁榮之表現。要知道：日本這種動作是有着很深遠的意義的，因為日本在華之商業株式會社，決定今後開發西南（川、滇、黔）的商務，並以四川為重心的計劃。其計劃內容可分為三系：

- (1) 金融系：專以商品傾銷，吸收各地現金，藉以奪取英國在四川之市場。
- (2) 航業系：亦以濫價招攬客販，壟斷營業，使現有各輪自行破產，以期達到其左右之目的。
- (3) 社會系：專門以金錢收買四川各地破產之中等知識階級及苦惱貧民，以圖代為宣傳，減輕仇視日人之心理。

上項計劃，已經在二十三年末取決，初步以五百萬日幣作各系活動基金，必要時日本工商省得特派大員來華補助是項計劃之進行。假如這個計劃在數年內能夠實現，預料英法在四川之勢力將被攻擊，而日本在四川則很有建立一個強固的經濟統治勢力的可能，在順利打通華北與西北這一點上說來，日本這個動作是有着很大的意義。

要知道：日本在四川之進出，即是在中國西部進出的一種先頭準備。因為現在，圍繞着中國西陲的英法勢力，特別是英國三C延長線之推進，於未來的東亞，除了含有反對蘇聯的作用外，並有夾攻日本的意味。因為這個原故，日本勢力向四川之進行，特別是爭奪英國的市場，其最大作用不過是尋求一條攻英的路線吧了！要之，日本能夠打通中國西部的攻英路線，往後下去日本對於英國勢力之發展，必將獲得強力反擊的基礎了。關於這一個事態，在現今還沒有十分露骨顯出牠底嚴重意味，往後下去的時候——也許在明日遠東政局大轉換的時候，牠底意味便顯示其嚴重了。

4. 英美在未來的對立

從以上的事實看，西陲問題在今日是最為複雜的了。在這個複雜化的形勢當中，圍繞着西陲的列強勢力，

因相互爭奪與發展顯示出了一種緊張的情緒，那即是最惹人注意的列強諸勢力之對立形態了。

日本同英國的對立，是不用說的了。又如美國在中國所進出的航空路，最近以來已從上海通至四川，並且計劃將來從四川通達西藏拉薩，這是英美在中國西陲的一個對立形勢。

原來，中美合辦的中國航空公司，自從連結了北平與上海，又連結了上海與西北的航線；於是歐亞航空公司也漸漸地移入美國資本的掌握中。此航路從上海通南京、洛陽、西安、蘭州、哈密、迪化，而達塔城。（新疆地域）計有滬新線（長四，〇五〇杼）平洛支線（北平——洛陽，長七〇〇杼）滬滿線（上海——滿洲里，目下在停止中）滬庫線（上海——庫倫線，現正計劃中）滬藏線（上海——拉薩，現僅到達成都）這種立體勢力之亢進，在列強勢力爭奪中國領空的場合之下，是有很大的意味。特別是滬藏線的打通，從上海到達拉薩，費時四日即可到達，較今之須蹣跚二三月者，其相差不可以道路計矣。

要之，英國對於滬藏航線之打通，是非常重視的。原來，英國對於西藏的政策，在牠施行三〇延長線（平面勢力的發展）的時候，牠是要將西藏的大門關閉起來的，如果上海到拉薩的航空線成功，無疑夷西藏於上海支配之下，那麼英國數十年來對西藏之種種計劃，豈非功虧一簣？那麼英國費盡精力所建築的西藏鐵路和現今理想中未成的川藏鐵路川漢鐵路，豈非失去牠底效力了麼？這樣一來，印藏鐵路與滬藏航線之對立，必將成爲英美最大之對立！

雖然這些事實，是爲明日的事實；可是牠在今日對於西陲局面之牽動實在不小。總之，現在的中國西陲，因英國勢力之突進，伴隨而來的列強諸勢力，已經在一個交錯關係之下開展了一個嚴重的局面。同時，這個交錯

關係之對立，又在在與蘇聯之遠東國防政策對立，並與現在四川邊境的赤軍向西北進出（四川赤軍現已往甘、陝、康、滇邊境奔竄）對立，相互影響着未來的西陲局面。預料在明日的情勢中，這些對立必將成爲最大的對立的！

第四節 康藏劃界問題之前瞻後顧

圍繞在我國西陲的列強諸勢力，在今日已顯示出嚴重的對立意味了，預料在明日這個對立形勢，必將成爲最大的對立要之，列強諸勢力積極地向着中國西部亢進，對於英法（特別是英國）勢力之發展是一種絕大的障礙，至少牠可以牽動英國勢力之遲緩發展！

事實上，英國對於中國西部勢力之發展是不能遲緩的，反之，牠是非常地要謀迅急的發展，可是（1）英國德善公司與四川聚興誠銀行所訂立的開發四川實業交通的契約，現在未獲得中國中央政府及人民的承認，這種企圖算是失敗了。（2）西藏新政府的政教總攝熱振，即使就有親英的傾向，在現況之下，也不能露骨與英講求一種超達賴時代的親英政策，至多他也祇能承認英國在西藏享有一切權利。（如最近承認印藏鐵路可修至拉薩）但在英國的打算，牠是要西藏對西康、四川、青海等地採取一種攻勢，即是在軍事上政治上尋求一條「擴大西藏領土」的途徑。在這個情勢之下，英國對西藏是有兩種企圖的可能：第一，牠可以指援西藏政府爲實現「大西藏」計劃，積極向西康、四川、青海進攻，以武力打開「擴大西藏領土」的途徑；第二，牠可以煽動西藏政府反對西康建立省政府（認西康省政府之建立含有反藏意味，並將侵及西藏領土）要求康藏劃分疆

界，從政治上尋出「擴大西藏領土」的途徑。

以現在的情形看來，英帝國主義對於西藏的第一種企圖是失敗了，大概目前是在向着第二個企圖邁進！在現今，康藏劃界問題已到達嚴重的階段，大概即由此根據而來。要知道，康藏劃界不是單純的康藏間的問題，牠是有着重大背景的。如果在將來，中國政府應付得好，我想康藏的情勢當可以和緩下去；假如應付得不好，恐怕西藏新政府必將改變其一二年來的「穩健步調」，由仇視中國政府進而進攻西康、青海、四川甚至雲南等地！

1. 康藏界線之沿革

關於康藏劃界之醞釀由來已久，尤其是達賴時代的西藏政府常以此問題作進攻西康之憑藉。在這裏，我想首先將康藏界線之沿革加以敘述。

(一) 努卜公拉嶺界（自明季至清雍正四年）按康藏界線，在明代以前，尙待考證，自明代起以努卜公拉嶺爲界；努卜公拉嶺即魯共拉山，藏人呼爲斜共拉。大清一統志載喀木疆域云：「喀木（即康）在衛東南八百三十二里，近雲南麗江府之北，東自雅龍江西岸，西至努卜公拉嶺，衛界一千四百里。」王世睿之進藏紀程，記努卜公拉嶺之險要云：「……又四十里而至魯工納（即努卜公拉）按魯工納係西域險要雪山，歷兩峯，至絕處。行雪上，路不及尺，左右臨雪窖，深數十丈，右倚山根，巉削而壁立，舍馬而徒，扶杖以登，步不數步，喘息不能行，將及傾，泥滑不能着足，頂狹只容五六人，速奔而下，山陡雪滑，急不留行……」康藏界線爲努卜公拉嶺，而其險要據紀載則大略如此。

(二)寧靜山界(自雍正四年至光緒三十四年) 寧靜山爲金沙江與瀾滄江之分水嶺，主峯在巴安縣邦本塘之西，距巴安二百里，山勢平衍，作高原形，無丹達山之險峻。自巴安西行赴寧靜者，必經過此山，藏語呼爲邦拉，「寧靜」二字，係漢人所名。清雍正年間，青海羅卜藏丹津作亂，川陝總督年羹堯，雲南提督郝玉麟，與松藩鎮將周瑛會同進剿，平定叛亂後，於雍正四年，奏請於寧靜山頂，定立界石，南登以西，至碩督止，大小地方二十三處，營官、碟巴、頭人共三十五，番衆一萬一千八百另二戶，賞給達賴嘛喇。邦木以東，自巴安理化起，至德格林惹霍爾東署止，總計大小地方三十八處，土官三十名，土目十八名，戶口三萬三千二百六十七戶，收入內地管轄，並授大小土司職銜，鈐束地方。此寧靜山劃界之經過卽如此。大概寧靜之名，似卽劃界時所賜，以祝西陲寧謐之意；此界碑高二尺餘，在山頂平坦處，因水雪侵蝕，棱角剝盡，鐫字則久已漫滅。從前載籍，多未詳其名狀。據外人所傳，碑爲四方柱石，東面鐫「四川界」，西面鐫「西藏界」，南北無字。由此以觀，寧靜山乃川藏之界，並非康藏之界。姚瑩之康輅記行，記其形勢云：「……過此，則山形聳峻矣。數里躋其頂，復寬衍，峯樹秀複，卽所謂寧靜山也。逕邇久之，見雍正五(?)年所立界碑，山以東爲川轄，山以西爲藏轄，碑裁二尺，字已漫滅，山大而長，東向一山如屏，南北各起一峯翼之，勢如龍虎朝拱內地。」云云。

(三)丹達山界(光緒三十四年至民國元年) 光緒三十四年，藏人呈請駐藏大臣代表，妄稱藏地直抵四川邛州，故趙爾豐極力經營康地，迫使土司改流，征服野番投誠，以及清廷賞給達賴之部落，亦一律收回，兵力直達太昭，此爲西康之轉變關鍵，亦爲政治上一大進步。前此之西康與今後之西康，迥然不同。趙氏原擬建設西康行省，以祿馬嶺爲界，傅嵩焘主張以丹達山爲康之西界。其著西康建省記之疆域篇記載云：「西康古康藏衛

三區之一也，東自打箭鑪起，西至丹達山止，計三千餘里；南與雲南之維西中甸兩廳接壤，北踰俄洛色達野番，與甘肅交界，亦四千餘里。」又謂：「康藏衛三區，四川打箭鑪以西，丹達山以東爲康，丹達山以西，如拉薩等處，凡達賴喇嘛所屬者爲前藏，班禪所屬者爲後藏。」又藏人自己分析康藏部分謂：「康亦作喀木，爲丹達山脈與當拉嶺以東，潞江、瀾滄江、金沙江、雅龍江流域之地，卽青海南部亦包在內……」此丹達山爲康藏界山之由來。又有關於丹達山之記載者，如盛繩祖之入藏程站云：「邊壩六十里至丹達，丹達之麓有廟，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此，歿於王事，屢著靈異，土人祀焉，過山者必禱之。」林僑由藏歸記程云：「……行二十三里，遙望丹達，雪峯並峙，中路影一條，盤旋而上，陡險異常。有雪城數仞，壁立如牆。或遇風狂雪化，往往被其傾壓。」

(四)瓦合山界（民國元年至民國七年） 民國元年，駐藏漢軍擾亂，十三世達賴自印度回藏，宣言獨立，嗾使康藏人民驅逐漢官。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師西征，連戰克復西康全部；時中央任命尹昌衡爲征藏總司令，大軍既克昌都類烏齊，勢將西進之際，英人突提出「中國不得干涉西藏內政」之抗議，阻止中國軍隊西進。大總統袁世凱不得已，令尹停止進兵，於是川藏兩軍，劃瓦合山脈而守。川軍駐防類烏齊、恩達、昌都、煙袋塘、梨樹塘、寧靜、南登、中巖、鹽井、巴安等地。（昌都巴安以東駐防地名從略）恩達以西，如洛隆宗、碩督、邊壩、八宿、察哇龍、門空、桑昂、察隅各部，皆爲藏軍駐守，惟類烏齊西北之三十九族，仍附漢官；故此時期之康藏實際界線，卽爲瓦合山。

(五)絨壩岔協定界（自民國七年至民國十九年） 民國六年秋，因藏兵越界刈草事件，致引起嚴重之康藏糾紛，川邊鎮守使陳遐齡爲苟安計，依英國領事台克滿之調停，於民國七年八月命劉贊廷往昌都，與西藏噶布倫降巴鄧打訂立和約十三條，其第三條云：「本約訂立以後，中藏駐兵地方，暫定如左：巴安、鹽井、義敦、德榮、

理化、甘孜、瞻化、鑪霍、道孚、雅江、康定，以上漢軍駐地；類烏齊、恩達、昌都、同普、鄧柯、石渠、德格，以上藏軍駐地。又是年命韓光鈞與西藏委員康曲洛桑訂一年休戰條約四項，漢軍退守甘孜、瞻化、巴安、鹽井四縣，其西德格、鄧柯、石渠、白玉、武城、貢覺、寧靜、察雅、昌都、恩達、類烏齊、三十九族等十三縣區，長淪藏人。

(六)金沙江界（自民國十九年至現在）民國十九年，大金白利因財產之爭端，又演成嚴重之康藏戰事，致甘孜、瞻化二縣與朱倭鄉穹壩霞壩二村，相繼失陷。民國二十一年，川康邊防軍與青海馬步芳軍聯合進攻，藏軍大敗，除收復甘孜、瞻化外，並收回民國七年失陷之德格、白玉、石渠、鄧柯四縣，與藏軍互扼岡拖而守。是年九月，因川戰爆發，劉文輝為減輕後患，乃與藏軍訂休戰條約於岡拖，漢軍以金沙江上下源東岸為最前防線，藏軍以金沙江上下源西岸為最前防線，今日康藏駐軍之防線，即康藏之實際界線。

以上說明了康藏界線歷來之變化，但這決非康藏實際所劃訂之界線，尤其是西藏政府對於這種疆界是不承認的。

2. 達賴理想中的西藏疆域

如果按照達賴生時之理想，康藏界線應在四川邛州，不僅將全康囊括，且將四川之一部亦要席捲入西藏統治之範圍內。現在，達賴雖圓寂，然西藏政府中人，大致仍秉其遺策。那麼，達賴在生前所理想之西藏疆域究如何？康藏究以何處為界？茲可分述如下：

- 一、光緒三十四年，藏人呈請駐藏大臣聯豫代表，稱藏地直抵四川邛州。
- 二、同年英國進兵拉薩，達賴出亡，入京覲見，宣統元年歸藏時，聞趙爾豐之籌邊計劃，乃暗令康藏通衢之

類烏齊、碩般多、洛隆宗、邊壩四部落，梗阻駐藏大臣聯豫奏調入藏之川軍，並焚掠太昭之糧秣，停止駐藏大臣之供給，此即爲達賴不願西康改土歸流，而認中國侵犯西藏疆域之一種表示。

三、民國成立，達賴由印度歸藏，宣佈獨立。袁世凱曾致電達賴，中有「察木多江卡一帶，前清時代，已劃隸川邊」等語；達賴覆電則謂「……此舉係前清違法侵佔藏地，而今民國新造，不應依照前清腐敗舊規，所有西藏土地，人民政事，仍照五輩達賴例規」云云。

四、民國二年，中英、藏三方在西姆拉會議時，西藏代表提出「西藏與中國以打箭鎗爲界」之議案。

五、民國十八年北伐事竣，統一告成，中央感覺對於西藏之關係，亟應恢復，乃派貢覺仲尼爲中央特派赴藏慰問專員，並開具八款，詢問達賴，請其逐條答覆，其第三款中央問：「西藏地方自治權如何規定？範圍如何？」達賴則答：「從此中藏施主，誠意謀西藏安全，其範圍自應照舊，若原係西藏地方，刻下未在西藏治權之下者，自應仍歸西藏範圍，久後必妥。」

從以上看來，達賴對於西藏疆域，一貫地抱定「藏地直抵四川邛州」及「仍照五輩達賴舊規。」按五輩達賴時之疆域，即固始汗統有藏、衛、青海、西康之疆域。至所謂「若原係西藏地方（即指以上各地）刻下未在西藏治權之下者，自應仍歸西藏範圍」者，這是達賴不合理的一種要求。由此可知，達賴堅持抱定「必須恢復五輩達賴之舊規」者，不僅根本否認趙爾豐、傅嵩炘等慘淡經營之西康的存在，即青海之境域，達賴亦否認其存在。像這種不合理的要求，不是爲了別的，乃是達賴遵循英帝國主義所定之「大西藏」計劃的既定步驟在進行吧了！

雖然十三世達賴已經圓寂，可是英帝國主義對於「大西藏」計劃依然在進行，將來的康藏劃界問題，難免沒有更多而更複雜的問題出現。

3. 劉文輝對康藏劃界之意見

現在有許多人在熱烈地討論着「西康建省問題」，並且中央政府也有西康建省的計劃。我以為西康建省問題，其本身是有着許多的困難，那是比較不容易解決的困難。以當前整個西康的狀況言，一切均亂無頭緒，軍事上依然割據，財政上又無辦法，文化及交通又落後，更加之康藏糾紛尚未完全解決，漢藏兩族的仇視觀念一時又難於消除。所以建省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康藏疆界的劃定。如果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康藏情感在暫時可以融洽；假如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必將引起更大之糾紛，所謂西康建省亦必功虧一簣。所以說：西康建省對於康藏劃界必要萬分慎重！

現在的西康，全區雖號稱三十餘縣，實際上中央勢力所能統治的尙不足十三縣。據我看來，若以十三縣尙不足的縣治，來進行西康的建省運動，以後所要發生的問題還很多。康藏糾紛久延不決，康藏的劃界問題終成懸案，藏軍對西康之威脅亦不能消滅，恐怕西康建省以後，那是難免不引起藏軍對西康的最大的威脅。民國二十三年劉文輝向中央條陳治康陸藏辦法時，有謂：「西康區域，原以西至丹達山爲界，前歲大白之役，僅恢復至金沙江東岸。近來藏方駐兵西岸，要求讓地，其勢洶洶，故疆界不定，實爲康藏糾紛之重大原因，應早劃定，以免糾紛。」此項條陳，經蔣委員長閱後，函送蒙藏委員會，着該會留備將來會商解決康藏糾紛時參考之用。至此以後，中央方面對於康藏劃界問題，並無有如何之決定，僅見報紙所載：劉文輝在康定對康藏問題之談話，言及康藏

劃界問題，有如下之見解：

「康藏疆界，自從西姆拉會議以後，久成懸案；自民元迄於民七，藏方竟侵佔至絨壩，嗣受英人嗾使，且欲攫取西康全部，而陳遐齡時代之絨壩和約，竟明明白白將金沙江以東之德格、白玉、鄧柯、石渠、甘孜等縣劃歸藏方，此後藏事乃愈益棘手。民國二十一年，因大白糾紛，藏軍對我起釁，幸爲我軍襲敗，將以上各縣次第收復，進至金沙江畔，本可直抵昌都，而內戰忽起，遂與之協定岡拖條約。但藏方時思毀棄此約，乘機內犯。最近所生糾紛，其癥結亦在於此。故欲解決康藏糾紛，謀久遠之安定，非正式劃定康藏疆界不可；而劃界之着眼點，至少亦須展至昌都地界。因昌都襟帶青海、雲南，爲交通康藏之孔道，其位置據天然形勢，西康欲謀自保，非掌握此地不可。欲進而輔助藏方，以完成唇齒相依之勢，亦非掌握此地不可；若退至金沙江以內，則不足以言邊防矣。再則欲劃分藏界，應有強大之武力爲後盾，否則必無解決之望。」

劉文輝對康藏劃界問題之見解，固然很好，不過現在的西藏在英帝國主義誘使之下，是否願意歸還所佔去之西康舊地，那是很大的問題吧！如果藏方不讓步，似乎祇有以兵戎相見，試問以武力解決含有民族問題的邊界糾紛是否有效？縱然西康軍隊能將以往各縣收復，藏人未必心悅誠服。要知道：治邊之原則；武力征伐的效力，祇能使對方一時屈服；實際的工作，還是要從整個民族問題之解決，才能引動大衆。中國對蒙古應如此，對新疆應如此，對西藏更應如此！

4. 康藏疆界應如何劃定

我以爲：康藏劃界問題之解決，應該當作整個西藏問題的一部分去解決，如果單獨從西康與西藏間的疆

界糾紛從事解決，康藏間的感情必難融洽。因此就必須中央與西藏關係之復活，然後才能使藏人心悅誠服！至於康藏劃界問題，我是主張採取下列兩個辦法的：

(1) 照前清邊藏定案，凡呼圖克圖所管之地，皆以界藏，如乍了、貢覺等歸皆藏；凡土司所屬皆以歸康，如白玉、同普、德格等。

(2) 暫依岡拖條約康藏兩方之原議，金沙江上下源東岸爲康，金沙江上下源西岸爲藏，康藏疆域暫以金沙江爲界。

以上兩點，若中央方面能採納，藏方亦願開誠協商，所謂康藏劃界問題則不難解決了！

如果康藏劃界問題解決了，康藏間的關係也可因之而好轉起來；所謂康藏糾紛，亦從此可終止。然後西康建省，再擴張其範圍。關於這一點，我以爲在將來有兩個辦法選擇：

其一：爲穩固新省區的基礎起見，最好從鄰近的舊省區，如四川、雲南、青海等，各依地勢分割若干縣，作爲新西康省區。

其二：如雲南、青海等省不能分割，則除西康已經包括的四川舊屬的地方以外，可將四川西南部高峻多山的越雋、馬邊、迤南等縣併入西康。

這樣的更變省界，於鄰省方面雖則減少了若干縣，實在不算是一種損失，對於西康卻是很重要的命脈了！何況同是中華民國的領土，此增彼減本來也不成爲問題的。

假如中央同西藏關係不能復活，康藏劃界問題的暗礁必多；如果康藏劃界問題不得解決，西康建省是很

困難的。這個道理在今日已經是非常顯明的了！

第五節 滇桂未來局勢之展望

在列強勢力開始向西陞角逐的時候，英國必將加緊其對西藏之攻勢。假如西藏政局有了變動，假如康藏對立形勢又重新開始嚴重的時候，那是一定要牽動雲南和廣西的。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假如英國要佔領西藏，或者要改變西藏的政治外貌時，法國對雲南的政策亦必隨之全部改變。尤其是現在，英國既在企圖實行一種新的三C延長線，即從印度加爾各答建一鐵路通達西藏，再從西藏通過西康到達四川，由四川經長江到達上海的計劃，法國為恐其在中國西南及西北之進出路線被截成數段，當然更不能坐視！

法國既不能坐視英國的三C政策，將其在中國西南及西北的勢力截成數段，那麼牠對於雲南廣西的政策，將從消極轉為積極，當為必然的事！假如法國真要這樣去作，那麼英法在中亞細亞的均勢又將打破了！是的，中亞細亞的英法均勢遲早總要打破的；不過這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吧了。說到這裏，我想將滇桂之未來形勢加以展望。

1. 法國的「既成之局」

英法勢力在西陞之交錯，其表現最為顯著的，不消說是雲南了。在雲南，英法早已成爲互相牽制，互相顧忌的連鎖了。

在英國人的眼中，無疑地雲南是緬甸與印度支那間的緩衝地帶，暹羅也是印度支那與緬甸間的緩衝地帶，毗鄰印度支那的一半暹羅領土，已被認為法國的勢力範圍，至於毗連緬甸的部分，自然是英國勢力所在，這是英法在中亞細亞方面的一個均勢，而今這個均勢維持多少年了。有一次英國很明顯地表示，要與法國競爭來開發雲南，要想從緬甸修造一條鐵路到達雲南的昆明，名為滇緬鐵路。英國這個計劃，曾經說了多少次，但是在雲南握有「特殊權利」（至少是超英國的）的法國，對於英國這個計劃始終沒有承諾的表示。法國這樣的態度，就是不能允許英國在雲南插足的一種表示。

看起來，法國在雲南的這種「既成之局」，似乎非常穩固，英國也決不能在雲南與之抗衡。其實，英國進行在西藏造成獨占的「既成之局」，卻會增加雲南未來的危險性。因為在西藏的領域內，未來的變動是蘊藏着的，好像一個火藥庫隨時有爆發的可能一樣。假如西藏未來局勢有了變動，或者突然有了一個極大的震動，好像喜馬拉雅山的高峯也要掀倒的模樣，那麼英法多年所維持的中亞細亞均勢局面，也許從此要被推翻，不能永續存在了。

如果這個形勢在最近的未來真的發生了，法國究將有怎樣的動作呢？當然，法國首先是要看護着牠在中國西南的「既成之局」，另一方面，牠也要採取一種非常步調的！說到這裏，我想將法國的「既成之局」來加以說明。

所謂法國的「既成之局」是甚麼？

在法帝國主義眼中看來，中國的雲南已經是法國既定統治的一個地帶，換言之，即牠可以施行經濟的政

治的力量支配的地帶。此外，例如廣西及廣東的西部，在法帝國主義眼中看來，也是牠的勢力範圍。從河內有一條鐵路，伸長到廣西邊界的鄰近處，在廣東也有小小的根據地，即是廣州灣。此外，在廣東海岸邊的欽州，法國也多少有其權益，這即由於欽渝鐵路合同這一點根據而來。海南島法國也有勢力的，廣西的龍州與南寧，及欽州附近的北海，法國也有領館的設立，雖然這個勢力之根據是薄弱的。

雖然這個「既成之局」在法國視為其勢力範圍的地帶，法國在表面上並沒有積極的動作，實質上牠對於這些地方早已懷抱着很大的計劃了。假如英國要在西藏改變其「既成之局」時，法國也要同樣改變這個「既成之局」的。是這樣的情勢，誰能否認法國將不採取一種非常的緊急的步驟呢？

2. 越南攻桂之形勢

原來，法國對於遠東方面的活動，牠是在極力擴充其遠東帝國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內容和路線，我們不很知道，但我們從牠最近攫取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七個珊瑚島（西貢之東及海南島之東南）一件事上看得明明白白。這些小島，面積不過三百畝，一點商業性也沒有，除了許多海產和雀糞。但一位作家，在法國雜誌名叫「T. Illustration」上面說：「這島左近有礁巖，可以供給水上飛機小戰船及潛水艇休憩之用。」真的是這樣，這些小島將被用為海軍與空軍的根據地了。

那麼，法國攫取得南中國海這些小島預備向誰作戰呢？說是預備對日作戰，那是不會有的事，何況日法在這方面早有了默契？據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Rabat 與 Morocco 地方的路透社報告說：在 Sheik Ouskounti 降服之後，法國「砥平法蘭西摩諾哥的計劃已完成了。」其結果便是可以施用全副精力來發展

其遠東帝國的事業了。

當然的，法國要在遠東發展其事業，攫取南中國海的小島，作為海軍及空軍的根據地是很重要的，可是牠的發展路線注視之點，還是在雲南廣西的身上。所以說，雲南廣西未來局勢之變動，是大可值得注意的。

最近以來的廣西，已有着若干新興的力量；法國在廣西也僅有其單薄的勢力，而且都不是政治方面的。假如法國要對廣西有所舉動，廣西自身必有一種強力的抵禦力量。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法國迄今遲疑不決。

越南與廣西鄰近，法國有一條鐵路到達廣西的邊境，越南的軍備的配置，其作用便是含有威脅廣西的意味。據統計：法國在越南軍備之配置，有陸軍二師團，海軍二艘艦隊，則注意北圻，其軍力之配備可節錄於下：

	越兵數	法兵數
諒山道	一三〇〇・〇	三五〇・〇
那 岑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七 溪	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
高平道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東 溪	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
那籠屯	三〇〇・〇	(接桂邊水口)
重慶府	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 (接桂邊鎮南)
那 嶺	三〇〇・〇	

第五章 今日和明日形勢之窺視

朔江	五〇〇・〇	
河陽道	二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猶王	三〇〇・〇	
同父	三〇〇・〇	
保樂	五〇〇・〇	
副勞	五〇〇・〇	
舊東	三〇〇・〇	
老開道		
谷了	二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黃州肥	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
八察	五〇〇・〇	
海寧道		
碓街	五〇〇・〇	一七五・〇
新蕃	一五〇・〇	八〇・〇
北風田	一五〇・〇	七五・〇
平遼	三〇〇・〇	七五・〇

那 屬	二〇〇・〇	八〇・〇
定 立	三五〇・〇	一五〇・〇
河 柏	三〇〇・〇	八〇・〇
合 計	一四〇五〇・〇	三四六五・〇

其軍制係一步兵團，三營四連，每營兵額五百餘人，每團附有機關槍連，騎兵連，礮兵連，工輜連各一，戰鬥力非常強大。以上兵力包圍廣西之勢雖成，若萬一法國對廣西有所舉動時，以廣西之自衛力而言，此項法兵決難克服廣西之力量。故而，法國最近一兩年以來，對於廣西包圍之勢，已不注意在越南陸地之攻勢，而求海面發展了。因而南中國海的小島，（爲威脅廣東廣西最好之海軍及空軍根據地）法國都先後地將牠攫取到手，便是這個意義。

3. 法國對滇之攻勢

法國對廣西之攻勢是一種包圍形勢，對於雲南則是一種絕對的攻擊形勢。

首先，法國在雲南有一條鐵路，在軍事上有強大的威力，而雲南的中國軍隊對於法國是缺乏抵抗力的。一九三三年密勒士評論有一位記者名叫 Wilbur Burton 曾到雲南去考察過一次，據他的報告說：雲南與滿洲具有同樣的危險性，將來法國若對雲南有所舉動時，雲南也將如滿洲一樣不能抵抗外力。說到雲南的陸軍兵力，實質上比法國在印度支那的隊伍數量要多一些，可是在質量上比較，那卻是相差得遠了。重礮不過二磅之內，飛機也祇有幾架可以飛，（有幾架買來便壞了）良好的軍官太少了，多數是吸食鴉片煙的。這種隊伍，與

武備周全訓練精良的法國兵來較量，論攻論守，都是萬無僥倖之理！在內戰時，雲南的軍隊還可以顯示其鋒頭，如民國以來，雲南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戰爭，進攻四川的幾次戰爭，的確雲南的兵力還有牠的威風。可惜這些內戰的威風，都有法國的背景。假如雲南軍隊要直接和法軍對抗時，恐怕其結果必不堪設想的！因為這個原故，法國要是奪取雲南，真是易如反掌！

既然這樣，爲甚麼法國又不早日將雲南奪取呢？關於這個問題，密勒士評論的記者 Wilbur Burton 曾經在昆明與法國總領事鮑德氏談了一次話：

「在任何狀況之下，法國人不會侵犯雲南嗎？」密勒士評論記者問。

「我想不致於。」鮑領事答。

「假使雲南全省已全部赤化，那麼法國將怎樣辦？」

「我以爲我們（指法國）會放棄了鐵路（即滇越鐵路）把邊疆封鎖起來。況且在過去法國有多少次的機會可以攫取雲南的，而法國始終沒有用過。所以在今日還來談到取不取雲南，似乎不成問題了。」

……

雖然這是短短一段談話，但牠卻包含了法國對雲南的整個意向。法國對於雲南，不是「佔領不佔領」的問題，而是「須要佔領不須要佔領」的問題。因爲法國佔領雲南容易，但比較困難的是獲得英國的諒解。假如法國要首先動手攫取雲南，或者並進而圖取得廣西的話，那麼英國必立刻震怒起來，從印度發兵進佔拉薩，將西藏的局面完全改變。在另一方面，英國因滇緬地理上的關係，也要動員兵力從緬甸到達雲南，保衛牠在雲南

已得之部分利益。果真是這樣，英法勢力在雲南將發生衝突起來！

法國的聰明是不減色於英國的，牠是看清楚這一點，所以牠對於雲南並不怎樣要採取積極的步調，只是靜觀英國在西藏的變化如何吧了。

4. 結論

法國在施行其遠東帝國的計劃中，目前正努力於南中國海的空軍及海軍根據地的獲得。法國這種動作，在國際間都承認牠是有了日本的默契。

雖然法國這個作用，完全是在軍事上，特別是佈置對廣西廣東的攻勢上着眼，可是香港的英國海軍當局牠能輕易將這事態看過麼？當然，英國海軍對於法國在南中國海活動的事情是非常注意的。

英國的新三〇延長線，是要從印度加爾各答到西藏，再由西藏通過西康向四川發展，由四川經過長江到達上海，在中國西部南部及中部繞一個大圈；而法國遠東帝國政策，則不外乎從越南打通南中國海的水面，再由陸面的廣西廣東向雲南集中，與滇越鐵路啣接起來。像這樣一個圈子雖無英國之三〇延長線作用大，但牠至少在中國西陲的勢力可鞏固不動，這便是法國的期望了。

由於這一點看來，英法在中國西部及西南之勢力發展，現在彼此間雖尚維持一個「平分」的均勢，實質上牠們是一種對立的。要之，這個對立在未來的遠東情勢上，必將成爲最大的對立無疑！以後的情勢如何？我不想再說明牠了。請讀者注意這方面局勢之變動好了。



書到期表

Date Due

字典與詞典

- | | | | | |
|----------|----------|--------|-----------------------|----------------------------|
| 符號 | 注音學生國語字典 | 馬國英 | 一冊 | 甲種定價六角
乙種定價四角
丙種定價二角 |
| | 新體學生大字典 | 秦同培 | 大本六冊定價七角
縮本一冊定價五角 | |
| 詞性
分解 | 新式中華字典 | 黃鍾瀛 | 布面一冊一元七角半
紙面一冊一元五角 | |
| 影印 | 康熙字典 | 林漢達 | 六十冊定價十元 | |
| 世界 | 英漢小字典 | 盛毅人 | 一冊八角五分 | |
| | 社會科學大詞典 | 社會經濟學會 | 一冊定價四元 | |
| | 中國法律大詞典 | 朱采真 | 一冊定價三元 | |
| 分 | 類辭源 | | 十二冊定價三元 | |
| 分 | 類尺牘辭海 | 黃鍾瀛 | 四冊二元四角 | |
| | 世界漢英詞典 | 盛毅人 | 一冊定價三元 | |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六日 收到

世界書局出版

82.480

廿五年六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明日之康藏滇桂問題 (全一册)

定價 國幣 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方 秋 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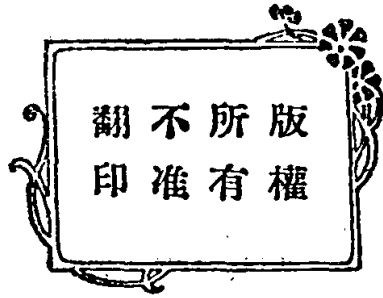
發 行 者 陸 高 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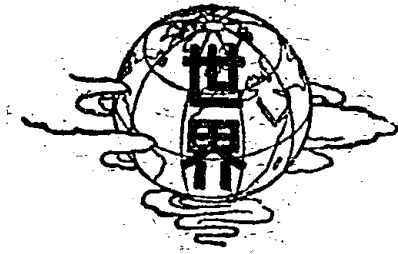
印 出 刷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上海大連海路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省 世 界 書 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明日之康藏旗幟問題

價銀五角

